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4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4·

綜合類

茹經堂文集（一—二）

唐文治著

上海書店

茹經堂文集

第一編

唐文治著



本書據1935年版影印

序

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治亂之幾微矣哉在易乾息至夬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五陽決一陰決之易耳而九四失位聰不明陰邪卽伏於其下此夬所以反爲姤卒至於由否消剝而入坤也坤消至否上下不交天下无邦匪人不利君子貞陽其亡矣而六二中正承陽不亂於小人之羣以坤元體乾二大人之德由否而亨此否所以反成泰馴致乎息夬盈乾而成既濟也驗之天地之間物類與卦候相應五月萬物盛長而靡草死陽極陰來殺機見焉八月草木零落而薺麥生陽孕陰中生氣萌

焉是故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
治亂之勢既成如陰陽黑白寒暑晝夜之相反而千里
之謬始於毫釐天下人心之邪正人倫之順逆萬萬生
靈身家性命之安危兆於一二人處心之隱微此其理
可得而言也方同治之初胡曾羅左諸公本正誼明道
之學以耿耿孤忠激厲將士殄滅凶逆宏濟生民 奏
立各省書局以興文教天下庶乎復見康雍乾嘉之盛
而譎觚非常奇衺不衷之說卽起於湖湘之間由湘而
蜀而粤四五十年間浸淫蔓延變本加厲遂成五千年
來未有之奇變此仁人君子所爲太息痛恨於誰生厲

階者也迨光緒末年宣統初載國勢危弱邪說橫行暴行蠭起竟致天淵反覆神州陸沈三綱絕紐四維倒懸拔本塞源弱肉强食民不聊生亂靡有定視戰國之積血暴骨暴秦之焚書坑儒其禍尤烈長此不變乾坤幾何而不息人類幾何而不滅耶乃比年以來讀孝經四書五經者往往而有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之說十餘年來所懸爲厲禁或矯誣其名大悖其義者今稍稍講明復其正雖平日心醉新說之人亦憮然有反本復始之意此固天心之仁默牖其衷人性之善窮則反本耶抑亦以苦心維持百折不回潛移默化迎機利導者有其

乘輿蒙塵、普天同憤、尚書發電力爭之、未幾又遭 父喪、心摧氣絕、余亟憂之、幸而無恙、豈非天爲斯文有以默相之耶、今年春夏間、以門弟子等所刊文集示余、其精言崇論、闡揚道德、維持倫紀、通達治體、感發人心、實今日箴膏肓、起廢疾之良藥、古人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尚書純孝出於天性、其敘述 先德、及論孝諸篇、雖至驕悍不馴之夫讀之、亦當心惻、而憫時傷世、思患豫防、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間有爲降格之辭、就世人之所知、而漸引之以近於道者、亦不得已之苦心也、尚書與先仲兄文愨公同舉於鄉、與余同肄業南菁書院

階者也迨光緒末年宣統初載國勢危弱邪說横行暴行蠭起竟致天淵反覆神州陸沈三綱絶紐四維倒懸拔本塞源弱肉强食民不聊生亂靡有定視戰國之積血暴骨暴秦之焚書坑儒其禍尤烈長此不變乾坤幾何而不息人類幾何而不滅耶乃比年以來讀孝經四書五經者往往而有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之說十餘年來所懸爲厲禁或矯誣其名大悖其義者今稍稍講明復其正雖平日心醉新說之人亦憮然有反本復始之意此固天心之仁默牖其衷人性之善窮則反本耶抑亦以苦心維持百折不回潛移默化迎機利導者有其

人耶夫君子當天常反易民彝泯亂之秋顯而正之經也隱而維之權也權而得中是乃經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大過之世過以相與而其象爲白茅言乎其心之至潔也吾友唐蔚芝尚書博學敦行承 年譜丈若欽先生家學又受學於王紫翔前輩黃元同先師湛深經術融貫大義反諸躬行事親至孝鄉黨朋友翕然歸德既官於

朝本學爲政會天下多故獻可替否密勿從事誠意懇惻忠言嘉謨不自表暴嗣因親老乞歸養奉

命監督南洋公學日以忠孝大義六經要旨與諸生劃

切講論溫故知新道藝兼貫庶幾成德達林足備國用何天不弔大亂遽起猛虎長蛇理無可諭洪水烈火猝不及避上維

皇室中念善類下顧蒼生強定元直之方寸深籌文惠之權濟伴與浮沈潛施補救是用龍蛇尙得俱蟄以存身猰貐未至逢人而盡噬蟬蛻濁穢皭然不滓每趨庭承歡坦坦施施退而獨居深念萬端痛憤憂心如焚積數年竟至兩目不見一物無復生人之趣而口講經義猶懃懃懇懇不少懈夫豈以是解牢愁慰無聊哉歐陽子有言救天下之患者必推其患之所由來而治其受

患之處、今天下之亂極矣、要君無上非聖無法非孝無親悍無忌憚、智者詐愚、勇者威怯、強者陵弱、衆者暴寡、習爲故常、殺機徧地、戾氣滔天、其勢不至人相食無噍類不止、豈天生斯民、一旦而忽變爲梟獍豺狠哉、人無有不善、即彼犯上作亂、莠言亂正之徒、亦豈生而甘爲吠堯之桀犬哉、其故由於當時國步艱難、

朝廷變法圖強、以保我民、而有司奉行不善、遺本宗末、遂致弁髦聖經、傷敗彜倫、晦盲否塞、反覆沉痼、日甚一日、以至於此、故救今日天下之患、首在正人心、正人心在明人倫、明人倫在講聖經、聖經者、天地生人之心、人

後同官京師結爲昆弟交宣統辛亥同主講存古學堂數十年出處語默蹤跡雖殊而砥道礪德合志同方皓首爲期相知最深故推論其心事以序其文尚書其許爲知言乎

龍集丙寅六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年如弟吳縣曹元弼頓首拜撰

序

師法建則道術明道術明則天下治師法弛則道術晦道術晦則天下亂天下之治亂道術爲之也道術之明晦師法爲之也亂鍾於戰國而極於暴秦雖以亞聖命世之才毅然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終不能正已壞之人心羣言簧鼓日出不窮而焚坑之禍隨之矣莊子天下篇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嗚呼莊子之言智矣然其所自立言則剝仁義拑禮樂隳聰明沾沾自喜得非所謂知者過之道之所以不行歟荀子隆禮教尊師法不可謂其

未聞道然其言曰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以戈舂黍以錐飡壺不可以得之矣夫五帝三王羣聖人之道載在詩書炳若日星而荀子乃抑詩書而張禮憲甚矣其惑也且欲明禮義而必以性爲惡顯然與孟子敵而不顧其背孔門之師法得非所謂賢者過之道之所以不明歟唐之昌黎韓子作原道著師說其送王塤序稱欲求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與孟尙書書稱孟子功不在禹下所見出漢魏諸儒上惜其徒如李漢皇甫湜輩僅學其文未傳其道後之論者乃謂韓子因文以見道嗚呼何見之陋耶曁乎有宋二程師法濂

溪同時橫渠先生崛起關中與二程在師友之間各聚徒著書爲往聖繼絕學南渡而後集大成於朱子於是數千年之道統闇而復明鬱而復發而象山首創異說力與抗爭明代陽明之學興尊德性而棄問學是二子者師法孟子不知孟子言先立乎大有集義之功在良知之外繼以良能又必曰達之天下七篇具在曰知言曰養氣質之陸王二子之說未見其盡合也嗚呼自三代以還治日少而亂日多清譚盛而胡亂神州空言熾而元主中夏原其所由實由天下人之不悅學曷爲而不悅學以有異說便其私圖而已得以藉口悍然爲無

忌憚之行彼高言見性明心者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是也昔者聖人之著書蓋嘗有憂患矣見道之不行天下之亂未有已焉目四顧自隱於荒涼寂寞之濱上下古今推論國家興衰成敗之由世不我知則明其道以詒來禩崑山之亭林顧子桐鄉之楊園張子及太倉之桴亭陸子皆其人也吾師晉陽夫子始從王文貞公治宋學繼從定海黃元同先生治漢學後得桴亭陸子遺書紹承先志校而刊之明體達用默契心傳又復環歷歐洲各國攷其風俗民情禮儀教化與平昔所學相印證將以經世淑民國變而後蕭然退隱聚一

堂學倡與之語居敬窮理之功間或一論文字則必以六經爲歸史記韓文爲從入之塗謂文以載道舍道無以爲文聖門之所謂文卽道也世衰道喪文亦萎苶不振此儒者之恥也聯珪自弱冠時從吾師距今已三十四年矣吾師之官農商部及主教滬校珪嘗負笈相隨風瀟雨晦之晨每與師相對論道樂而不倦親炙函丈較諸同學爲最久惜於道未有所得卽文亦不能逮昌黎諸弟子此則深引爲師門愧耳頃同學金叔初譜弟刊刻吾師文集師命珪作序珪維通書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道之明晦有時不明於明之日而明於晦之日

易稱箕子之明夷爲明不可息昔桴亭先生講學明季相與契合者僅陳子確菴江子藥園盛子寒溪諸人已耳而三百載後得吾師而其道大光今天下之亂甚於明季吾師之道傳自桴亭吾黨諸子其各尊崇師法而思緝熙光明之哉旃蒙赤奮若病月受業李聯珪拜序

序

昔者紹基嘗侍吾師詢教育奚師之言教育必舉易蒙以養正之旨相詔謂當雷雨經綸之際舉世方晦盲否塞固蔽而不通艱險而不夷屯之至則爲蒙啟蒙莫善於教育而教育首重夫德行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言育德而必先以果行則知教育貴乎嚴格禮所謂師嚴而道尊是也近世言教育者知教而不知育知教育而不知崇德行胥天下之人材盡桎梏之戕賊之出其盱睢恣肆之譚狂妄不經之說淆亂是非以相簧鼓害中於人心禍延於社會吾以爲天下之

大亂必自此始矣且古之師儒固分有治民之責者也周儒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是故爲師儒者必先自修其德行而後可誨人以德行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常者恆也君子立不易方守其德行既有以端師範矣然又必習其教事而後可以爲人師楊子有言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教育能保民於無疆而其不良也亦可殺人於無形十年而後必有追思吾言而歎息者未幾革命事起紹基辭南洋大學教務與吾師别垂十餘載目擊京師亂象與吾師昔日所言若合符節未嘗不慨然於聖人

作易憂患之故而知今日之禍變有自來矣雖然剝之極也必復陽消於上則息於下碩果不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文中子設教河汾房杜皆其弟子卒致有唐貞觀之治曾文正與唐鏡海羅羅山劉孟蓉諸大儒講學兵戎之際戡定洪楊削平大難天地之心不可息而其權寓於教育泰之象於否極之時見之復之道亦於剝極之後徵之吾師其殆今之碩果哉近者同學諸子擬刊吾師文集徵序於予紹基既任剞劂其敢無一言以附简末竊維世衰道息久矣自教育不良舉國乃如醉如狂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而吾師獨靈光巋然挽既

溺之人心而歸之正刻十三經設國學專修館於以樂育人材守先待後屏絕他務不爲而諄諄焉於此不倦者誠以教育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育之興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昔周公作周禮以致太平其言六德曰智仁聖義忠和言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而行又重於德反是則有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之刑此在今日固無人願聞者然欲撥亂而反之正舍斯道果何由乎是集所錄大抵闡明古聖賢之微言大義俾後生小子得知夫德行所從入之途雖不盡言教育竊以爲教育原理莫大乎是是亦可推見吾師救世

之苦心矣嗚呼方吾師長商部時新政固次第舉行矣乃朝組一解垂老投荒不忍斯世之猖狂而莫之救禮堂講授手定遺經陶鑄羣倫惟恐不及其爲不得已之隱衷宓乎非世人所能盡知也

歲次丙寅二月既望受業金紹基拜序

序

昔董江都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嗚呼豈惟不變而已哉將愈厄而愈大彌久而彌彰者也昔殷之末斯道大厄矣文王囚羑里演周易而天人之道以明周公繼之制禮作樂而斯道之著於人事者益粲然大備至于春秋斯道又大厄矣孔子以至聖之資歷聘諸侯而不見用退而删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于是文王周公之所未盡者孔子乃爲之集其大成而斯道乃益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矣自兹以降每遭一厄必爲之一明雖其人或不能盡如文王周孔之聖然厄之者愈

烈則畧之者愈力而其道亦必終大明于天下孟子之于戰國漢儒之于秦火以及周程張朱之於宋代是已惟文亦然有六朝之浮靡斯有唐之韓柳有唐末五代之衰弱斯有宋歐蘇王曾諸家雖後之作者或不盡勝于前然而風氣所轉移後者必盛于前文以載道道明則其文遂駸駸而入乎古此自然之理也且文與道固一也道非文莫能載文之與道猶形之與神也一有一無固不足以爲文亦不足以爲道雖然自孔孟以下莫不各有其偏至焉韓柳歐陽曾王之徒文勝乎道者也周程張朱之徒道勝乎文者也然要之莫能相廢而

其徒傳之既久遂不能不互相非距于是學道者視文爲玩物喪志之具而論文者亦自謂文惟不宜于說理嗚呼是何言歟文不說理文將安用道不賴文以載道將安寄離形神而爲二文乎道乎其不將遁之無何有之鄉乎是則斯道之所以厄非異端小人之所能厄乃君子之爲學者離道與文爲二而自厄之也厄于異端小人有君子之畜道德能文章者自能光而大之自孟荀之上之聖賢皆是也厄于學者之離文與道爲二則爲之愈力而所謂文與道者乃愈晦唐末之文人宋末之道學是也是雖不有異端小人爲之厄而學者乃自

厄之矣又況乎異端小人之學方操戈矛而欲入吾之室邪嗚呼時至今日斯道之厄可謂極矣視仁義爲迂闊詆文章爲無用不孝不弟之說紛然並作無所忌憚而自炫爲神奇橫流之禍滔滔然有不可遏抑之勢雖復有二三耆舊猶樂抱殘守闕爲不食之碩果然類皆文與道各有所偏勝故雖足以矯天下之弊而其說不能無失滅裂者且將有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之患而有心斯道者乃不覺有斯道將喪之憂嗚呼是又豈知爲斯道之厄者愈甚其所以維持而光大之者亦愈甚耶惟我茹經夫子於學無所不窺於道則由程朱而上溯孔

孟於文則由韓歐而上步周秦學道而不遺文爲文乃所以明道不偏不倚執乎中庸凡自唐以後所以偏而不全者至夫子乃等而有之嗚呼知乎此乃足以讀夫子之文知夫子之道矣國變而後痛道德之日墜講學東南以爲挽救人心之計學者靡然類多絜身自愛修已治人不背夫子之敎比年退隱錫山衛道之心老而彌篤四方之士從者如歸嗚呼斯豈非斯文未喪發揮光大之責蓋有待于夫子者耶桂忝列門牆將二十載始則不知爲學而夫子敎之繼則貪多務博而夫子規之蒙夫子知之也獨深故知夫子也亦獨切嘗與及門

王邈常蔣庭曜唐景升日夕諷誦夫子之文而深歎夫斯道之倡有急不可緩者茲賴南潯金叔初先生付剞劂宣布於世繼自今諸君子相與志夫子之志學夫子之學流傳不絕庶幾斯道大明桂將有以徵德鄰之不孤矣弟子北流陳桂頓首序

茹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經說類

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

卷三　論辨類

箕子論

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二篇

陸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

宋明諸儒說主一辨

卷四　序類

施刻十三經序

周子大義序

二程子大義序

卷五　家乘類

茹經堂文集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經說類

天命論上 論爲政宜敬天命 甲子

吾欲救億兆人之心必先救一二人之心執政者是也惟一二人之心正而後億兆人之心正惟一二人能敬天命而後能正其心以正天下吾故特論天命以救人心敬天命之學始於虞舜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者敬也傳之於禹曰天其申命用休傳之於湯曰帝命不違又曰帝命式於九圍傳之於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傳之於太戊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傳至周公乃更大暢厥旨其贊文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假哉天命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其戒成王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其戒康叔曰宅天命作新民周家開八百年之基業其學問其政治其德澤之孔長惟在於宅天命而已惟在於基命宥密而已而其言之尤精者在於召誥之文曰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古聖賢之成德也必溯

自生初有以涵養其性情而後其長也履中蹈和不致縱欲而敗度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曷其奈何弗敬者也周易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无妄之彖傳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蓋惟正位而後能自凝其命匪正則天不祐之矣故殷紂之對祖伊曰吾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者皆責命於天者也責命於天而不可得於是乎破除天命之說而國乃一亡而不復振痛哉痛哉孟子所以於自求禍者三歎言之而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天與人乖言之者蓋天命與人心相爲維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命寄於人心故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未有順乎人心而天命不久長者也未有逆乎人心而天命不永絕者也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易之言消息此道也書之垂訓誡此道也詩之道性情此道也君子讀諸經之明訓而歎天人交儆之理古聖人授受之精微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陵夷迄幽厲以後而九鼎之輕重猶未可問者文王緝熙敬止之精神有以貫徹於始終也降及戰國列侯放

恣遊客縱橫殺人盈城視民命如草芥天命遂絕下而至於秦始隋煬皆戕賊其天命者也一二人戕賊其天命乃使億兆人同失其天命其惡滔天其亡也忽焉綜而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果胡愛於人惟人之自愛而後天愛之惟人知敬天而後天祐之易大有卦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究其象傳之精義不過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非天之有所省察有所記錄在人心善惡之幾而已聖賢之爲道也天貞觀於上地貞觀於下十目十手視指於幽獨之中兢兢業業罔敢失墜而後能奉揚天之丕顯休命故曰顧

諟顧諟者以有象警無象以有形警無形也敬天之至也世道衰賊民興上無禮下無學以天命爲不足忌以人心爲不足憑而殺機乃日出而不窮而生民之禍乃糜爛而無所底止嗚呼吾故發明經史之大義政治之本原與夫國家盛衰存亡之關係特論天命以救人心

天命論中　論爲學宜敬天命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而天命之學益以大著孔子之言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畏天命解之者曰知天命者致知之事畏天命者力行之事其實非也知命必本於力行故在立與不惑之後畏天命必本於致知故

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與行相須而並進者也論語中之言仁者莫非知命畏天之學非禮勿視聽言動畏天命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畏天命也居處恭執事敬亦無非畏天命也聖門之傳道統者戰戰兢兢胥是道也而其大義更備於春秋春秋經始春王正月本天以行政本命以坊民所以懲勸人者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也左氏傳大義莫精於劉子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禮義威儀為人生定命之則故知命畏天之學尤當約之以禮士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無

非敬天命也周官三百六十吉凶賓軍嘉無非敬天命也以禮記言之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所以儼乎其若思者敬天命也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所以收歛其心者敬天命也禮運玉藻少儀內則四篇皆定命之學表記坊記緇衣儒行冠義昏義燕居閒居諸篇亦皆定命之學曾子傳孔子之學作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尤以誠意爲本君子必慎其獨瑟僴赫咺誠中形外皆敬天也引詩曰峻命不易引書曰惟命不于常畏天命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忠信以得驕泰以失亦皆畏天

命也明明德之學精矣遂矣子思子傳孔子曾子之學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大哉言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敬天命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敬天命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者禮之精義也威儀者禮之節文也三百三千皆所以定命也尊德性敬天也道問學亦敬天也夫然後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而能明哲以保其身惟畏天命有以致之也舉篇中所言至聖至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要皆敬天之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亦不已惟敬天而後能配天也大哉言乎孟子傳孔子之學其戒時君之畏天詳於離婁篇

其論天命之精微詳於萬章篇其勉學者之敬天詳於告子盡心篇其功之深者由知性以知天由存心養性以事天其功之淺者本平旦清明之氣以求其放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至矣盡矣宋周程張朱諸子皆傳孔子之學太極圖說之主靜立人極所以敬天也西銘之不愧屋漏無忝匪懈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所以敬天也朱子畢生小心恪謹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易本義易學啟蒙二書洗心退藏於密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對越上天者嚴矣然則先聖先賢所以傳道而爲學者豈不顯且著哉吾人用功之道當奈何曰用洪範之五事論

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內外交相養斯得之矣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則者卽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天之所以命我而不容或渝者也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恭從明聰睿卽則也天命之也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視聽色等九者所謂物也明聰溫等九者卽則也天命之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手足目口等九者所謂物也恭重端止等九者卽則也天命之也容以治其外思以治其中始也由

中以制乎外繼也由外以養乎中合外內之道事事合乎天則喜怒哀懼愛惡欲發焉無不中節斯天命全矣洛學傳授大旨教人觀未發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卽民受天地之中秉於生初者徹始終該動靜惟敬以一之而後天命得其所惟天命以凝之而後敬得其極此用功之大要也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嗚呼聖人詎不可學而至哉知天命而已矣畏天命而已矣

天命論下

論義理氣數之殊並闢異端之說而歸之實

由三代而上上而爲君相故其敬天命也常在於論政治之中由三代而下下而爲師儒故其敬天命也常在

於論學術之中然政與學不可離而爲二也離則天下亂矣或乃進而求安命俟命立命造命之說告之曰立命造命精言者也安命俟命麤言者也蓋性有二命亦有二氣質之性義理之性與夫氣數之命義理之命是也曷言乎其麤也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者不怨天不尤人正己不求人而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唯禮與義可以定氣數之命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此以義理之命限氣質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以義理之性定氣數之命也故進而精焉則爲立命之學天敘天秩天命天討皆根於天之所命惟敘與秩所以行義理之命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定爾者定命也惟其定命是以孔固卷阿之詩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彌者終也言彌綸以終固之也此修義理之性以受義理之命也易所謂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樂天知命故不憂宋儒所謂天

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者蓋在人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庶乎天地位萬物育爾造化之鈌憾而立命造命之學精焉矣孔子沒而微言息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天命者卒淪於虛無杳渺之域遂謂推原權輿三教合一夫當人心陷溺之秋有高世遠識之徒創爲學說以救天下其用意詎非至善然而儒家言敬畏道家言清淨釋家言寂滅道本不同是又烏得而强合之哉且救世之道貴實不貴虛治天下而遁於虛相尚以無事其於天下也若治絲而棼之矣印度西藏積弱之禍前車皆可鑒也然則詩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者非與曰此言天道之始無朕兆之可名爾非以天命歸之於無也然則傳言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者非與曰此言福善禍淫天人相應蓋勉人以爲善非教人以福田利益也大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元亨利貞是爲天行然泰否咸恆爲人事卦何在非天命之流行乎尚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其祈天永命者至矣然而勤勞王家何在非人事之經營乎詩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言栽培傾覆之理也然因材而篤何在非人事之推移乎論語顏淵篇載子夏之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恭者天命之本

原也能敬恭而後可以歸於實凡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無時不在天命之中卽無時不在敬天命之中是故洒掃應對進退天命所由寓也教化制度文爲天命所由顯也入孝出悌守先待後無非天命之裁成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無非天命之兢惕也老安少懷博施濟衆無非天命之充周也草木鳥獸時伐時殺無非天命之限制也雝雝肅肅在宮在廟時之敬天命也申申夭夭燕居時之敬天命也恂恂似不能言鄉黨中之敬天命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朝廷中之敬天命也食不語寢不言迅雷風烈必變夙興夜寐

時之敬天命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瞬存息養時之敬天命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惟無在而非天命是以無行而不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惟聖則之君子之學聖人首在莊嚴收斂以正其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頃刻而清明則天命在我志氣頃刻而昏惰則失乎天命矣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而有物有恆則天命在我言行而無物無恆則失乎天命矣心主於和樂身主於莊敬則天命在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身中斯須不莊不敬則失乎天命矣嗚呼一心一身而失天命一

家一國天下而失天命其何以自立於天地間哉吾懼夫人之不知敬天命也吾懼夫人之知有天命而墮於空虛也吾懼夫人之知有天命而不知隨時隨物以敬之而卒與不知天命者等也故特極論之以救人心

此三篇不獨貫串羣經要知學聖之功實原於此蓋大學明德工夫不過顧諟二字中庸至誠工夫不過於穆不已四字學者惟能知天命而後放心可收視聽言動悉合乎禮宋儒所謂居敬窮理亦無非涵養乎此窮究乎此也入德之方操之有要敢不兢兢自惕乎 自記

書堯典皐陶謨大義 甲子

尙書者吾國之寶書也僅存者二十八篇比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爲更珍重矣而堯典皐陶謨二篇爲最蘊夫人而知之也古今文之異同段江王孫諸家訓釋之精審又夫人而知之也而吾獨觀其大義神游於唐虞之朝竊以爲近世之所謂共和政治者又當以是二篇爲法不容稍有踰越而違悖之者也案是二篇文淵懿粹美或以爲文章家之萌柢或以爲訓詁家之權輿不知其大義凡八著者厥有五徵者厥有三皆修己治民之要道無論古今中外政治家擧莫能外焉者也曷謂

著義五堯典之首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考孝經之至德要道在和睦無怨堯之親九族蓋由孝而推之和睦之道實基於此故其中篇又贊舜曰克諧以孝其大義可謂深切著明矣然則爲政之經必本於孝必本於和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斯天下平若不能孝不能和睦何以爲共和乎此其著義一也由是而推之於學校唐時制度靡得而詳矣至舜而始立虞庠其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五品者五倫也教

以人倫而百姓親矣其訓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蓋虞庠之教如此即周時大樂正之法也政治原理務在涵養人之性情以成其德器若弁髦倫紀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剛而虐簡而傲則皆軼乎範圍之外矣豈設學之本旨乎此其著義二也大禹謨僞古文書也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一節見於左氏傳所引其爲禹謨原文無疑其言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考洪範五行曰水火木金土而禹謨則增以穀臯謨一則曰暨益奏庶鮮食再則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古人之重農政若此蓋

水利興修濬畎澮距川然後中國可得而食洪範八政一曰食亦正大禹所傳九疇之學未有農政廢棄饑饉薦臻而可爲治者此其著義三也倉廩足始知禮義矣故共和之治尤以禮教爲先舜之咨岳曰有能典朕三禮其命伯夷曰汝作秩宗而天工人代之制則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禮之爲教秩序而已故堯典曰秩宗皋謨曰天敘天秩而禹謨亦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禮原於天之則民之秉彝有禮而後有秩敘有秩敘而後能和廢禮而求秩敘求上下之和衷未之聞也此其著義

四也至於六府孔修工政舉矣懋遷有無商政厥矣而庶績其凝尤在皋陶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可見實業之靡興在於提倡而作事之謀始根於愼憲元首股肱明良而後喜起未有立憲不明不良不愼而可以有成者也亦未有立憲不省不屢省而可以有成者也此其著義五也曷謂徵義三論語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政治宏綱壹是以安靜爲本故大學曰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禹之戒舜曰安汝止皋陶之戒禹曰在安民惟安己而後能安民也爲政之大患在於不安不

靜而不安不靜之繇起於上下之囂張而無度唐虞之
世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其貴民也
至矣然而必導之以靜堯典之斥丹朱曰吁嚚訟可乎
其斥共工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嚚訟者不道忠信
之言輒與人爭辯也靜言者安靜之言也違安靜之言
其象似恭而其罪滔天也夫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苟導民者不知此理惟空言之是爭無力行之實
事盈庭聚訟築室道謀民氣胥動以浮其禍必至於滔
天而無極放流屏逐正爲此也此其微義一也古聖人
有至精之學外以知人而內以治心者其道維何幾而

已矣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禹曰維幾維康而夙夜之憂勤不曰萬政萬事而曰一日二日萬幾蓋政事者達於外有形而易見幾者無形而難測藏於內基於宥密之地而爲政事之本者也一念之爲善爲惡於幾焉辨之凡事之爲是爲非亦於幾焉辨之心幾麤而事幾益昧心幾邃而事幾益精古聖人治民之道兢兢業業傳心之法實原於是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皆此幾也孔子傳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周易一書皆幾學也周子傳之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幾微故幽易通一

書皆幾學也朱子傳之注大學誠意章曰其實與不實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注中庸天命章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大學中庸二書皆幾學也故曰哲人知幾蓋一心能審其幾喜怒哀樂皆得其中而後萬事不失其幾慶賞刑罰胥得其正涵養本心者此幾窮究古今之事變經緯天下之人情者亦此幾也此其微義二也能慎幾而後能成德堯之明俊德尚矣舜之咨十二牧曰惇德允元皋謨之言九德尤爲精詳邃密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先儒謂九

德中能有其三自可漸造於聖賢之域禹之敷土奠高山大川亦莫非宣其德意禹貢之精義不過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祗者敬也台者我也言敬我之德以爲天下先而民皆不距我之所行也故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堯以明德傳之舜舜以明德傳之禹後世大學之教於是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明明德於天下新民之事業聚焉此其微義三也古人以德行學問與政治合而爲一故天下常治後世以德行學問與政治分而爲二故天下多亂聖人用此三微五著以爲政治而政治隆後儒用此三微五著以解書義而書義顯夫闡發

古書之奧蘊以拯今日之人心吾輩之責也世世有誠求共和之治法者當先與之讀書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釋尚書數條均能見其大此作，頗與相近有能傳此等學說者或足以救世乎 自記

書洪範言無黨論語言不黨論 丁巳

民生而有羣有羣而後有黨有黨而勢力盛思慮詳範圍廣故國家不可無黨社會亦不可無黨善爲政者利用握奇盈虛消息而政治之變化出焉張弛宜焉黨之時用大矣哉然而箕子大政治家也乃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子大政治家大學術家

也乃曰君子羣而不黨何哉黨字之誼从尚从黑尚者上也至上而無以加也黑者地色也居上天下地之中非黨不存然而不善用之聚黑闇之人發黑闇之言論黑闇之事則以最上之道與名浸成黑闇之政與世豈不痛乎此古人制字之本誼也且合黨以心術為主宗旨為歸所謂政黨者蓋有政而後有黨也有政治之學識有政治之經驗而後可以為黨也若徒知有黨而不知有政譬諸稱政客者客則客矣未見其能為政也其可乎然則黨乎黨乎可輕言乎凡人有氣質心知之偏不能無私一二人之私有限也一二十人之私為害已

無窮也積而至於數十人數百人又至於千人發之而不得其正則其爲私也彌大矣吾黨之中而有小人焉無論其爲卑鄙齷齪極惡之事必袒之護之巧辯之隱飾之雖害及民生不顧也非吾黨之中而有君子焉雖行詣純粹識慮閎深道德周備發言而中於事理亦必詆之斥之排擠之使不用於世嗚呼此何理也此箕子孔子生於數千載之前深有鑒於中國之風俗人情尚不足以言黨故不得已而言無黨言不黨非不欲合黨也痛乎黨禍之深也且大水之流也涇渭不同科馬之馳也良駑不竝驅人之相處也善惡邪正不竝立然而

自古以來邪人必不畏正人惡人必不避善人者何也彼其所處之勢既盛則必有法以驅除之而善人正人者難進易退見小人之道長則拱手以去入山入林而唯恐其不深不密嗚呼此世界之所以晦蒙而天下之所以大亂也此箕子之言無黨孔子之言不黨所以有餘痛也悲夫曾子有言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先儒有言士大夫處治世則德行日進處亂世則德行日退靑年子弟一經洪鑪之陶冶實事無所聞而意氣日益甚蓋有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者矣而況比年

以來闇闒凋敝死亡載道靡知所終而政治之紛更乃如一龍一蛇一立一黃倏忽變幻而不可究詰當事者每操一反覆勝負之端在下者即重遭一水火兵戈之戹百姓方哀號而無措黨派正角逐而紛呶夫太平者人心皆平之大效也今黨派之不平適足以啟人心之不平而詎易有太平之望乎嗚呼此吾讀箕子無黨孔子不黨之言所以更有餘痛也黨乎黨乎可輕言乎然而宣聖微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曰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夫大同之世何世乎非黨之世乎彼唐之四岳非黨乎虞之十二牧二

十二人非黨乎孔子之七十子三千人非黨乎蓋黨之正與否與興廢禍與福判於心術之公與私是惟有聖人者出鴻宣教育發明要道化風俗整紀綱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統攝億兆一德一心而俾之皆明於公理屏意見而絕私情則合朝野之士爲一黨可也合中國之人爲一黨可也卽合五大洲之衆爲一黨亦可也然則黨乎黨乎可輕言乎其可終廢乎吾國其必有此極盛之時乎其在二十年之後乎

論語鄉黨篇大義 己未

嘻吁世皆機也機殺多而生少也物就生以避殺而入

常就殺以避生者物能見有形之網而人不能見無形之網也子曰鳳鳥不至有子曰鳳凰之於飛鳥接輿曰鳳兮鳳兮孔子鳳也何爲乎言雉哉我知之矣衛風之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王風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雉易入網羅者也而山梁之雌雉能不陷於殺機何也審於機而善自藏也孔子贊之曰時哉時哉此非孔子自贊記者更無庸贊一辭也而不得謂非贊辭也鄉黨篇記孔子之居鄉居朝爲擯出使衣服飲食以逮辭受取與居常處變造次顛沛無一不合於中道而不入春秋時之網羅者聖人之善韜晦也故不言鳳而言

雉不獨言雉而言雌雉且不獨言雌雉而先引起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喻聖人之審於幾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忍而默之露斯爲滅矣噫吁德輝莫下吾安適矣羽毛既豐行自惜矣鳳兮鳳兮不可諫而猶可追矣雉兮雉兮吾見其舉而不見其集矣

論語微子篇大義　已未

嗚呼士大夫生當世何爲降其志而辱其身乎言中倫行中慮養我氣以全我節猶之可也若夫言不中倫行不中慮斯已而已矣豈不悲哉孔子生周季皇皇栖栖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後人考史記讀其世家而悲之吾

讀論語微子一篇即吾夫子生平不遇之列傳也司馬氏之贊更不若吾夫子之自贊也微子篇曷爲首三仁與柳下季天下之亡先亡於無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是非喪矣直道不行矣不爲三仁之忠即爲柳下之和是兩端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不有孔子孰折厥中孔子厄於齊見誚於楚狂舍沮溺其誰與訪丈人而無從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其鳳乎其猶龍乎其逸民乎其夷齊之同心乎其柳下惠少連虞仲之等朋乎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古之逸民蓋有之矣而孔子獨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其自命何其高也其

自贊何其深且遠也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獨不得與太師少師擊磬諸人鼓琴於高山流水別有天地之間其知音益復寡矣回憶周家初造忠厚開基人才鱗萃菁莪造士四方爲綱嗚呼何其盛也昔者孔子與於蜡賓出游於觀之上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之歎蓋歎魯也乃歎魯而不能興爵思周公而不能興周公之禮樂神游於唐虞之朝夢見乎大同之治獨抱無可無不可之志以終後之人讀其書悲其世及行迷之未遠獨窮困乎此時以爲天下皆濁何必與之清衆人皆醉何必與之醒吾學孔

子而不可得乃所願如古之柳下惠殆可取則焉君子曰惜哉降其志辱其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論語子張篇大義 己未

文治讀論語至聖賢相與授受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嗟乎古之親師尊師敬師崇師法也亦已至矣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孔子既歿諸弟子相與進德修業傳道不倦門人裒錄其語得五人焉曰子張曰子夏曰子游曰曾子曰子貢此即後世學案之屬也至於述之者或離其宗或且詆毀其道謬矣寬而博宏而篤容衆以爲

天下谷斯子張氏之學派也後世聞其風而學之其得之者懷含宏之雅度致明遠之極功而其弊也或流於務外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譬草木之區別咸有卒而有始斯子夏氏之學派也後世聞其風而學之其得之者篤信謹守喻傳經之家法而其弊也或失之拘墟子游氏文學家也而是篇所記三章皆切實務本之語後世沈溺華藻之士其亦廢然返乎體天地之性戰戰兢兢孝以立身忠恕以及人斯曾子之學派也是篇所記四章以友輔仁自致惟親論孝難能又推而及於哀矜下民蓋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孝弟之至光

於四海通於神明曾子而見用也吾民之流離蕩析奔走無門者鮮矣辨而通億而屢中等百世之王而獨折厥衷斯子貢氏之學派也是篇所記六章二章與人爲善改過四章則皆贊孔子之辭蓋諸賢皆奉孔子爲依歸者也而子貢之智尤足以知聖者也門牆之高峻日月之昭明無所疑而無所訾也是故七十子之服孔子若江漢之朝宗也孔子往矣而諸賢追思孔子之深情則又昭然其若揭也而子貢善爲論贊之辭則尤千古所獨絕也嗚呼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榮死哀吾夫子之功績既不獲稍見於世則用行之志不能

無望於門弟子也然而諸賢者亦相與沉淪下位負才以終何哉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覇諸賢當時盍亦稍貶其節乎孟子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孔子惟不屑自貶其道是以卒老於洙泗諸賢不忍違背師法亦不肯以師道殉人故甯雲散風流沒世臝下而不自悔嗚呼悲矣不百年後如儀秦如悝武如鞅斯皆用揣摩苟合取將相之尊而以其學亂天下而如諸賢者方且於闃寂無聞之中出其學派傳嬗四方淑世淑人功德不可以勝紀然則聖賢之徒亦何負於世哉有用人之權者可以鑒矣然而後

之讀是篇者感師生之沆瀣慨大道之終湮則往往欷歔不置云

大學大義 戊午

文王我師也其謂大學之師範乎大學一書其周文王之教乎奚以知其然也昔成王封康叔於衛周公爲王作誥以訓之首曰越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大學之道首在明明德而廣修身誠意之義又首引康誥之辭是述文王以立教也尙書敘文王之德莫詳於康誥篇而大學引克明德一語外復引康誥曰作新民又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共四引之是康

誥一篇爲成周大學生徒所常誦習可知也詩頌文王之德莫詳於文王篇大學引文王之詩一則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共三引之是文王一篇爲成周大學生徒所常誦習可知也蓋周初開國建學菁莪棫樸皆沾文王之化濟濟多士高山仰止者文王而已矣對越駿奔者文王而已矣秉文之德豈非學校之彝訓然哉是故文王世子言弦誦之制而不言學之道王制言選士之法而不言學之道學記言教授之規程而不言學之道惟大學一書言其道仁敬孝慈信文王之道也則

孝弟慈仁讓固皆文王之道也絜矩忠信好仁好義亦皆文王之道也學者居其國思其創學之人步武其模範想像其典型故曰於戲前王不忘偉哉八百年之基業其萌柢於大學之教乎周衰孔子傳其說以授曾子再傳於子思子三傳於孟子孟子七篇發明大學之義尤夥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數言尤賅大學全書之旨蓋萬物皆備於我格物之本也反身而誠修身

以誠意爲本也强恕而行所藏乎身者恕絜矩之道也是以大學一書以辨義利終孟子一書以辨義利始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遥遥相印證蓋學說如此師法如此也孟子之學謂爲文王所造就可也惜乎戰國之世諸侯力政皆去其籍處士橫議爨舍爲墟孟子用是兢兢於庠序之教申以孝弟之義又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蓋是時學校公然廢棄欲聞方策之遺訓古聖賢之道學威儀而老師宿儒雲散久矣於是世道日衰利欲日熾人皆

失其本心平旦之氣不足存其好惡之公在上者拂人之性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以身發財之說盈天下財聚民益散府庫空虛而災害並至且夫爭民施奪不奪則不饜也悖而入亦悖而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因季氏之聚斂喟然歎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血肉暴於郊原性命等於土芥痛乎哉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乃如此哉昔孔子緬懷大道之行思復周公之治故作春秋以正萬世之大經大法文治又讀康誥之篇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逖由文王作罰竊謂作罰治其末也民彝泯亂救以大學教育之道此謂知本者也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思齊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嗚呼其文王之德也與是文王之心也與

中庸大義　己未

中庸其準周易而作乎易上經首乾坤言天道下經首咸恆言人道而中庸兼天道人道而言易以山澤雷風水火子天地中庸則以山水配天地水土媲天時易言自強不息中庸則言至誠無息易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則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言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中庸則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言素履之往獨行願中庸則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仁以行之中庸則言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易言厚德言恆久中庸則言博厚言悠久易言致一中庸則言不貳易言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中庸則言體物而不可遺質諸鬼神而無疑大哉易也至哉中庸也天道之奧人道之本其悉備于此乎

原人之所以配天者漢董子春秋繁露曰爲人者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

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凊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又曰身猶天也天以終歲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余案董子之說精矣人之生也心爲熱度象温帶背爲冷度象寒帶脈絡血行象川流豈非尤明徵哉然而更有進人之神明分天之神明也是以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中庸則曰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大也人猶

有所憾孰覺其憾人覺之也孰彌其憾人彌之也憾無窮期覺之彌之者亦無止境也此皆人之責而心之神明爲之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吾心之喜怒哀樂渾渾焉沌沌焉忽焉而清明之釐然而各當焉發而爲刑賞慶罰紜紜焉逐逐焉忽焉而整理之廓然而大公焉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工人其代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皆原於天命之性故曰配天

人人有配天之責而卒至於違天悖天棄天絕天子思子憫焉於是發明天之道人之道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蓋遙承乎周易之言天道人道孟子得子

思子傳曰人之爲道也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蓋遙承乎中庸之言人道痛乎哉春秋之爲戰國非一朝夕之故也世衰道微人善其所私學士游談而不根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貪利險詐之徒軒然無所顧忌于是爭民施奪殺機日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六王畢秦政出焚書坑儒而人道遂掃地以澌滅痛乎哉周禮有言曰國有鳥獸行則獮之天道生人而愛人然人既自居於禽獸則天亦無所施其愛不得不禽畜而獸息之禽獮而

獸薙之子思子憫焉特於中庸開卷大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爲教是性也人性也是道也人道也是教也教人以爲人之道也是故中庸一書皆人道之教育也

人之爲道孝而已矣孝者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即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者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父母其順矣乎爰推極於虞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父在觀其志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父沒觀其行喪則致哀祭則致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洋洋乎盛哉孝之至也反

是而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父母不以爲子則朋友疏之人且絕之矣蓋孝經之至德要道基於和睦無怨而君子之本立道生始於不犯上不作亂和順之氣與橫逆之氣豈不較然大分哉凡人處家庭之際周旋父母之間曷爲而有悱惻纏綿之情與夫愉快踴躍依戀思慕之致皆良知良能之所發也天命之性性斯生矣生則惡可已也修道之教教斯孝矣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擴而充之則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可以保四海而致太平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蓋人道之根於天命教育者當引其固有之

知能也

人之爲道誠而已矣誠之之道愼獨而已矣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必以誠意爲本誠之爲功大矣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誠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誠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文王之德之純亦誠也君子所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必由隱以達見由微以達顯者豈好爲迂拘哉察吾心之誠僞卽察吾心之善惡也正學榛莽飾僞朋興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甚至以奸邪險詐之行託爲光明正大之言必經人再思之三思之

四五思之而後知其爲詐知其爲險知其爲奸邪嗚呼人道至此社會甯有正直之士寰宇詎有清明之望邪且夫主持人道者樂人之生不樂人之死然而死者多而生者少夫天下生者多而死者少而吾反言之者吾所謂生死在乎心之理與氣而不在乎身在乎心之精神而不在乎形體誠者心之理氣輔以行之者也理昧沒而氣亦滅誠者心之精神也精神存而百事與精神亡而形乃徒存是故誠僞之界生死之關也誠者自成也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穀梁子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天下豈有不誠而可成爲言者天下豈有不誠而可

成爲人者古人有言作僞日拙吾謂日拙亦云幸矣苟一念之不誠而禍害卽隨之此主持人道者所當大聲疾呼以救之者也

人之爲道禮義而已矣禮義之始根於天敘左氏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命卽天命之性也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卽率性之道也又曰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養神之道內以愼獨外以行禮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養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養神也敦厚以崇禮豈惟君子當然上下皆

由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禮也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合乎禮也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悖乎禮也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動容周旋悉中乎禮也人道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納民於軌物而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久安者禮義而已乾坤開闢以來狉狉榛榛俗尚質野迄乎唐虞之世敬敷五教彝倫攸敘而五倫始定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之常經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末俗澆漓人心紕繆乃敢昌言廢棄人倫于是父子相殘君臣相殺夫婦相睽兄弟交相瘉朋

友交相傾軋而人道益苦天下大亂嗚呼古之聖人爲禮教人惟欲人之自別於禽獸後之妄人棄禮誣民惟恐人之或異於禽獸子思子痛後世之流弊故特揭之曰行同倫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人而無倫何以爲禮更何以爲人然則主持人道者舍人倫禮義奚以救世哉

人道教育政治而已矣子曰人道敏政惟人道有以敏政亦惟政有以敏人道二者相爲表裏者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九經先修身修身之道中和而已易傳言純粹中正保合太和中和之時義大矣哉在上者之喜怒

哀樂與夫一顰一笑消息之幾皆關係天下之治亂而上應乎天時治世之陰陽寒暑俱不愆期亂世之陰陽寒暑舉失其時者何也天下皆中和之氣則陰陽寒暑行以漸發而爲和風甘雨也天下皆乖戾之氣則陰陽寒暑行以驟發而爲疾風暴雨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若肅者敬得其中也聖者通得其和也咎徵曰狂恆雨若曰蒙恆風若狂者或失其中也蒙者隔失其和也好風好雨百穀用成豈倖致哉皆中和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憾非天地果有憾也人事爲之也聖人知天地之憾必以中和之道挽救之彌補之是故戒愼

恐懼而罔敢解盡人性盡物性中和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和也由闇然內省推而至於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中和也無聲無臭中和之至也孟子紹述子思子學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中和之至也後世違乎中而爲偏悖乎和而爲激愈偏則愈激事變之顚倒偏爲之也風潮之澒洞激爲之也一心一意之差而百姓受其毒悲夫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禮樂者萌柢於中和者也孔子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之

至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和之至也鄭君釋天下至聖節三歎言之曰傷孔子之有其德而無其命也雖然中庸之學說傳諸萬世其猶奚傷也雖然中庸之學說後之人無有能信守之者其能無傷也

孟子滕文公篇大義 丁巳

治國家之道奈何曰善審天下之音屏虛務實無喜獲禽苟希獲禽則攘雞之人至哇鶂之人亦至或者不達告之曰余幼讀滕文公篇問爲國章孟子答以井田學校之制中心躍然以喜以爲孟子之道庶幾得行滕之新國庶幾可建乃讀許行章以後闃然不聞有興革之

事則又歎文公爲異說所惑而痛恨許行不置至今猶怏怏不慊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實事求是而已矣若好虛聲而忘實事國其危矣許行爲神農之言以爲高出於堯舜爲並耕之說以爲可破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論文公雖賢君因其持說之高遂不免爲所蠱惑聖賢豪傑經營一事數年而不足而庸夫俗子一二言敗壞之而有餘由是而性學晦也井田廢也學校輟也先王之大經大法於是而墜地也平等之說張而無等之論且日滋也且夫虛僞之士未有不謀利者也虛僞而好詭遇所謂枉尋直尺是也虛僞而以順爲正所

謂妾婦之道是也虛僞而好鑽營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是也虛僞而好破壞所謂毀瓦畫墁是也如是而可以行王政乎哉孟子卓立乎戰國策士之中一齊人之傅不敵衆楚人南蠻之咻當是時也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皆竊笑其旁也橫征苛斂競爲非義者皆擠排之而不息其喙也於是慨然曰是盈天下皆禽獸也是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是得禽獸若邱陵也是人近於禽獸而禽獸逼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此輩而發也且夫虛僞如陳仲子者其人可以爲廉士乎哉與螬爭食其行下同於蚓哇鶃

之肉而傷天之性使天下皆若而人者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是道其民而出於無用者也此趙威后之所以欲殺之也且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聖人靜居天地之中觀察乎萬物形形色色之狀就其中之走者定其名曰獸而又別之曰若虎也若豹也若犀也若象也若狐狸也若牛羊也若豚也就其中之飛者定其名曰禽而又別之曰一禽也十禽也若鴃舌也若鷄也若鵝也就其中之至靈而可貴者定其名曰人而又別之曰若君子也若野人也若諸夏也若蠻夷也若丈夫也若女子也若妾也若婦也且夫君子所惡於妾婦之道者惡其巧

言如簧也畏其舌也張儀之言曰吾之舌尚存乎是故君子於禽獸之中所深惡而痛疾者曰鴃舌於人類之中所深惡而痛疾者曰妾婦之道之舌爲其聲之惡而亂是非也且夫意者心之音也風之自也至微也而至顯也至隱也而至彰也聖人欲察天下之意必審天下之音因天下之音乃可以知天下之意意之發而爲言曰言必稱堯舜曰爲神農之言曰楊朱墨翟之言又曰天下之言天下之言不同天下之意萬殊也言者又意之表也其性善者其音和其音和者其言明且清其人可用其國家可治此百不失一者也其志惡者其音囂

其音囂者其言浮以雜其人不可用其國家必亂此百不失一者也其君雖賢其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懷好音者則虛僞之聲得以入其意皆馳於虛無縹緲之域其言皆騖於詖淫邪遁之途而其國必不可以治此亦百不失一者也孟子卓立乎戰國策士之中發其正大之音如鳳凰之鳴於岐山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將以息天下之惡聲也吾故謂治國家者在善審天下之音屏虛務實無喜獲禽且夫獲哇鶗之士隱居井上下飲黃泉其害猶可言也獲攘雞之士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狠戾以攘奪於民其害不可言也然

而風會所趨天下士大夫皆下喬木而入幽谷矣蓋䴗鴃之音相淆亂而嚶嚶之音不可聞矣

孟子離婁篇大義

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强之義傳之於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皆誠爲之也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

已矣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仁則安其危而利其菑孟子深薄夫齊人深惡夫楚咻者也然而齊景公之語涕淚浪浪楚孺子之歌餘音嫋嫋皆見採於書中者爲天下萬世自伐其國者垂之法戒也民生天地之間所以自樂其生者欲惡而已矣君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勿施則民與君載胥及溺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地爭城以殺人也如是而猶惟恐民之不順也嗚呼其聲音笑貌可爲也觀其眸子而其誠可掩乎哉淳于髡滑稽之徒也笑之

曰今天下溺矣奚以誠爲孟子亦本至誠而告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蓋道者平治天下之具卽援天下之本也先聖後聖未有外乎道撲者也

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猶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於毀譽也必不輕易其言也必不自滿而好爲人師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信者誠之基也其從於子敖來孟子懼其不誠也

而戒之千古至誠感神者其惟虞舜乎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至誠相感而已大孝終身慕父母慕之至者誠之至終其身而至誠無間時也惟誠故生機盛生機盛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誠之至也此天地之生理生民之生氣也宇宙之內家庭之際政治之設施無非至誠之精神則民生其間者耕田鑿井手舞足蹈自發於不容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嘗神遊於唐虞之世嗚呼何其盛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

精而明乃能察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目力耳力心思其誠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而戮民也而千古篡弒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之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滿也於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救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也不爲已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其可貴也貴亦

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無僞
者誠也養生送死皆此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
能深造於道而反說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
人也言無實不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
誠也横覽當世朝廷之上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而
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
孟子用是大聲而疾呼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至誠之心也舜禹湯文武
相傳之道統皆是心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周公求治之心何其誠也此所謂道揆也所

謂其揆一也聖人旣竭心思至斯而極也君子之澤漸漬於禮義之邦數百年而不斬其道乃傳之於孔子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而其道乃傳之於孟子孟子聞而知之者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誠同也且夫聖人之所以救人心者首在止天下之殺機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殺機之起在乎取與之微一簞食一豆羹匹夫之大欲存焉而死生性命以之逢蒙之殺羿殺機之最烈者此惡人之尤上帝所必誅者也

聖人欲止人心之殺機爰思發明至善之性而無如天下之智者紛紛乎其多鑿也則是率天下而出於不誠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誠者天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存之者此也橫逆無道庶民去之者此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何人也終其身至誠無間者也顏子當亂世之心猶禹稷當平世之心也子思居於衞之事猶曾子居武城之事也其分殊而其理一也皆誠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匡章之設心愚誠也王使人瞯夫子齊王之不誠甚矣以不誠導其國於是乎偏國中人皆齊人

堯舜與人同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其民者賊天下之性也賊天下之性而齊人出焉齊人不誠之尤者也非人而人之者痛乎人道之將滅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齊之臣諂諛逢迎之狀不可以名言痛乎人道之將亡也痛乎人道之將亡實始於不誠也齊君之誑其民齊人之誑其妻妾其不誠一也齊君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脅服人也齊人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驕其妻妾也設一大卑鄙齷齪之途驅天下之人而施從之小人之澤綿綿延延雖百世而未知所斬痛乎人

心之將亡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蓋至誠滅則廉恥亡廉恥亡則人心死皇矣上帝鑒觀四方以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於是草除而芟薙之秦政一出焚書坑儒而士大夫之禍至於不忍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皆自取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聖賢之所爲夜以繼日悲天而憫人者悲乎此也憫乎此也然則何以救之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思誠而人道乃不至於

滅亡也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一　庚戌

慕愛情也愛情之發不衷於性則有流蕩忘返而不止者吾得而推慕之情致慕之紛慕少艾慕妻子慕君慕祿位慕壽富貪夫慕財烈士慕名農家慕收商家慕賄雞鳴而起日入而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日奔騁於耆欲之中天性汩濇而無所復存夫是之謂雜慕於是有矯雜慕之害者以爲天者人始父母者人本禮義作則茲乎天眞教育萌柢肇於家庭繇是敷由禮之訓循內則之文櫛縰笄總搢笏端紳曰如有慕也庸詎知后王

命家宰降德於眾兆民者皆基於至誠而不系乎繁文
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進而弗敬溫而弗柔則將率天
下以爲僞戕賊人性以爲仁義夫是之謂浮慕於是有
矯浮慕之弊者以爲能貴返乎不學知宜探乎不慮收
視返聽吾性吾情軒豁呈露是故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心知有愛
而慕生焉嚴威儼恪語必以時或先或後兢兢扶持吾
心知有敬而慕生焉顧往往不能持之以恆譬諸爲電
爲火成俄頃之光明舉凡天下之形形色色口之於味
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足以移吾慕父

母之心幼而粹然長而昧焉入而壯然出而忘焉有俶而靡終父母縱諒之乎將何所倚賴以永其天年夫是之謂無恆之慕君子於是返之於初元氣起於子裹姙於巳懵焉無所知也及夫墜地呱呱是聲胥五洲而皆同故夫東海北海西海南海此心此理放而皆準形既生焉神發知焉五性森然而覺生焉而戚生焉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當其拊畜長育顧復之時其慕不自知也倏而煦嫗我倏而緣督我俄而鞭笞我俄而誥誡我當其煦嫗緣督鞭笞誥誡之時其慕莫能名也夫是之謂赤子之慕君子於是繼之以學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此始離父母之時也而慕未嘗瀉也十有三年成童舞勺二十而學禮三十而博學無方四十而方物出謀發慮五十而服官政離父母日遠矣然而方其處也固慕父母之時也及其出也尤慕父母之時也思慮之萌依依於几杖也夢魂之趍戀戀於庭闈也恍兮如見吾親也醒兮感極而涕零也怵天時之寒燠而謀所適也審人事之變遷而擇所安也念生活之艱劬奉養之或缺而知吾親之憂思而莫殫也夫是之謂中年之慕君子於是要之以終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三年之慕無待言已至於霜露既降履之必有悽

愴之心此悽愴之心何心也雨露既濡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此怵惕之心何心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所嗜人生而得天幸當亟於其逮存之日思之若既不幸矣充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心直無往而不見吾父母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愛慤著存松楸瞻拜愾有潸泣而不自已者此又何心也夫是之謂終身之慕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蓋孺子之心發

現乎踊其慕父母也以踊始故生人之事父母也以踊終以踊始者愛也以踊終者愛盡而不能復從於是爲極哀而其自少至老層累曲折之數則皆隨良心之消長以爲轉移故夫慕者孺子之心也聖人因孺子之心以制爲禮使天下皆生慕父母之心而其盡一己之良心必先提撕警覺以存之譬諸父母喜而吾喜焉父母憂而吾憂焉得一衣而先父母焉得一食而先父母焉此至微至細之慕思而聖人常兢兢於此者蓋以教孝之大原務嚴誠僞之辨惟因至誠之發而察識之而擴充之推恩不匱錫類以至於無窮庶俾天下人子咸有

以遂其慕父母之情而致其慕父母之實夫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意在斯乎夫是之謂大孝終身慕父母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二

記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聖人之事業如此其廣崇也矧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君子之志意如此其閎遠也而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將不出戶庭歟曰否否不然蓋慕者以心不以境孝子之身有離父母之時孝子之心無

離父母之時人之生也秉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五性之發是爲七情其始也爲愛呱呱焉啞啞焉孩笑提抱之始天倫骨肉之間固結而不可解其愛也其慕也愛之至而爲喜父母愛之喜而不忘寢門三朝侍者曰安其喜也其慕也喜之至而爲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其樂也其慕也樂之至而爲憂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之至而慕益至焉又繼之者爲怨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怨之至而慕益至焉又繼之者爲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樹欲靜矣風

必摧之於是愛日之誠尤不能已愛與懼并而慕益至焉又繼之者爲哀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疾痛慘怛而呼父母至於送往而哀之至慕益至焉凡生人之日用動作見隱顯微皆不外此七情而此七情者一歸之於慕父母聖人於是善用其情而移之於所處之境聖人於是善用其情而移之於所治之事聖人於是因所處之異境所治之萬事而時時體驗吾慕父母之誠居處不莊非孝也是居處而忘其慕父母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是事君而忘其慕父母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是涖官而忘其慕父母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是交友而忘其慕

父母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是戰陳而忘其慕父母也蓋
門內之行與夫嗜欲之界二者常交戰而迭爲消長苟
本心不勝其嗜欲良知良能之既滅則所處之境必有
闇昧而不明者所治之事必有放僻邪侈而不可以告
人者聖人於是出其慕父母之誠以敵萬端之嗜欲因
慕父母而愛我身體因慕父母而愛我髮膚因慕父母
而愛我心思知覺念茲在茲釋茲在茲隨其境之所歷
事之所主皆有以行吾之慕充吾之慕返吾之慕追吾
之慕有終身之慕於是有終身之憂故記曰孝子一舉
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云不敢忘父

母者卽不敢以嗜欲迷惑其性而偶忘其慕父母之情云一舉足一出言者蓋舉此以概終身也且人上壽不過百年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而又必本吾心之愛敬推終身之行爲馴致於經綸位育翔洽太和而後爲終身之止境是故親親長長固慕也民胞物與亦出於慕立身行道固慕也窮理盡性亦出於慕吸菽飲水固慕也簡書鞅掌亦未嘗不出於慕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之道蓋父母快心之事卽曲盡吾慕之事父母拂心之端皆窒塞吾慕之端天地以生

物爲心此生生之心卽慕父母之根若毀傷生殖之物卽毀傷天地之心毀傷吾父母之心卽毀傷吾慕父母之心循小以喻大索隱而探微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財成輔相老有所安少有所懷鰥寡孤獨各有所養飛潛動植咸遂其生而後可以爲終身之止境也虞舜之大孝也于田號泣爲慕之始在位陟方爲慕之終文王之大孝也視膳寒暖爲慕之始咸和萬民爲慕之終曾子之大孝也酒肉養志爲慕之始讀喪禮泣下霑襟爲慕之終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終身之慕此爲極功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斯乎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父子之道天性也人子慕父母之心尤天性之盤鬱而不容遏者也乃俯仰宙合慕父母者究如終身慕父母者更復究如豈性善之說不足憑驗歟曰是又不然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存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人卽至不肖不能自外於天地卽不能自外於父母而卒忘其慕思者有物以間奪之也間之之事奈何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而統言其性不過兩端曰剛曰柔柔者萎苶於慕父母之心或相忘於不知不識之天幼

弱而昧昧然繼長而瞞瞞然暝暝然居移氣養移體則臣妾足以間之騰口說失家節則妻子足以間之利析毫芒數窮錙銖則財貨足以間之此性柔者絕其慕父母之大原也明達之士衡量氣質則以爲剛者或勝於柔然而剛者徑行徑行而是非之見時有以間之剛者喜專喜事而功罪之見又有以間之於是吾心有見吾親或非之時於是吾心有見吾身在一家常處於有功之時不知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更非計較功罪之時聖人之所謂無違者乃指動必以禮而言非與父母以論是非聖人之所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者乃指起敬起孝而言更非與父母以爭功罪而剛者乃齗齗焉斷斷焉此亦絕其慕父母之大原也如是而其心日窒遑言慕其情意日隔遑言終身慕奪之之事又奈何世人之所以鑿其性奪其情者富貴而已童蒙之生而喻以富貴爲父母者殆已自傾其安身立命之根人子習貫其說遂慕高爵慕厚祿慕宮室之美慕妻妾之奉慕所識窮乏之者之得我於是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不慕其親而慕他人悖德悖禮以順則逆是無他富貴之心浸漸以奪其慕也且夫人孰不求富貴以榮其父母養其父母然而中人以

上或以富貴而愈深其慕中人以下則以富貴而愈淡其慕何則中人以下靡不秉有順受之性苟不施之於父母將轉而施之於他人又靡不具有泰侈之心苟曰施之於他人將轉而施之於父母故方其生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及其長也父母將無所怙而無所恃此富貴之心所以奪其終身之慕者淸夜自思將泣嗟追悔而無及也由前之說所以去其間之之賊者端在變化氣質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夫以舜之父頑母嚚而卒能底豫者惟吾身之對於吾親初無是非功罪之見而其純粹淡泊之慕乃藹

然盎然綿綿繼緝而一發於至誠無僞之天夫天下人父決不復有瞽瞍而天下人子可決復有虞舜舜可學而至也古訓有之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者平旦之氣慕情作發之頃也因慕情之作發辨別而操持之從容而涵養焉積時之慕以至於日積日之慕以至於月積月之慕以至於歲積歲之慕以至於終身剛暴者思所以克之昏柔者思所以振之恃吾心之良知剖析思慮摘抉杳微以制其稟性之偏夫而後其慕也藹然盎然綿綿繼緝而不已如舜而已矣由後之說所以澄其奪之之原者端在講明氣節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

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夫守身若無與於事親而孟子合為一事者吾之氣骨得之於父母吾折吾骨而父母辱矣吾之言語容色受之於父母吾巧吾言吾令吾色而父母辱矣貽父母以辱本心之良詎有存者是以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不失其身蓋惟有其心而後可謂之慕惟有其身而後有其心惟終身有其身有其心而後可謂之終身之慕吾身而無忝於人子之身乎吾終身而無忝於父母之身乎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終其身也者終其不

愧不作之身非終不肖之身也且夫治民獲上信友皆本於悅親此特聖賢推衍之論孝子者初非以悅親爲治民獲上信友之地惟直養吾之氣節素行於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中拔其慕乎外之本庶固其慕乎內之眞人世間奪慕父母之事非一君子先審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可推而知夫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憂疾之心父母慕其子之心也夫父母慕其子而人子慕其父母舜之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豈報施之義耶夫人子之於父母不可以報施言也然卽以報施之道言之俯仰宙合竟復沉如歷史孝行之傳不過十數人豈大孝之不

可幾而庸行之不易得耶世之爲人子者尙其勉之哉

尙其勉之哉

大孝不匱談何容易而世人幷小孝而不能者由有物以間之奪之大槪如吾文所言此三作於世道人心或有小補天性純厚者宜爲吾傳行於後之人自記

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論 丁巳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命爲性故合而言之則曰性命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舉凡一切飛潛動植之物莫不養其命而遂其性人生於其間至靈至尊而至貴者也故其生命爲尤重彼善戰者以殺人爲樂不惜人

之命而戕賊其同胞故上干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也則假手於人以刑之亦慘矣哉蓋夫善戰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殘民以逞靡所底止而況善戰則必製不仁之器干灌萬辟日新月異戈林鏃雨骨碎肉糜毒氣一蒸六師僵斃而況善戰則必事搜括剝膚敲骨磨牙吮血巧立名目無微不入公私上下掃地赤立況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曾不顧及一路皆哭萬民怨嗟而況善戰則必事轉輸飛芻輓粟水陸並進供億煩苛四海窮困奔走逃亡生命俱盡而況善戰則師行而不止雞犬室家所過如滌林莽為墟商賈歇絕百年精華

一炬俱滅而況善戰則兵聚而必散一潰之後堤崩河決豕突狼奔劫金掠帛四海騷動閭閻叫號曾不知所紀極漢賈捐之曰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傷心慘目一至於此此皆善戰者階之厲也揆諸善惡之報禍福之幾不服上刑非天演之公理曰古不有司馬法乎孔子不言足兵乎則戰何罪焉不知聖人所慎首在於戰班固漢書藝文志曰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然則變詐之兵實始於戰國至於後世則更有不忍言者矣譬之縱

百萬虎狼於五都之市而日以噬人宛轉哀呼莫能逃避而驅使之者猶沾沾自喜也此何心也天下有自殺其子者乎梁惠王是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太子申之死非齊殺之也惠王自殺之也而秦始皇之於二世亦其例也天下有自殺其妻者乎項籍是也百戰百勝坑秦卒燒咸陽自以爲天下無敵矣曾不逾時虞兮一歌名騅不逝殺虞姬者非漢也項籍自殺之也而明懷宗之夫婦雉經剸劍愛女亦非其罪也明太祖之好殺貽禍其子孫也孫子臏其腳龐涓殞於萬弩吳起爲楚貴戚所擊伏悼王尸而

死白起爲秦破燕破韓破趙阬趙降卒四十萬人至於自裁之時始悔悟曰我固當死蓋善戰者未有令終者也天網恢恢豈不大哉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不忍之極思也人昧沒其不忍之心於是上干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乃假手於人以刑之也刑不逮其身乃於其子孫也愈巧而愈烈也愈久而愈酷也左氏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語曰善水者必溺於水善兵者必死於兵嗚呼自焚自溺而僅及其身也幸矣

强兵爲立國之基而孟子乃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

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戰大罪也所以歎息痛恨而言之者蓋善戰則戕民命傷天和萬物殄滅所過爲墟其禍之慘烈至今日而可見矣此文有爲而作冀後世或有見我文而感動者挽救一分卽可保全一命或亦不無裨益至於文之工拙與夫世之迂我罪我者皆所不計也自記

禮始於男女之別論 癸亥

嘗讀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

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
不同席女子子者言女子及女外孫也父子者言父女
也曰姑曰姊妹曰女子曰女子子皆至親也然已嫁而
反兄弟則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矣言兄弟概
其餘也父女亦至親也然已嫁而反亦不同席矣曰已
嫁而反明乎未嫁之時不入其門則弗與同席同坐亦
可知矣嗚呼古先王制禮何若是其嚴也又嘗讀內則
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男子入內不
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又嘗讀儀禮既夕禮記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古人男女之別雖當屬纊之時猶不敢茍且如此嗚呼古先王制禮何若是其嚴也蓋禮者起於別嫌明微男女嫌疑之際人道之大綱繫焉故周易家人卦之彖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歸妹卦彖傳亦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天地之大義惟具於此二卦之文蓋男女之辨明而後天地之義正而一家一國之盛衰興亡亦於是乎繫焉降及春秋禮義寖廢蔡哀侯爲莘

故繩息嬀以語楚子遂成滅息之禍見左氏莊十四年傳息嬀爲蔡侯之姨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見禮記坊記陽侯與繆侯同姓因大饗相見遂有此禍後乃廢夫人饗客之禮男女之別無分一國且亡況一家哉孔孟程朱發明禮經大義後世搢紳士大夫兢兢焉守茲勿失故世祿之家尚不至覆宗滅祀者有禮以爲之防閑也以文治平日所見凡男女之有別者其家必興凡男女之無別者其家必衰而蹈淫亂禽獸之行者其報尤慘且酷天道人事相因而致百不一爽乃近世廢禮之說公然無忌倫紀墮喪訟獄滋繁婚姻自由而男女之始合終離抑鬱不相得以至於自

殺者不可勝計嗚呼豈不大可痛哉自吾國小說家喜
言豔情惜別離少年讀之已不免挫其正大英銳之氣
況乃加以提倡淫詞邪說汙耳逆心殺人無形之中尤
可駭歎中人之家由儉入奢至罄其所有以供男女酬
應之費讀書分其心營業失其職父母咨嗟鄉黨譏笑
造貧困已甚乃不得不爲游民以致習爲委瑣齷齪之
行此其流弊豈僅陷於輕薄子而已而富家望族方且
畜婢妾養俊僕此無異引狐狸豺狼於門內以自戕其
子弟豈不更可痛哉憶昔年　先妣胡太夫人嘗訓文
治曰人家閨閫猶禁城也毋許入內文治閫之常懍然

故特申明禮訓大書特書以告同志並戒子孫世有君子得吾言而推廣之其於世道人心當不無小補也

茹經堂文集卷一

受業 唐景升 麗天爵 謹校

茹經堂文集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謁

孔陵文丁巳

粵維丁巳之歲八月二十七日江蘇省後學唐文治代表阮維和謹齋祓竭誠致祭於我

至聖先師之靈曰嗚呼

先師有言文不在茲未喪斯文天心可知迄今聖學愈微益危人禽靡辨天澤陵夷千鈞一髮孰奠厥基碩杲

不食周公緜辭

先師韋編三絕於斯文治不敏頌詩讀書幼年志學發憤下帷私淑未逮經師人師杏壇洙泗夢繞神隨滔滔逝水一木思支風雨如晦不已雞鳴洗心學易幽贊神明遺篇二十大義犄陳紹承絕學厥惟遺經經存道存經亡道亡文存道在文墜道喪夙夜憂歎瞻顧旁皇永我聖教保我黎民顧諟天命戰戰兢兢

先師有靈鑒茲下忱昔者

先師與於蜡賓喟然興歎三代之英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寥寥莫屬虞夏神農邇維世變潮湍須洞政乖民散

莫知所從道揆法守曰雩曰蒙文治檮昧志挽頹風爰
集生徒大江之東講習仁義禮樂雍容砥德礪行依蹈
中庸發揚正氣日閑武功儻有名世出於其間同聲相
應法曾傚顔雲龍風虎希聖希天轉斡否泰苞桑河山
安定金甌以惠閭閻埽除榛蕪乾坤朗然政事文學焜
耀史篇尊我
先師於千萬年尚饗

釋氣

大同之世喜氣婆娑卿雲糺縵吐氣含和百姓鼓腹擊
壤謳歌爰有通人達士方領矩步之倫羣萃淑氣之佳

亭相與討論乎斯氣之升降與夫斯氣之本眞政治家言曰政貴行健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本天本地親上親下一氣之相應也聖人乘六龍保太和播元氣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鳴球拊石於變時雍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一氣之相感也是以聲名洋溢中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反是而大塊噫氣鬱極爲風飛屋拔木靡測其蹤曰蒙恆風若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洪範咎徵其皆沴氣乎六氣失節陰陽糾棼寒暑不時饑饉荐臻山崩川竭深谷爲陵其皆氣之所爲乎道學家言曰良知者根於一心一心氣之精英也良能者達於五官五官

氣之感覺也本心昧而良知泯良能汨靈氣爲之窒塞焉好惡拂人之性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復之之道在先存其平旦之氣詩所謂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是也所謂昊天曰明無敢戲豫是也由是而養其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直者生理也生氣也自反而不縮以任一己之事而不足自反而縮以通造化而有餘天地有清純之氣吾心之氣與天地清純之氣相浹洽也天地有正大之氣吾心之氣與天地正大之氣相往來也涵之而爲性仁義禮智信五德理也

亦氣也擴之而爲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皆氣也竊嘗徵之於經古之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又嘗考之於史古之豪傑力可拔山氣可蓋世也縱橫九垓上下千禩無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氣也氣節家言曰吾嘗登首陽山片石矗雲表鬱鬱葱葱氣佳哉黃農沒矣薇蕨芳矣伯夷聖之淸者也飽則氣濁餓則氣淸豈不然歟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興起者興氣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親炙者炙氣也橫覽吾中國二十四史忠臣孝子義士烈婦其慷慨激烈悲壯嗚咽之氣恆百折而不撓齊太史簡晉董狐筆是氣也秦子房椎漢子

卿節是氣也文文山之作衣帶銘楊椒山之卻蚺蛇膽是氣也在易之義上水下澤其卦爲節水澤者氣也鬱積而爲氣之苦苦節不可貞也調和而爲氣之甘甘節往有尚也沿及後世藺相如之怒髮衝冠氣之麤者也婁師德之唾面自乾氣之餒者也推而及於漢之黨錮五代之清流皆未聞乎大道者也往者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終不食嗟來之食氣勁哉豈夷齊之亞與蓋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葆此氣也人不可以無恥無廉恥則無氣也奈之何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一

人仕途無非尸居之餘氣譬諸入大冶之鑪舉鎔化其氣骨殆哉養生家言曰天以氣養人地以味養人味以培體氣以完神故人非氣不存儒者之道節嗜欲定心氣此言何謂也月令一書非衛生權輿乎宋之大儒首推朱子作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白者氣也觀之者觀氣也字義自心爲息自者鼻之省文也自心相應是謂之息綿綿若存用之不竭道德眞詮於今未絕抑又聞之眞人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以喉氣出於肺也形而上者也以踵氣萃於足也形而下者也善而用之勿忘勿助氣之輕清者上氣之重濁者下神將守

形形乃常存此呼吸之法也黃帝內經曰至人者服天氣而通神明淮南子曰服氣者神明而壽藐姑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氣御飛龍而翱翔乎杳冥之外震爲東方太陽萌光吞吐絪緼去故納新此服氣之法也旁有宗教家聞而笑曰彼說與我大類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言何謂也鬼神之德體物不遺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神之格思氣之感思也誠之不可揜氣之不可滅也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凡人富貴利達慼其中弃走營求逐其外氣浮矣消矣氣滞矣絕矣雖欲不離魂不落魄也得乎於是有天文家之言氣以爲日月星辰

皆氣之所幹運也有地學家之言氣以爲華嶽河海皆氣之所包舉也有文學家之言氣以爲典章禮樂秀氣所發皇也有科學家之言氣以爲聲光化電空氣所傳嬗也於是愼獨子評而斷之曰甚矣論氣者之夥也夫盈天地間皆氣也難以更僕數請就其切近者言之吾人修身之要旨辨氣之善惡而已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舜之徒善氣何如也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之徒惡氣何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造物者都省記之與積善之氣有餘而爲慶應之也人見其慶也而不知其爲善氣也積不善

之氣有餘而百殃應之也人見其殃也而不知其爲惡
氣也是故一身有善氣一家一國有善氣天下感之皆
有善氣一身有惡氣一家一國有惡氣天下感之皆有
惡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其氣如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君子之善氣薰蒸而
爲澤及於五世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惡氣漸
漬而爲澤及於五世也氣有盈虛世亦隨之爲消長也
是故周文王之肅肅雝雝緝熙敬止其善氣之久長緜
延至於八百載戰國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乖戾之氣充塞宇宙如火之燎於原嗚呼五

行之火氣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不數十年而秦政出焚書坑儒君子驗其氣之惡極而知之曹操司馬懿奸回險詐之氣歷久不沬浸淫及於六朝而士大夫咸被其毒痛乎悲夫至五世而猶不能蕩滌而掃除之也吾人何以知衆甫之狀哉識衆甫之氣也意者音也察其人之心音而善惡可知也氣者气也審其人之口气而善惡可知也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芳氣可親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臭氣胡可近也食詩書之氣子弟鮮有不雋穎者沾銅臭之氣子弟未有不蠢愚者感名山大川之氣其人多

傑而靈壽而樂者氣淸嘉也溺膏粱醉飽之氣其人多
齷齪以貪狂惑以疾者氣酖毒也扁鵲見齊桓公望而
卻走醫家之辨氣也范增望沛公之氣皆爲龍虎兵家
之占氣也君子終日乾乾所以培養其朝氣也嚮晦入
晏息所以振作其暮氣也歷代名儒心無昏惰之氣躬
無邪僻之氣孝弟忠信以勵其氣居仁由義以充其氣
喜怒哀樂之未發氣也發而皆中節氣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也參經綸
贊化育者氣也轉否爲泰轉困爲亨者氣也化愚爲明
化柔爲強者氣也是故古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者內

省乎己之善惡之氣外析乎人之善惡之氣而已且夫五方雜遝風氣攸殊也孳生軋茁氣質萬變也化工不言四時行百物生默示其陰陽晦明風雨之六氣上古樂官伶倫通其微截爲六律十二管吹葭驗氣節宣陰陽後人又析之爲四是爲二十四氣之始因人之氣配天之氣而陰陽剛柔善惡判焉剛者爲清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氣之善者也爲猛爲隘爲驕爲傲爲强粱氣之惡者也柔者爲慈爲和爲順爲巽氣之善者也爲偏爲懦爲弱爲庸闇爲畏葸爲邪佞氣之惡者也夫反諸己者亦濟其陰陽剛柔之偏而已矣出辭氣而無倍

也持志氣而無暴也居一室千里之外應之氣乎其君子之樞機乎愼乎謹乎氣之發乎大哉氣乎斯言其至矣乎衆皆曰旨哉愼獨子乃詮釋之俾天下萬世之含生稟氣者知所宗仰云

說龍 庚戌

自太極旣判馮翼聿分氤氤氳氳庶類混成大瀛海環其外裨海環其中鶩流駭碭泱漭無窮望洋向若不知西東中有靈物厥名曰龍時則伏羲當陽虒迒紀迹龍爰負圖以獻通神明類萬物而八卦以成肇造文字龍爲功臣太皞氏嘉迺丕績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

虞夏禪代鴻水湯湯下民昏墊己溺斯傷龍迺奮翼周歷河海大禹因之曳銜並匿當殷之季首陽有仁人雲龍相從得名益彰而龍見於西山孔子見老聃問禮訪道驚怖其言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而龍再見於函谷之關當是時葉公頗好龍遺客鉤致將以豢之龍曰庸子不足與共事立謝客騁逝慕其名莫能見爲文以雕畫之終不得其眞焉秦有祖龍燔燒詩書毒痡四海龍乃歎曰嗟乎世有言我名以譬儒士者乎遂蟄伏不出時有譚封禪者或訣之曰黃龍或頌之曰青龍蒼龍以推五德終始之運而劉季者故武夫以貌隆準謬附

於龍種與敘譜牒龍惡其溷韜晦惟恐不深東漢之季龍益高臥是後樓船駕櫓舟師大興伏波騰沸龍更厭棄世俗或潛於地中海太平洋中不意祖沖之千里船又至蚩霧横飛驚霆震空神州赤縣幾莫能容龍遂訪北冥之鯤天池之鵬將偕隱於太空一出一入泛濫鴻濛一鱗一爪靡蹋其蹤而世之耳食者遂謂三代以上有龍三代以下無龍中國以內有龍中國以外無龍君子曰時之爲義大矣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有開必先品物流形本天本地各以其親聖君賢相六位時成而龍於是乎見焉其見也時也龍無

容心也不幸而時丁否塞宇宙晦盲茫茫大地知我無人觀雷觀火為益為盈尺蠖之屈利用安身而龍於是乎隱焉其隱也時也龍無容心也因其見而世知之因其隱而世莫知之知之而以為有莫知之而以為無者亦時也而龍亦無容心也世世無可易則不易乎世名無可成則不成乎名若歲大旱而霖雨終弗施者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是龍之德也非龍之悖時也而龍無容心也同心之言則同類相求重明麗正則同明相照世有聖人首出庶物黃河倏清陰陽不測逐躡雲梯橫奮八極不崇朝而萬彙被其闓澤者亦龍之德也非龍

之趣時也而龍無容心也易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龍乎龍乎其知時乎時之爲義大矣哉

黃元同先生學案 辛酉

先生諱以周字元同晚字儆季定海經學大儒黃先生諱式三號儆居子之季子也先生幼承家學七歲讀禮記旋受士禮周官諸經依次終業十數歲即銳意著述露鈔雪纂手不釋卷年三十餘著書已裒然成巨帙德清俞蔭甫先生主講杭州詁經精舍先生上書自言其志頻獻所著以就正俞先生優禮答之不敢以師自居

也同治庚午以優行貢成均是歲舉於鄉明年應春官
試補
國史館謄錄歷署遂昌海鹽於潛訓導旋補分水訓導
所至訓迪士子成人有德光緒庚寅
特賜內閣中書旋奉
特旨陞用教授補處州府教授以年老不就自乾嘉以
來士大夫鉤稽訓詁標宗樹幟名曰漢學其末流之失
不免破碎支離甚且分別門戶掊擊宋儒義理之學以
爲空疏意氣囂然漸滋暴慢先生獨謂三代下之經學
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均多乖離聖

經尙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
國朝講學之風倡自顧亭林黃棃洲諸先生亭林先生
嘗謂經學卽理學經學外之理學爲禪學故經學理學
宜合於一不宜歧之爲二乃體鄭君朱子之訓上追孔
門之經學博文約禮實事求是其所得於心而詔後學
者務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葢江
愼修王白田先生以後一人而已矣光緒中葉新學勃
興士或稍稍變其所守先生獨卓然不惑於流俗素履
而行遯世無悶束脩以上以是咸歸之先生秉性孝友
事儆居子數十年未嘗離左右居恆動容周旋必中於

禮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端慤而精詳其教人務以敦品勵學躬行實踐爲旨瑞安黃漱蘭先生督學江南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甯波太守宗湘文先生建辨志精舍聘先生主經學科南方弟子從之者千餘人先生壹本孔孟之教以爲教嘗取易靜專二字以訓南菁諸生曰學問必由積累初無頓悟之方而積累全在靜專亦無襲取之道人有終日讀書而掩卷輒忘者病在不靜有終身讀書而白首不名一藝者病在不專靜則記性強專則學術成又曰昔之儒者尚專經故能由一經以盡通諸經今之學者欲無經不通乃至一經

不通其篇實如此文治自光緒乙酉歲受業先生門下忽忽已三十餘年矣追維先生之訓恆自警惕爰撮其爲學大旨並著作源流列於篇俾後之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至先生行誼具詳王君兆芳所爲行狀而學侶門徒則又繁莫能詳故均不著

著作概略

先生上俞蔭甫先生書云周質鈍學淺一無所底奉承庭訓麤知漢宋學門戶年二十餘好讀易病先儒注說於畫彖爻下自騁私說揆諸聖傳往往不合於是有十翼後錄之作嗣後喜觀宋儒書又病其離經談道多無

當於聖學甚且自知已說之不合於經遂敢隱陋孔聖顯斥孟子心竊鄙之於是有經義通詁之作按此書後改名經訓比義三十歲以後又好讀禮苦難記憶乃分五禮類考之會萃舊說斷以已意譔吉禮說未竟以兵燹輟業旋以先人棄養讀禮苦次於小祥後譔凶禮說合訂之名曰經禮通詁按此書後改名禮書通故又編舊作雜著文說之無裨經史者刪之非我心得者黜之約存若干篇名曰儆季雜著周禱昧不才妄自譔述懼見怪於當世輒藏弆之不示人今年四十矣恐以痼蔽終身無發瞭日幸遇有道敢不就正所呈經禮通詁兩冊覬求指示紕繆俾得改

正果蒙惠教周將執弟子禮奉全書以拜門下

謹案此書載入俞蔭甫先生所刊袖中書中先生生平著作梗概纚具於是矣

十翼後錄　周易故訓訂

儆居子最精易學嘗著易說一書不拘舊說獨標心得先生紹承家學著十翼後錄八十卷嘗謂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經也孔子之傳注也以三聖人之經而孔聖爲之注後世之說易者但守孔聖家法足矣故所作十翼後錄不分漢宋門戶惟以發明孔聖之說與合於經例者爲主晚年又輯成周易故訓訂一書自序之曰昔者

文王作彖周公演爻其名小其類大其旨遠其辭文意蘊而不盡義深而難測左氏傳錄術家言或已漫衍而不得其宗孔聖乃訂之作十傳以翼經謂之十翼彖傳明六畫之法象彖傳舉一卦之綱領爻傳析諸爻之義例而繫辭說卦諸傳易之精蘊具于是夫經之有傳猶射之有彀也學者勿背彀而去必志彀而發之然一人發之巧與力有不逮不若與衆人共發至且中之多也是以學者必廣搜古注互證得失務求其是若夫舍古求是詎有獨是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學必求古而古亦未必其盡是矣古人易注充棟多至千百家即周之

所旁搜而得見者亦不下四百餘家其中有不遵孔子之傳而臆解文王周公之經且有不遵文王周公之經而好爲伏羲之言是所謂變穀率者也其力能至乎其巧能中乎其一至無不至一中無不中乎惟願學者擇是而從勿矯異勿阿同斯爲善求古善求是也已周幼承家君之訓口講指畫略有會悟作十翼後錄若干卷會萃先儒之說條列之融貫之若是者有年今約其說而成是書擇古注之是者從之其背聖傳以解經義有不安者則足之以鄙意顏其名曰周易故訓訂訂者平議之也不敢矯異於古人亦何敢阿同於古人務求實

是毋背聖傳致乖聖經也云云先生嘗病

國初說易諸家不無支離穿鑿之弊甚者不諳家法馳

說騁辭深爲可惜故所擇易理務在以經證經發微言

而明大義較諸惠定宇諸儒所述精深蓋遠過之焉

謹案十翼後錄未經刊刻周易故訓訂文治僅鈔得

上經一卷藏以待刊近世學者但知先生禮學之精

遂未能知其易學之閎深也

禮書通故

先生篤守聖門約禮之訓其於禮斯須不去身於禮學

終身以之著禮書通故凡五十卷刊行於世自敘云禮

根諸心發諸性受諸命秩諸天體之者聖履之者賢博
文約禮聖門正訓也周六歲入塾識字七歲讀小戴記
謹承庭訓略識小節三十而後潛研諸禮於經十七篇
外搜輯大小戴兩記及周官春秋傳分門編次釐定先
後注疏家言有裨經傳亦附錄之平文大義具彼書矣
而儒說之異同別彙一編遲之數年迺放戴君石渠奏
議許君五經異義裒集是書草剏於庚申告蕆於戊寅
列目凡四十九曰宮室衣服卜筮冠禮昏禮見子禮宗
法喪服喪禮喪祭禮郊禮社禮羣祀禮明堂禮宗廟禮
饋食禮時享禮改正告朔禮藉田躬桑禮相見禮食禮

飲禮燕饗禮射禮投壺禮朝禮聘禮覲禮會盟禮即位改元號諡禮學校選舉禮職官井田田賦職役錢幣市糴封國軍賦田獵御法六書樂律刑法車制名物儀節圖名物圖蓋先生畢生之精力萃於是矣俞蔭甫先生爲之敘曰禮學中集諸家之大成者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於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之書案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爲治禮者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得以窺見先王制作之潭奧者其在定海黃

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深惜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詁經精舍始得交於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巨編來則裒然成書又得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承不鄙棄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衆論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

者如緌以屬武非飾纓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貌爲正義或以爲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即元冠婦饋舅姑共席於奧謂二席竝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歎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經義麤㺯無能爲益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乏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云云其推尊如此

經訓比義

自漢宋學分途學者膠於成見意氣紛爭鮮有能實事求是以溝通之者先生深究天人之奧道德之歸性命之蘊嘗謂宋陳北溪先生字義精矣而不免失之於虛戴東原先生孟子字義疏證鑿矣而更失之於囂阮文達作性命古訓論語論仁論本原經義可謂精而實矣而尚嫌其略爰著經義通詁一書以破虛無寂滅之陋而燭詖淫邪遁之情晚年改名之曰經訓比義先生自序之曰經者聖賢所以傳道也經之有訓詁所以明經而造乎道也儒者手披口吟朝夕無倦孰不有志於聞

道顧或者辨聲音定章句專求乎訓詁之通而性命之
精仁義之大一若有所諱而不言言之者或又離訓詁
以談經而經晦離經以談道而道晦甚且隱陋乎孔聖
而顯斥乎曾孟諸子此豈求道者之所宜爲哉夫聖賢
之經儒說之權衡也儒說之是非以經質之經義難明
以經之訓詁核之經訓不可偏據以諸經之相類者融
貫之經以類纂如絲之綸同異旣別是非自明所謂拔
慝疑枝邪離遁窮之情形畢著矣不揆檮昧采掇成書
道必宗經訓亦式古而區區之意尤在使知族類行比
義焉庶或心知古意不甝歧迷也因取國語士亹之言

以命其書分爲上中下卷凡二十四目蓋是書一出而經學理學始會歸於一是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者皆確有其主宰而不墮於元虛劉芷人先生見之曰以此說經經由是明以此應世庶不執臆見爲理義敗壞天下事矣南菁同學顧君鴻閭等爲刊行於世

子思子輯解

孔子之學傳於曾子子思孟子得子思之傳不獨中庸之費隱性命之精微即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節亦

取法於子思故子思有壁立萬仞之氣槪孟子有泰山巖巖之精神先生以爲由孟子以求孔子曾子之學必以子思爲樞紐嘗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而尤注意於子思子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數年子思子輯解成斯無遺憾其後卒輯成書七卷蓋至是而先生之志彰先生之學亦愈精矣其自序曰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閒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林同而竝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譜引中庸一事史漢注引中庸兩事文選注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

則梁沈約謂今小戴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類列皆取諸子思書中斯言洵不誣矣其書唐代猶盛行文史家類書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存太平御覽采取頗多而條稱子思條稱子思子一部書中稱謂錯雜豈其所引子思語別見於他書與然檢諸古籍多目爲子思子則輯御覽者人各異題初無別於其間也意林載子思子七卷南宋以後七卷本已難獲而鼂公武猶及見之其季遂亡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見所見者汪晫輯本藝文考證云今有一卷皆取諸孔叢子非本

軍禮司馬法攷徵

漢書藝文志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已佚今所傳五篇係兵法非軍禮舊文也漢晉以來經注疏義所引據司馬法言往往五篇所未有當係軍禮佚文桐城姚姬傳先生惜抱軒筆記山陽丁儉卿先生佚禮扶徵先後皆有蒐耆未臻完備南菁同學陳君善餘根據姚丁兩家所輯復搜羣書更加綴補先生迺爲之董正其次推明古制折衷經教爲攷徵二卷其題辭云古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或敘軍禮或詳兵法祖述似同裔流迥別劉編七略以其均出司馬並列兵家班志藝文冠以軍

表記緇衣坊記之有篇名者爲內篇凡五卷漢魏唐宋僞書有引述子思語亦並著輯檀弓引見七事孟子引見三事雖或係後學之傳聞而語著經典即非出諸本書而輯逸文者自宜據補總曰外篇一卷孔叢子雖贗書而售贗者必參以眞其術方行若概以贗不能售也魏晉時子思子具存而作僞者欲援以爲重錄其眞者必多王肅家語其故智矣若盡擯之不已矯乎凡引見五十二事別之曰附錄又一篇都爲七卷時襄輯逸文者顧鴻閣曹元忠胡玉縉蔣元慶達李林之祺之功爲多云

軍禮司馬法攷徵

漢書藝文志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已佚今所傳五篇係兵法非軍禮舊文也漢晉以來經注疏義所引據司馬法言往往五篇所未有當係軍禮佚文桐城姚姬傳先生惜抱軒筆記山陽丁儉卿先生佚禮扶微先後皆有蒐輯未臻完備南菁同學陳君善餘根據姚丁兩家所輯復搜羣書更加綴補先生迺爲之董正其次推明古制折衷經教爲攷徵二卷其題辭云古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或敘軍禮或詳兵法祖述似同裔流迥別劉編七略以其均出司馬並列兵家班志藝文冠以軍

禮移入經類鄭氏通志力排班書章氏校讐又詆鄭說顧舊籍久逸墜緒難尋任意出入迄無定論今以所見言之世行五篇舊名司馬兵法宜依劉略爲允此猶周易明堂未可混列六藝也其論軍乘諸篇晷鼓四通許慎引爲禮文邱馬一匹杜預直稱周禮通人雅記悉從班志此猶劉向五行傳有別於所序六十七篇也史記自敘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三子能紹而明之實爲兵法諸篇而發博物志文籍攷因司馬法與周禮相表裏以爲周公所作又以軍禮諸篇而定言雖各有所指其爲西周古書灼然可見劉氏父子校錄秘書

揚搉家法允稱密至惜司馬法百五十篇未以兵法軍禮分隸兩家致後人猶有遺議也高堂生傳禮十七篇雖不能備吉凶賓嘉尚有端緒而軍禮獨闕無由表見後世鄙人何敢談兵事裒入佚文儆成其義欲以備五禮之一云云先生是書雖抱殘守闕存千百於十一而隅反之士藉以尋省遂謂古軍禮至今存可也

儆季雜著

先生於文退然自以爲弗工然淵懿樸實古色蒼然實非近世經生所能及蓋先生之學精於窮理故其研求訓故辨析是非細之入毫芒大之充宙合而其從至性

中流出者尤足以感動人心焉所譔儆季雜著五種曰禮說曰羣經說曰史說略曰子敘曰文鈔禮說大都援通故中之精華融貫而出之經說以釋易諸條爲尤精如儆季說易古義謂周易非卜筮之書釋艮限列䐊謂晉衛通儒道釋坎九五爻辭謂祇當依鄭讀爲坻坎不盈者上坎已平也坻既平者下坎亦不盈也是卽彖傳水流不盈之義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釋豐日中見斗日中見沬謂卽彖辭之宜日中斗與沬雖不明而其不明者甚小庶與來章有慶譽之義相合釋升上爻消不息謂坤性柔暗昧於升陽之義非謂陰自升不已也

上苟昧於升陽則下陽亥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於不息之貞此正深爲君子謀非爲小人幸此皆易學之精微聖經之通例爲前儒所未發史說略則博采古籍考覈精詳而論秦漢唐宋田制異同論限田等篇自秦以來利弊得失瞭如指掌其意蓋在覈明古禮以俟後聖可行益見先生經濟之學有本而有源矣文鈔中如顏子見大說曾子論禮說子思學詩說管仲子路功烈說等篇皆論述聖門弟子學術子游子夏文學說謂係南北學派之權輿北方多苦卓力行之士學業亦尚專攻是善用守者而其失也拘虛而不達南方之士好博

大識見議論時冥過前人是善於創者而其失也汜濫而無歸宿豈游夏之流風使然歟上下千古俾後世知學派之祖德性問學說道德說辨虛靈辨無等篇推論道德性命之學精義堅深並爲千古不磨之作南菁講舍論學記本朱子常熟吳公祠記子言子敏於聞道不滯於形器之說詳攷子言子學問並謂文學即鄉三物之六藝藝與德可分藝與道不可分藝無道其藝疏道無藝其道虛以補朱子碑記所未及後賢有作不易斯言矣明經公言行略質庭志傳仲氏譜傳等篇孝友至性溢於言表足以警衰世而風末俗故讀禮經等說有

以見先生學問之大讀文鈔尤可見先生學問之醇

謹案禮說經說長沙王益吾先生曾刊入

皇清經解續編中非完全本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宋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久罕全本康熙時崑山徐儋園先生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殘本而已朱竹垞先生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云云及乾隆時修

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

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甯元祐紹聖間九年事讀者憾之至光緒中瀏陽譚文卿先生刻長編於浙江書局更本竹垞先生之意屬書局襄校諸君以楊書補長編使數百年闕佚之書一旦完善時先生在局襄校實任其事大要以楊書爲主並參攷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數十種之史書閱兩年而後蕆事是書之成先生之力居多特係衆人所共輯非先生所獨纂故行狀未列是書云

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 庚申

昔張子講學有東西銘朱子有白鹿洞學規高忠憲有東林會約湯文正有志學會約皆所以檢束身心砥礪品行吾館爲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緬懷往哲能無奮與復聖有言有爲者亦若是謹訂規章願與諸生共勉之

一躬行　人生世界之內以禮義道德爲根本竊嘗譬諸人之學問猶牆屋也禮義道德猶基址也若無禮無義無道無德而徒以學問爲飾觀之具一旦品行隳壞名譽掃地是猶基址不固牆屋坍塌其危險何如矣諸生既經有志來館專修務以砥礪品詣躬行

實踐爲宗旨平日讀書皆當體之於心返之於身儻被服儒素不過雅步高論如陸清獻所謂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每逢講說僅作一席空談而於禮義道德絕無躬行之實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

二孝弟　學者所以學爲孝也五常之本萬善之原皆始於門內之行大戴禮記載曾子之言曰人之生也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父母旣歿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此之謂與讀此而不猛省者非人也中國古來孝行曾子而上首

推虞舜與周文王孟子言性善之學曰舜何人也文王我師也蓋以舜與文王皆大孝之人也諸生有能孝其親者乎是異日之聖賢豪傑也

三辨義　孔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曾子言平天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孟子七篇首辨義利又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義利之辨人心生死存亡之界也末俗澆薄好利無饜專圖一己之私利不顧天下之公利且藉口於天下之公利以肥一已之私利馴致災害並至生靈荼毒可痛哉而究其原由貧而已矣愈貧則愈貪愈

貪則愈貧故貪與貧常相因而利與害每相共吾輩欲挽此頽風惟有矯以清勤耐苦四字淡而彌旨儉而愈廉懔四知之幾微嚴一介之取與舉卑鄙齷齪之念掃蕩無餘庶幾異日能任治平之業蘇東坡云辦天下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節者也諸生其勉之勉之

四經學　吾國十三經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萬古不磨所謂國寶是也然要知吾館所講經學不尙考據瑣碎之末惟在攬其宏綱抉其大義以爲修己治人之務先儒說經首重實事求是四字實事者屏

絕空虛之論也求是者破除門戶之見也經師家法守茲兢兢漢末鄭康成先生當黃巾擾亂之時風雨漂搖講學不輟後學所當奉爲圭臬者也顧治經之要尤在學禮管子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人競言法治不知法施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前舍本務末愈趨愈遠故今日發明禮學維繫人心之廉恥實爲莫大之急務吾蘇顧亭林秦樹澧諸先生遺風未墜繼起者儻有人乎

五理學　經師之所貴兼爲人師禮學之所推是爲理學孔子說易曰窮理盡性窮理者人生莫大之學問

即莫大之事業也孟子傳孔子之緒曰理義悅我心曰明善曰集義皆理學也宋周子得道統之傳作太極圖說發揮陰陽五行之奧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主靜者窮理之根源人極者爲人之極則也二程張子皆理學正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旁搜遠紹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陸象山先生直揭本心別樹一幟王文成宏暢厥旨學術功業震耀當時嗣後劉蕺山陸桴亭張楊園陸清獻湯文正張清恪諸先生莫不行爲世表言爲世法綜覽歷史理學盛則世道昌理學衰則世道

晦毫髮不爽吾輩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學尊崇人範爲救世之標準然而有最宜致愼者則誠與僞之辨而已孔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者所當日三復也

六文學　尙書贊堯曰文思梅書贊舜曰文明贊禹曰文命文之爲用煥乎郁乎廣矣大矣是以孔子四教其一曰文文學之科傳自游夏其後支與流裔累世不絕經學者文字之根荄理學者文章之奧府此外史與子集則皆文苑之精華也漢書藝文志貫串六藝諸子百家九流特示蹊徑最宜熟誦唐韓子作進

學解自道所得曰上規姚姒云云約其所言共有九家曰書曰易曰詩曰春秋左氏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子雲曰相如是九家者韓子之師也唐宋八大家備同人廣之爲十家其文雄奇幽秀各極其至朱子瓣香南豐爲文後海先河曲折奧衍實爲千古鉅觀元明以來作者不逮於古望溪崛興海峰姬傳踵之是爲桐城派吾蘇惲子居張皋文亦自闢町畦是爲陽湖派曾文正出師承姚氏發揮文家陰陽剛柔之旨摘抉杳微負乎不可尚已餘子如梅伯言吳南屏張廉卿吳摯甫其書滿家允稱雄傑近今斯道

衰落甚矣易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惟有人有文而後能化成班孟堅曰備哉燦爛神明之式然則發揚吾國固有之文明非吾館人士其誰與歸

七政治學　禮記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爲政治學精義凡士人通經學理學而能達於政治者謂之有用謂之通人不能達於政治者謂之無用謂之迂士吾國政治學權輿於尙書如虞書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愼乃憲屢省乃成實爲萬古政治不易之經至箕子陳洪範立無偏無黨之儀周公作無逸示保惠教

誨之準治道綱維孰能踰此聖門政事科冉有子路外尤推曾子大學言平天下在絜矩順事恕施所以正其本者至矣孟子梁惠王離婁二篇皆政治學根本厥後如漢之賈董蜀之諸葛武侯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及宋代諸大儒均可師可法近世若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皆政治家巨擘曾根於學術故最爲純粹胡左長於天資故能沉摯感人此外講外交學者如郭筠仙曾惠敏薛叔耘黎蒓齋許文肅諸家均可採擇嘗歎歐美各國俱有政治學吾國獨無編輯專書設有外人負笈來學政治茫然無以應可恥孰甚

諸生須知吾國之政教號令風俗掌故具詳於經史之中宜仿蘇東坡讀書之法分類學之則大綱既舉自得時措之宜矣或疑奏議舊牘不適用於今世要知學者貴能採其議論採其精義原非泥於程式也

八主靜　今人熱心愛國而卒未得所以療國之方老子曰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蓋士落其魄則國失其魂矣故今日救國之策莫若主靜大學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言治心之法而實即治人治天下之法孔子之言心學曰洗心退藏於密曰操則存舍則亡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孟

子之言心學曰持其志毋暴其氣心勿忘勿助長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周子之言心學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聖賢治心之學神矣微矣而操持二字實爲入門之要宋程子見人靜坐即歎其善學李延平先生常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明王文成高忠憲爲一代大儒其言靜坐之法詳明簡易學者亟宜仿而行之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言人者天地之心也惟於靜中隨時體驗乃能見天地之心然則主靜之功實爲參贊化育之本夫天下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事者也

亦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國者也聖門子路政事之才孔子告之不過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敬曰安其本原盡可知矣

九維持人道　今人競言維持人道要知修道立教方爲盡人道之根源中庸言天命之性推極於致中和致天下之達道即維持天下之人道也人道維何保其本心而已人能不失其本心盡一己之人道斯克全世界之人道孟子生戰國之季一則曰放其良心再則曰失其本心痛人之淪爲禽獸也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人

字皆當重讀既欲成其爲人如何能保其心則又明示之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人心生生不已之機也羞惡之艮世界所最重凡無以對人者即無以對己者也辭讓禮也人而無禮何以爲人至於是非之界尤爲生死之關國家之亡先亡於無是非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春秋大義不過明是非而已有是四端而後謂之人而後謂之盡人道是故正人心乃所以維持人道也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心官何在人

道何存而乃茫焉昧焉營營擾擾以化於物不亦重可惜哉

十挽救世風　王子塾問孟子曰士何事孟子答之以尚志立志爲學者第一關頭人能立志爲聖賢則爲聖賢矣立志爲豪傑則爲豪傑矣然近世聖賢豪傑不數數覯者則由英俊之才大都迷於歧途而隳壞於習氣也曾子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則謂自任以天下之重顧亭林先生則謂天下存亡匹夫有責何也蓋孟子與顧亭林先生之意謂學者當自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務非謂干涉天下之事人人

能各安其本分各勤其職業斯天下治人人不安其本分不勤其職業法守乖而秩序淆則天下亂矣故吾輩務宜獨立不撓力挽頹習彔壁立萬仞之概不爲風氣所轉移乃能轉移風氣有以覺世而救民至於無稽之談非禮之籍自然不接於耳不寓於目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今日吾國是何等景象外人方譏我爲無禮義無教化之國痛心曷已剝極而復當在此時願吾學者共雪此恥更願吾國民共雪此恥也

茹經堂文集卷二

受業唐景升
麗天爵謹校

茹經堂文集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論辨類

箕子論庚戌

易曰明夷利艱貞嗚呼斯詣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其彖傳解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文王之德尚矣而孔子以箕子配之抑獨何耶自古無不亡之國然國亡而人不可與之俱亡天下無不變之法然法變而道不可與之俱變孟子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殷紂之時何時也亡國之時也殷紂之世何世世也佯狂之世也亡國之時志士期於必死而卒不死以學於狂蓋不死之艱更甚於死箕子之傷心倍於比干之剖心也吾身一日存而道不可滅吾身一日存而明不可息卿士師師姦宄草竊小大淪喪罔爲臣僕箕子蓋目睹之矣目睹之而不能正不能正而猶不死者箕子之心傷哉傷哉洎乎周武戡亂殷社已墟采薇之作義士悲歌彼黍之離王孫哀怨迴憶開國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景員王氣之鍾伊萊格心之侶維女荊楚自彼氐羌有震且業來享

來王之盛尚有存焉者乎箕子更躬歷之矣躬歷之而猶復不死者箕子之心傷哉傷哉嗚呼佯狂何事也亡國何景象也刻子淫戲我酒顛隮四方逋逃是崇是使雖無老成人尚顯以一身留先正之典型箕子之心傷哉傷哉而說者曰成周典禮導原於洪範一篇顧吾考諸歷史箕子與元公問答之詞書缺有間抑又何耶蓋武王之訪箕子周公實主之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爰開周官三百六十之祖水火金木食貨賓師並爲後世實業之權輿貌言視聽恭肅聰明又爲後世道德家之師表士君子內省諸己當世事龍戰之會苟先聖

王之大經大法果寄託於吾之一身則雖百折於險阻毒荼歷人世未嘗之苦猶當斬其一死若吾之生死無與於天下之毫末則甯殺身以成一已之仁而世顧有忱忱惧惧苟活求生藉口於蒙難艱貞者抑又何心也且夫六極最耗之徵曰惡曰弱惡者泯棼胥漸而其亡速弱者萎苶庸腐而其亡較遲箕子蓋先知之矣秉先幾之智而就封於朝鮮數十世以來屢易其姓抑又何耶或曰箕子明夷居於六五以臣而居君位以持茲之士而居危難之邦至於積弱兆固宜然與抑後世子孫德之不建民之無援故等於皋陶之不祀與蓋與亡之

數天爲之盛衰之理人爲之人必不能與天爭而尤不得不與天爭以箕子之先幾而不能拯殷之惡弭朝鮮之弱者天實爲之而不能責之於箕子者也然處殷之惡而宜思所以拯其惡處朝鮮之弱而宜謀所以救其弱此人事之所當爲而不能不責望於後世之爲箕子者也古語有之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羣陰剝矣內難作矣俯仰身世蒿目時艱將何以維碩果於不食嗚呼此其所以不死而其德之所以配文王與箕子之心傷哉傷哉

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上丁亥

天地之間道有其極理有其至學其極學其至則雖不造於極至而亦不失爲中人苟自其下焉者求之以爲能如是是亦足矣則雖爲中人且不可得而況其極至者乎昔者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世人甯不知堯舜之不可幾及者果若孟子之言豈天下眞皆賊其君賊其民者耶蓋孟子之意以爲法堯舜而不得則猶不失爲湯武成康諸君苟不法堯舜則其志日趨於污下勢不至爲桀紂不止然則宋儒之貶抑漢唐而以爲舍三代無可學者其

本意亦非謂漢唐之果一無可採也蓋其說亦猶孟子之意也自陳同甫不得其意於是嘵嘵與朱子辨論反覆數四而卒不屈其說夫吾推朱子之初意但欲其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冀其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本非欲與辨漢唐也而同甫乃全不顧其心之不純專爲漢唐分疏力以明其天理常運人爲不息而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之意於是其說之支離至於顯斥儒者隱尊詭遇然吾且不於此而責其謬也但責其不察先儒立言之意爾夫宋儒之必貶抑漢唐而自謂得三代不傳之學其說固不免於過自期許然

其剖析乎義利之界理欲之微使後之人主有以內純其心兢兢業業而歆然常有所不足是眞聖賢之教也今同甫乃必欲推崇漢唐以爲雖不及三代而實與三代不異則是欲使後之人主不以上焉者爲法而以下焉者爲法也夫以下焉者爲法則且以仁義爲迂濶而無用以功利爲切要而可圖日朘月削浸舉古昔聖王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蕩滅而無餘此其弊詎有底耶且夫乾坤之不息者由天理之常存也天理之常存者由人心之不死也是則朱子所云千五百年之間架漏牽補過日者正欲使人動其戒懼之心求其不架

漏不牽補乃僅僅可以架漏牽補也今若卽以架漏爲不架漏以牽補爲不牽補則後之繼者并不能架漏不能牽補矣同甫又何弗思耶是故吾申孟子之義而以折同甫之說

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下

或者曰如子言則先儒所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者其說無可非與曰此亦不宜專責漢唐之君亦當就時勢而言也粤自太極之元兩儀始分浮沉交錯庶類混成天下之民噩噩無爲當是時也萬物熙皞機巧之智未開而天地之氣亦渾淪和厚而毫無所

斲喪而古之聖人亦遂安坐而理之以相安於無事卽有戰爭誅伐之舉亦多出於公義而無有自爲身謀者是何也蓋以當世之人不知有利不知有利故聖王以義處之而有餘也當世之人不縱其欲不縱其欲故聖王以理服之而有餘也自周道衰七國分爭而策士起於是利欲之機大熾變詐之術日開洎乎秦政焚書禮法掃地而天地渾厚之氣於是大夷而人心亦自此變矣是故戰國並爭之會正天下義轉爲利理轉爲欲之一大關鍵也當是之後愛惡相攻利害相劫順存逆亡力其先矣雖萃易渙人心靈矣故卽以堯舜三代之君

處此雖以道德爲治術先亦必以智勇濟之何者民心日趨於機巧若純用忠厚則且爲其所愚而不自覺然則漢唐之世固非無仁愛忠信之主而其所以不及三代之忠厚者由時勢爲之也夫時勢之變固非謂但宜霸而不宜王然以中材處之則恆出於霸故後世儒者若不論其時勢之不同而專責漢唐之君不及三代之君之用心之純則其論固不免於苛刻然若即以時勢之故而以三代之君之用心爲迂闊而不足學則適以啟天下淫暴虐戾者之藉口而其弊更無所極止吾獨怪同甫論漢唐諸君之不及三代不就其世變而言而

反就其心術而言是其意雖在庇漢唐諸君而實未得乎漢唐諸君之用心而反欲駁先儒之說以爲三代固以天理行漢唐亦以天理行特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嗚呼是烏知三代之君所以俱以天理行者乃由乎機巧之未開漢唐之君所以俱以人欲行者乃承乎當世之流弊然而後之人主苟不就其至者以爲法則亦終無以進於聖賢之道而挽世運之變也夫

陸象山先立乎其大辨 乙酉

陸象山說先立乎其大散見於文集語錄者不可殫舉蒙考其說蓋有淺有深各宜區別其淺焉者足以制此

心嗜欲之動與孟子祛耳目之欲同其深焉者則欲一
空其心之所有幷善念而屏絕之乃與禪家淨智妙圓
體自空寂同而與孟子思則得之之旨實背蓋嘗論之
人之五性皆具於心然心之爲物飛揚馳騖出入無時
一不自持卽逐物欲於軀殼之外而不能自存是以孟
子言立乎其大而先之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夫人
心亦豈有不思者哉彼愚夫愚婦朝夕憧憧何嘗不思
特其所思者皆耳目之欲故猶之不思耳夫目耳之欲
無與於心者也而心反爲之役則愈思愈昏而愈窒塞
人之思曰睿睿者以無欲爲先陸氏曰必有大疑大懼

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此誠學者入手之要而治心之先務也然究其終乃與孟子異者孟子言先立其大欲人決去世俗之習而用其思於理義之域以養其心象山言先立其大欲人決去世俗之習而致其心於空蕩之鄉幷絕其思此其說之歧乎孟子者也夫孟子之學得力於養氣而又歸本於集義集義者察識四端之發窮究事物之宜卽大學所謂知止中庸所謂明善大易所謂窮理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蓋吾心之良知本足以辨善惡之端倪特不致其體察之功則不免

於認欲作理而有害於善念卽所念一出於善而有偏而不中之處於事亦終至於眊而不行是以察識格致之功由漸而進則所謂立乎其大者乃亦由漸而精孟子自言不動心而要之以四十此非四十以前未能自立其心也蓋以積累之至者言也而象山乃謂決去世俗之習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吾不知所謂仁智勇者其能無所過乎且能無不及乎又能無雜於氣質之偏乎此殆因事物之至而以知覺籠罩之非所謂仁也非所謂智與勇也夫如是故專認取夫昭昭靈靈者以爲萬象之主其視事物之理一切於

吾心無與而其治心也乃不惟妄念之足爲累即善念亦足爲障矣此豈孟子思則得之之旨耶案詹子南之下樓忽覺此心中立亦象山之先立其大也楊慈湖之夜坐不寐忽心中灑然如物脫去亦象山之先立其大也故曰孟子之立乎其大立此心之義理象山之立乎其大立此心之精神知覺蒙故曰象山所謂立乎其大其淺焉者固足袪人心妄念之動其深焉者則一超而頓悟直禪氏之祕旨耳嗚呼學術誠難言矣哉

宋明諸儒說主一辨 乙酉

主一爲敬之說始於程子大抵人心之不能存由於不靜而不靜之故則由於思慮動作之不定程子此說原爲初學思慮動作不定者作鍼砭也究其實功則二語

足以盡之曰應事時袪二三之雜無事時制邪妄之念由是二語用力則貫動靜徹始終所謂敬以直內者正不外乎此是以程門弟子若龜山和靖諸先生皆於是致力焉至朱子語類又發明其旨乃益見主一之說不出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之謂蓋祇以專壹吾心而非有玄妙深微之理與夫收攝冥悟之境也南軒作主一箴歸本於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此尤爲得程朱之意傳習至明薛敬軒胡敬齋論主一之旨亦能得程朱之意者也其異於程朱者則有陽明甘泉景逸陽明即以主一爲窮理甘泉又以主一爲無物景逸又以主一爲無欲

夫程子固曰敬只主一存此則自然天理明此原言定靜然後於義理精明非謂定靜之卽窮理也陽明以主一爲主吾心之天理居敬窮理只一事然亦思此心不能無妄念之發果何由辨其爲天理爲人欲而主之乎甘泉之說幷以理爲障直禪家空空蕩蕩光明寂照之旨至景逸以主一爲無欲則由誤以通書解程子之說不知程子之言主一雖括不雜於欲之意然其正意則在此心不雜於他事蓋學者惟能不雜於他事然後能不雜於欲未可卽以無欲解無適也嘗於學問躬行之實所見尤狹未敢自信然志在研求義理謹取諸儒先

之說而條辨之其說與程子合者自程子始至敬齋凡十條說與程子有異者自草廬始至念臺凡九條蓋藉以默勘諸身且存一時之見以爲後日取驗之地非敢妄議先儒也

程子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

又或問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蘇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能專一 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案此三說兼動靜言曰不之東不之西不之此不之彼所謂專壹吾心也蓋學問以純一爲至純一 即無欲而誠然學者沉溺於嗜欲久矣日用動靜紛紛擾擾是雖勉自持守而一不自覺則雜念已生又安能遽言純一 遽言無欲哉故必先習能專一 應此事則心在此事應彼事則心在彼事至無事時或思所習

之義理則專思義理或思所接之事物則專思事物心能歸一不使外放久久則熟而妄念自無從起而能純一矣然則主一之義程子雖爲初學言而上達天德不外此

龜山語錄曰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案所謂無用心處非眞無所用心也用心之雜則紛紜馳騖而不得其所當用之準也主一祇是祛其雜念而已

和靖語錄祁寬問主一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

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案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此說舉人到神祠中云云形容主一最親切蓋人入神祠自然肅敬此由一心全向神明上故自能不二不三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正是主一之義見大賓則一心向大賓承大祭則一心向鬼神從此時體驗正見專一之至雜念無自生故曰著不得毫髮事

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今不作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

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作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

又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又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　又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內外交相養之道

也朱子言主一非一玆特撮舉數條

案陸稼書先生嘗謂居敬窮理如太極之兩儀不可偏廢蓋惟人心思專一然後平日所窮義理察之顯資之深而有實用可循且惟心思專一然後合下所窮義理辨之精析之密而有實地可據曰不作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可見主一者乃以淸其心使義理之有歸宿正爲窮理之地而非謂主一卽窮理也若卽以主一爲窮理而謂萬理可取足於吾心則不至閉目靜坐守塊然之主一而無用者幾希　又案主一似持志者所謂時時警察不走作不散漫也

南軒語錄曰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　又曰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某前作主一箴亦有此意　又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葢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又主一箴節曰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

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南軒言主一非一隅茲亦撮舉數條

案程子嘗曰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葢心之爲物神妙不測飛揚莫定無以主之則朝夕憧憧常如有所奔趨追逐此非所謂活也正所謂滯也惟滯故未應此事而此事已存於心既應此事而此事仍留戀於內善乎主一箴之言曰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惟如是然後收斂緊密其始也則隨物盡心其繼也乃物來順應方可謂之周流無窮方可謂之活

東萊遺集曰主一無適誠切要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

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信乎難也

案此發明勿忘勿助之意極精切蓋主一苟持之過甚則近於拘迫拘迫故不能貞久苟習之太寬則近於散緩散緩則即有罅隙噫讀此說而不能循習徒懸空議論終何益哉是則蒙所深懼也

北溪字義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　又曰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

把箇事來參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不是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　又曰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一

案此亦兼動靜言實與程子之意訢合無間蓋爲學之大戒最在思慮紛然趨向莫定故欲求主一不外時時提醒此心靜時提醒則自能專一不走作動時提醒則專應一事自不至以第二第三事先參插於心故曰提醒即所以主一也

西山語錄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

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案所謂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此非以一爲實物使人念念守之也蓋所謂身在此則心在此無一念之或雜故無一息之或離也充此涵養則自然純

一無間儻誤會念念守此不離之意則勢必有主天理主一中之說而反使人心滯於一隅矣

薛文清讀書錄曰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又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寫字處事無不皆然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案此乃主一的解人心之所以放縱無常者非徒溺於私欲也卽使當爲之事苟一時並集於心搖惑不定則遊思妄念卽乘之而起文清第一步第二步之

說意雖淺近然極親切可守

胡敬齋居業錄曰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又曰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又曰敬是莊嚴畏謹之意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又曰主一是專主之主一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戒慎恐懼是閑邪工夫才戒慎恐懼心便一常戒慎恐懼則心常一常整齊嚴肅則心常一此等工夫交來交去

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這裏　又曰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一不已

粲整齊嚴肅敬之見於外者戒慎恐懼敬之存乎中者二者皆所以專壹吾心也敬齋之學極爲篤實其論主一乃曰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又曰只是要此心常在這裏蓋惟常常提醒此心然後能卓然精明以治其紛亂放逸而爲衆理之會歸也近儒以釋氏諱本心之學遂專言知性而諱言存心不知存心實無庸諱言正惟學者專求之外而不謹其內所以思慮紛雜全不以治心爲要務

草廬語錄曰學者工夫當先於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

案草廬之學實主陸氏此說亦無不是然程子言主一蓋欲學者動靜交養斯須不離惟靜時心常專一而不散漫則動時心愈專一而不雜亂草廬意乃欲先於用處着力動時心專無二然後靜時把捉得住此則不見體用交盡之功恐其語不無滲漏也

陽明傳習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專主一個天理　又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

案以主一爲主理細思亦無不是特陽明弊病則在以主一爲窮理夫吾人豈專言主一而盡廢諸事乎必將參考事物研究義理蓋其始應事原不免有認欲作理者至窮理漸精而吾心之專一者乃益定是則主一必與窮理並進卽誠正之必與格致交修也又何至有一心於好貨一心於好色之弊哉而陽明乃曰主一是專主一天理又曰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窮理便謂之居敬居敬便謂之窮理是居敬固責之於一心而窮理亦求之於一心則未知其無事時果何由採討一天理而主之乎卽有

事時亦何由辨別一天理而主之乎吾恐其未察乎事物之原則所謂天理者或不免雜以人欲正有專主於好貨好色而不自知者此陽明之學究其極所以至於猖狂恣肆也然此猶未爲陽明之正旨蓋陽明之意在收拾此心之昭昭靈靈者以爲籠罩事物之地彼蓋卽以心之知覺爲理故曰主一卽主天理又曰居敬卽窮理是陽明雖言主一雖言窮理幷非程子所謂主一所謂窮理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敢以所知辨正之

又案程子嘗言閑邪則固一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

朱子曰既一則邪自不能入可見主一者正以閑其好貨好色之私心也又豈逐物之謂哉蓋陽明正由惡事物爲支離恐其侵擾我心之靈明者故一概詆之爲逐物

湛甘泉求放心篇曰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案寡欲莫若主一說極是蓋心應事苟常能專一則自無嗜欲之私雜之但甘泉之意則謂心洞然而虛昭然而靈寡欲主一所以復其虛靈之本體則其所謂主一者亦不外收攝精神之旨耳　又案釋氏以

心爲不生不滅此意極淺甘泉心性圖其右曰上下四方之宇其左曰古今往來之宙是以一心包宇宙古今何異不生不滅之旨所謂山河大地皆吾妙明心中物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言人倫日用之理耳豈謂一心可以照宇宙古今乎殊背謬之極茲因論心附辨於此

又甘泉答鄧恪略書曰所云主一是主一箇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主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　又答人書曰所云敬者心在於事而不

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　又曰主一箇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箇天理在內即是物即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

案程子固曰無適之謂一未嘗曰無物之謂一且明明曰主一未嘗曰主無而甘泉乃謂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此說較陽明更高大抵程朱言心主義理言者也惟主義理言故於應事接物致其專一之功久

則心與理洽而甘泉之言心則主虛寂言者也惟主
虛寂言故見得心之本體光光明明不著一物是必
休置萬慮兀坐入定使其心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爲
完其本無之體而謂之主一及夫把持之過意念泯
絕恍惚之間瞥見本心之影象遂謂之天理自見前
矣此蓋釋氏最上乘不特視應事接物一切支離即
言天理言中已屬多事而足爲我障要與程子主一
爲敬之旨絕不相關嘗得一言以斷之曰甘泉之論
主一也陽儒而陰釋

高景逸靜坐說曰靜坐之法入門者借以涵養初學者

借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平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　又示學者曰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下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離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

　案景逸之學稼書先生謂其未脫陽明之藩籬今以

此二說觀之尤信夫主一之說蓋祇以定此心之憧擾耳觀南軒謂將一物治一物已爲助長而豈期其必有所見哉至二說語意更未瑩聖賢言存心言操心無言見平常之體者且既言平常則散漫而又欲見其平常之體則是收斂身心正所以復於散漫成何說乎心中無事祇可謂之虛安可謂之一若謂整齊嚴肅第以求心之無事則孟子所謂必有事心勿忘者亦支離矣主固有意而著意又非一然則整齊嚴肅其果有意乎其果不著意乎抑外則有意而內則初無事乎將令學者何以用力也至於放退雜念

只是一念其說主一是矣然更欲心與念離見其本
性又何謂乎大學言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未嘗欲心
與意離也孟子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未嘗欲心
與思離也今乃欲一切放下不繫縛於念恐亦釋氏
不著相之旨耳至見性二字尤本禪宗吾儒無此語
又案近儒以禪學言靜并闢景逸靜坐之非不知
靜坐之法初學實可藉以澄心正不必惡靜主動特
無庸限定半日耳
方本庵心學宗曰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
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揆事應物不

免失惡在爲聖人之學乎

案事來不亂事去不留此正主一的解至揆事應物不免於失此主一與窮理所以當並進也本庵之學一動一靜一切證諸心則其以主一爲主於理者殆亦求理於本心之旨與

薛中離語錄曰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便昏憒無用力處

案至誠不思不勉此維天縱之聖人能之學者方患私意橫生故必操持涵養久則方能專一今乃曰此

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是天下皆不思不勉之
聖人矣蓋中離爲陽明弟子故亦主本心之學大抵
指其本體爲烱然不昧之知覺故至於著空淪無此
正永嘉證道歌所謂棄有著無如捨溺投火也夫吾
儒之治心固未有不考之於見聞察之於思慮而能
一能誠者

徐養齋讀書劄記曰程子以敬爲主一蓋天理渾具於
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
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至好貨好色上亦
可以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毋乃未之思乎

案養齋讀書劄記專闢陽明其說有曰弗歧二之謂一極是此說亦以主一爲主天理而謂統會萬殊尤非是要知主一者蓋以順應乎萬殊而非欲統會乎萬殊也故惟執主一窮理交進之說乃可以闢陽明儻執主一爲主天理之說則仍入陽明窠臼耳

念臺語錄曰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

案念臺之學亦偏於靜者也此說過於玄妙反不見實用力處

此十數條諸儒之說固未盡於此然學術之各殊已大

概可見要而論之吾人言學必辨之於日用之間可以實用力者方爲有裨若論雖高妙而反以措其心於渺茫之地甚無謂也昔陸子靜嘗曰收拾精神自立主宰而朱子亦嘗曰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辨此二語亦可見諸儒說主一之大綱蓋朱子之意在收拾精神以爲窮究義理之地子靜之意則在收拾精神以爲完養知覺之地同一言收拾而其所指不同故用力亦異若主一之說則程朱與陽明甘泉所指亦不同而其用力亦各異者也不有以析之精其能無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哉謹條辨所見冀後日稍有進而更論

其深處焉

茹經堂文集卷三

受業蔣庭曜
龐天爵謹校

茹經堂文集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序類

施刻十三經序 辛酉

斯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其孰能澌滅之乎顧横覽宙合有不得不緦緦過慮者誠以今日之世一大戰國之世也戰國之時策士肆其簧鼓時君逐於干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饑饉薦臻流離載道百姓輾轉溝壑其慘苦之狀爲生民以來所未有曾不踰世而秦政出燔燒詩書坑僇儒士

壽痛四海於稽其禍亦生民以來所未有若是者何也人心之害爲之也然而秦時之書焚於有形而今世之書則焚於無形秦時之儒坑於可見而今世之儒則坑於不可見橫政之所出也橫民之所止也截截乎學說之詖淫也幡幡乎士林之盲從也憯乎怛乎闇闇之痛苦而無所控訴也茫乎渺乎世界之劫運若巨舟泛汪洋而靡所止屆也若是者何也人心之害爲之也人心之害孰爲之廢經爲之也廢經而仁義塞廢經而禮法乖廢經而孝悌廉耻亡人且無異於禽獸嗟乎斯道之在天下 其將澌滅矣乎於是正其本者則曰反經挽其

流者則曰治經且夫天生人而與以至善之心孰不有純粹之良知瑩然藹然超出於物類之外而乃有大謬不然大惑不解悍然廢經而不顧者非盡人之無良也或曰經之過高過晦階之戾也不知非經之咎也自來說經者之咎也非經之晦也說經者鑿之使晦也非經之高也說經者歧之而高也當是之時倡廢經之議人樂其淺陋而便己也是以靡然從風而禍遂中於人心當是之時雖日告以讀經之益人且昧然莫知其徑途也鄉壁以行得其門者蓋寡也文治於是悚然以懼淵然以思思所以拯斯道之厄則孳孳焉汲汲焉撰集十

三經善本採其注之簡當者芟其解之破碎而繁蕪者抉其微言標其大義撰爲提綱附於諸經簡末復集昔人評點自鍾孫以逮方劉姚曾諸名家參以五色之筆閱十數年而成書由是各經之文法顯文義明釐然燦然讀者如登康莊如遊五都如親聆古人之詔語無復嚮者艱澀不通之患矣而難者曰傳經所以傳道也道精而文麤如子所爲不幾等道於文乎則應之曰宣聖有言文王旣沒文不在兹乎道載於文文所以明道也十三經權輿祗有本文熟讀而精思焉循序而漸進焉虛心而涵泳切已而體察焉則聖道之奧不煩多言而

解矣夫然道與文一胡精麤之可分今試約而舉之開而示之十翼之編消息盈虛無非洗心之旨也三禮之學委曲周詳無非主敬之則也不爲鉤沈孰綱維是也古文之書爲梅賾所造而淺者罔識其爲贗鼎也邱明之傳爲劉歆所竄而懵者莫知其爲媚新也不爲摘伏孰辨別是也他如孝經則養正之基也爾雅則識字之本也論語則羣經之喉舌也孟子則六藝之藩籬也是數經者人皆於小學時習之不爲闡微孰會通是也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陟遐必自邇升高必自卑戴記有言離經辨志鄭注謂離經絕句讀又曰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今者

句讀節目之不譎遑論乎通經乎然則求道之津筏與其指南必在於斯編矣用是保茲兢兢期寫定授梓鮮有應者友人施君省之勇於爲善志在淑人嘗矢竭其心力以宏大道旣倡建國學專修館於錫邑適覩此書愛而不舍慨然獨捐鉅貲用付剞劂自庚申冬始期以二年告成徵序於文治歎曰偉哉施君之功其盛矣乎

夫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讀經欲讀經先知經之所以爲經往者秦火之餘典籍蕩盡然而抱殘守闕代有師承若董江都若河間獻王若劉子政馬季長至鄭君出經學家法於焉大明下逮有宋周程

張朱諸子迭興而經學義理益復擴之極其大析之極其精夫以秦政之威之權之才之力且不能廢經蚍蜉之撼大樹無損枝葉何況本根繼自今十年百年而後千里萬里而遥安知無董劉馬鄭與夫周程張朱其人者名世挺生以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乎在易一陽繫於上其卦爲剝其繇辭曰碩果不食一陽動於下其卦爲復其繇辭曰不遠復夫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必有人焉反復其道而順天以行乎然則斯道之在天下其孰能澌滅之乎

周子大義序 癸亥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妙開宋元以來理學之先河明陸桴亭先生推尊之儗之於孟子稱之爲亞聖且謂其學得孔顏之眞傳何哉思辨錄載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推孔孟而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與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　蓋周子太極圖說卽性善之旨也五性一太極也繼善而後成性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卽言必稱堯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君子修之吉君子存之有爲者亦若是也小人悖之凶庶民去之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此周子之學所以儗於孟子也嗚呼戰國之世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故孟

子以性善之說救之今世人心陷溺殺機盈溢奚啻戰國非本人極之說以救之則人道何由而明人格亦何由而立哉此推崇孟子之學者尤當推崇周子也然而更有進焉者稃亭先生謂周子之學在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爲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文治竊謂周子主靜之學其要功尤在一幾字易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然未言幾之所以爲幾也周子則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此言也

蓋直紹曾子子思子愼獨之傳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其義於是乎顯此程楊羅李諸先生恪守師承其學所以皆主於靜而龜山先生以下相傳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實基於此至朱子而已發未發之說於是大明矣然則今日之所以救人心者舍此其奚由哉周子之功不亦大哉爰撮其大義以諗諸生至其言行備詳於朱子所撰事實記特弁諸首學者苟能尋孔顏之所樂與其光風霽月之所由來庶乎能自得之矣

二程子大義序 癸亥

孔子之道傳諸曾子遞傳諸子思子又傳諸其門人乃

傳諸孟子自孔子凡四傳而至孟子程子之道傳諸楊龜山先生遞傳諸羅仲素先生又傳諸李延平先生乃傳諸朱子自程子凡四傳而至朱子道統淵源先後仿佛斯亦奇矣明道以天資勝伊川以學問勝明道以和伊川以正各極其至明道論學校劄子彬彬乎三代之規模矣其識仁篇謂不須探索防檢似涉於疏論者謂爲呂與叔而發而不知仁之體固如是也其論性說謂性卽是氣氣卽是性似涉於麤論者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而不知性之體固如是也伊川邃於易理其序易上下篇義直繼序卦傳而作矣至其謂仁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又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楊羅諸先生實皆得力於此蓋二程先生之學原於太極圖說讀定性書及顏子所好何學論授受一脈已可概見其承先啟後之功豈特紫陽紹其遺緒元明諸儒無不私淑而服膺之矣而淺儒乃謂孔孟後無聖人豈不陋哉爰撮其大義著錄於篇若其語錄爲朱子所編輯精粹處極夥龜山先生所輯二程粹言亦佳以卷帙浩繁均不及備載惟冀吾人之博觀默識能自得師耳

張子大義序 癸亥

張子其深明治道者乎西銘一書或疑其近於兼愛而

不知後世方盛行兼愛之說固當以張子之說救之也正蒙一書或疑其涉於輪迴而不知後世方盛行輪迴之說固當以張子之說救之也張子之言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後人所疑爲兼愛者也然曰同胞曰與則固有辨別矣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則固有等差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程子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蓋由一本而推之萬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擴而充之有無限之等級即有無限之經綸此豈愛無等差者所可同日語哉大學曰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孟子亦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蓋惟厚其所薄而後薄其所厚違曰悖德害仁曰賊薄骨肉而戕天性此正無等之弊也故曰當以張子之說救之也張子之言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此亦後人所疑爲輪廻者也然要知人身中各有魂魄即人心中俱有神明往來屈伸出入變化無非神明之作用彼邪妄之徒利欲薰心淪於禽獸然平旦之氣好惡相近詔以良知或有能憬然悟者以其神明之尚存也故曰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然則吾儒之存神也蓋所以養其性天而異學之存神也乃適以滋其迷信此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且夫古聖人爲治之要將使人日新其德卽使人自洗其心正蒙太和參兩天道神化諸篇大抵闡乾坤易簡之旨無非易繫辭之精蘊卽無非治天下之經猷故曰張子蓋深於治道者也張子之言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此法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云云經學理窟

及文集附錄中屢言之斯言也尤爲治平之綱領地方自治之權與三代而下未有能毅然行之者而張子卓然獨見及此非聖賢豪傑之志歟然近世之士方欲借均貧富之名以惑亂天下似是之非易淆觀聽此文治所以於張子井田之議謹師其意而尙未敢採用其辭也陸桴亭先生謂欲行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於古今之間未可漫言復也其說最確至其文章之雄厚程子嘗謂西銘非子厚筆力不能作而正蒙一書精深奧曲爲秦漢以後諸子所不能逮近張淸恪公作注外王船山李榕村兩先生又先後爲之注則此書之見重於天下可知矣玆故彙而

錄之儒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絕學之興庶有望乎

洛學傳授大義序 癸亥

洛學者道統所由傳也楊龜山先生受學於明道先生其歸閩也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於是龜山先生來吾蘇講學旋入閩羅豫章李延平兩先生俱在閩受學朱子父韋齋先生與延平先生爲執友同事豫章先生故朱子受業於延平而閩學於是大盛後人遂有濂洛關閩之稱以周易乾卦之義言之周子其元也二程子其亨也羅李兩先生其利也朱子則貞下而起元者也守先待後惟洛學是賴故曰洛學者道統所由傳也其

所傳之道本安在曰主靜而已矣自周子作太極圖說發明主靜立人極之旨然後學者知人極之必本於靜也程子遂以靜坐爲教楊先生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教羅李兩先生紹承其緒朱子恐言靜之流於虛寂也又發明程子主敬之說於是動靜一原顯微無間而萬世學者咸得所指歸而不入於歧路矣孟子論堯舜禹湯文王相傳之統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而終之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可見道統相承不必拘拘於五百年矣楊先生之於洛學見而知之者

也朱子之於洛學聞而知之者也孟子又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千載而下聞洛學之風者猶且奮然興起不能自已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易曰碩果不食私淑之傳下逮於湯潛庵張孝先兩先生且當綿延於億萬禩庸有既乎或曰傳洛學者游楊尹謝呂諸先生皆是也茲獨述楊呂二先生何歟曰楊先生開閩學之始者也故首載之呂與叔先生於易詩禮皆有說經學最深克己之銘心齋之詩啟迪後學尤切而已發未發之問辨析精至爲諸賢所不逮故朱子於程門中特推與叔先生文治讀其禮說向所服

傳故書錄之至於游尹謝諸先生學說精詳縝密俱當參考茲爲門人講述不及詳敢以俟諸異日

朱子大義序 癸亥

昔人選朱子文集者有康熙時桐城周大璋所編朱子古文秀水杜庭珠所輯朱子文鈔大率以古文法評之重於文而不重於道張清恪公選朱子文集重於道矣顧略病其繁冗未可爲講本也文治幼年曾購金陵局刻晦庵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假先師王文貞公圈點本臨讀之並錄陸清獻公讀朱隨筆及吳竹如先生評語於上方癸亥歲爲國學館生講朱子大義

乃詳加選錄擇其尤精者著於篇昔子貢之贊孔子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嗚呼盛矣哉朱子之書猶夫子之宮牆也其義理之精博而純粹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百世而下儒林之士講求道學誦習師法莫之能違也吾欲溯其源而其源卒不可尋也吾欲比其類而其類卒不可分也蓋讀之數十年覺其千門萬戶曲折紛綸在前在後而卒不得入也嗚呼盛矣哉蓋其畢生精力窮極乎天人性命之原博綜乎

詩書易象之奧聖功王道物理人情靡不兼賅而洞矚焉故其所言要皆本平居之心得閱歷由中而出自然以宣乃能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後學者乃欲以管窺之尋章摘句而輕議其是非庸有當乎然則德性問學之殊早年晚年之論何必若是其紛紛哉易傳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凡聖賢所得力之學問自始至終有必由之階梯晚年之論固當篤信即早年者豈必為未定之論耶竊謂為朱子之學者惟有尚志居敬以植其本致知格物以會其

通天德王道以總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庶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於先賢之道德文章或能見其涯涘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道統之絕續蓋必有所傳矣顧贍後進跂予望之

政治學大義序 癸亥

昔孔子言大學之道曰修齊治平其設科教士則以政事與德行言語文學四者竝重而鄭子産有學而後入政之言卜子夏有仕而優則學之訓小戴禮記述古學制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然則古之學校有政治學明矣秦漢以後廢而不講士大夫之於政事率以爲操刀

試劄之具絕無講求肄習之功惟宋胡安定先生設教有經義治事二齋之目我朝善化賀藕庚先生有經世文之編此外則沉無傳焉於是持議高者以爲士求明體而已不宜言用其卑劣者則又馳騁末務沉溺功利而人心風俗益不可問嗚呼豈不悲哉邇來穎秀之士負笈東西洋研求彼國政治之學自謭宏通及反而措諸我國則北轍而南其轅跋前躓後斯已爲政治之一大障矣而首善名都各省大學亦未聞有設中國政治學科者儻令歐美人士入我庠序攷察我國政治源流雖明達教師舉瞠目而不

能答嗚呼豈不尤可耻哉且夫政治者以心術爲權輿者也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又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四者蓋古之聖賢必先有此不忍之心用能視民如傷纏綿悱惻以達之於四海由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推而爲慶賞刑罰已發之和是故天敘天秩惟幾惟康輔相裁成位育萬物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靡不含和而吐氣蓋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非迂言也惟既竭心思而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蓋嘗推而言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無非政治之學也諸子以窮其源百家以竟其委通鑑以立其綱二十四史以明其紀無非政治之學也又嘗約而言之政者正也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未有心不正而獨正其身者也大學之八條目由絜矩以正之者也中庸之九經由明善誠身以正之者也孝經之至德要道和睦無怨由愛敬以正之者也西銘之民胞物與尊老慈幼由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正之者也是故心術正則政治清明純粹而天下蒙其福心術偏則政治顚倒錯亂而天下被其毒無古今無中外其道一也此心同則此理同雖

政體不同而政治原理則無不同無論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其道亦一也余悲吾國之政治學晦塞已久無人焉以發明之爰裒輯成帙都爲三類曰奏疏則昔賢之言行功業國計民生諸大端備焉曰函牘則昔賢之擘畫經綸兵謀國際諸要務備焉曰本論則鄙懷所蓄積救世之意寓焉雖前二類爲已往陳迹且不過滄海之一勺然要在心知其意因事制宜旣令館生肄業及之復反覆以盡其辭曰正其本萬事理士不通經不足致用是故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外交學之本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財政

學之本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軍政學之本也大畏民志用其義刑義殺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刑政學之本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尊賢使能重尚廉樸選舉法之本也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教育法之本也善事利器日新月異惟公惟平勿詐勿欺工政商政學之本也世未有不精于學問而可以言經濟者也亦未有不正其心術而可以求學問者也後之賢者得吾說而行之使其六府孔修庶士交正百姓和樂雍雍熙熙各安其業各遂其生寰宇清甯太平其有日乎王者起必來取法聖人作

不易吾言其斯之謂與

重印文文山先生集序 己酉

天不亡道亦不亡人不亡心亦不亡天道之不亡氣爲之人心之不亡亦氣爲之世運有變遷人心有生死而世運之所以不變要由於人心之不死故天下之存亡實士大夫心之存亡爲之亦即士大夫氣之存亡爲之也昔殷之衰微子抱祭器而去之箕子爲奴比干諫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心德也殷有三仁而殷可謂之不亡趙宋之季亦得三仁焉曰陸君實曰謝疊山曰文文山之三人者其心固結乎國家其氣旁沛乎大寓其

志節更爭曜乎日月故宋有三仁而宋亦可謂之不亡且夫天地扶陽抑陰之心終古而不息其抑邪崇正之氣亦終古而不息正氣富而邪氣消焉邪氣斂而正氣王焉人心無一日而或死則正氣無一日而不處於優勝之位昔者孟子發明浩然之氣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又發明平旦之氣曰日夜之所息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吾謂生人養其浩然之氣當先葆其平旦之氣惟平旦之氣日積然後浩然者充之而不可窮聖賢者以道義配其浩氣者也君子者因平旦之氣而馴致乎道義者也縱覽當世士夫當束髮讀書之

時未嘗不矯然自命欲附於名教之域氣節之林迨一旦臨小利害瞞然惛然如疾風之摧枯已不免喪其所守彼其於臨財取與且不能無所歆羨而況於臨難之交成仁取義之頃然且沾沾自負以爲天下存亡匹夫與有責焉庸詎知天下之存亡係於吾心之存亡而吾心之存亡係於夜氣之存亡夜氣者氣節之萌芽固非可外襲而强致焉者也夜氣消亡則於浩然之正氣乎何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心無形者也而以存亡言者見吾心之存亡可以驗天下之存亡也孟子曰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氣無形者也而亦以存亡言

者見夜氣之存亡可以驗吾心之存亡也士君子內勘諸理欲消長之機外徵諸世運盛衰之數於是兢兢慎獨明發不寐恆有以葆其好惡之天負是非之正理迨得其養而積之久此平旦者彌綸磅礴於宇宙之間天地抑邪崇正之氣益盛由是衆人鑒其至誠亦相與激昂氣節而共維世運於不敝昔者文山先生之告宋理宗曰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吾謂氣一不息人心亦一不息故曰天道之不亡氣爲之人心之不亡亦氣爲之自世衰道散正學晦塞君臣之大義漸微鮮有喻此指者吾爲此懼會甯郡馮生其昌手其大父霽生先生

舊藏文山集將重爲印行來請序於余用特大書此說俾世之君子知天下人心之不亡由於吾心之先有不亡者在也

曹月川先生集序 壬戌

月川先生集久經散佚儀封張清恪公裒錄爲一卷吾師左文襄公重刻正誼堂全書於福州以此書列入宋訪書目蓋已不可得而見矣近浙省圖書館從四庫全書中鈔得此書並太極圖說述解及門海甯吳生其昌託館友影鈔彙訂三冊珍若拱璧兢兢然來乞序於余余受而讀之爰謹爲之言曰吾儒之學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夫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何所寄託乎亦寄託於一二人之道與其所傳之書而已矣一鄉一邑一國有聖賢者出樹之典型播爲學說則鄉邑國之人從而師之效之誦詩書習道德恂恂於禮法之中而無敢軼乎範圍之外由是人心日正風俗日醇而天下乃長治久安而無事末世澆漓士務侜張爲幻謂天不足畏謂敬不足行謂道德可棄謂詩書可廢叫囂隳突厭薄老成而人心風俗遂如頹波之激盪而靡定時記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吾謂以聖學爲無所用而廢之者必

有亡國破家之慘如是而求其太平甯靜也不亦遠乎有志之士日夕惕厲思所以救之顧救之之方不外乎傳聖賢之道與其書而已矣月川先生之學以力行爲主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所著夜行燭家規輯要語淺而顯理正而嚴足爲鄉邑國之矜式至太極圖說述解原本紫陽家法窮理盡性精深奧衍尤非淺儒所能道蓋實開辟敬軒胡敬齋兩先生之先而其純粹以精之處兩先生無以過也斯豈非天地之心之所寄生民之命之所託者與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蓋運會之變雖聖人亦無如何陰陽之氣一消而一息聖人

之不能與氣數爭者時也而其不能不與氣數爭者道也爭之而道統之傳緜延於弗替舊者未謝新者迭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矣然則後凋者固貞下起元之會守先待後之幾非此則一髮千鈞行將終絕孔子作剝之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作復之彖傳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者天心之所寄也至作臨觀二卦之彖傳則曰用保民無疆又曰省方觀民設教保民觀民者民命之所託也十二辟卦之運行無非道統之繼續也今月川先生之書又豈非道統所保而爲今日之碩果歟曩者閩福州鼇峰書院燬於兵火正誼堂

書版蕩焉無存而浙省圖書館乃什襲斯籍傳與其人
而吳生篤嗜理學孜孜不倦浙學之興蓋有日矣然則
是書之不泯於世庸知非傳道之先河與

重刻周忠介公文集序癸卯

有明周蓼洲先生燼餘集三卷年譜一卷遺事一卷得
自京城書肆庚子之亂攜以自隨未敢暫棄辛丑冬月
始與曹君夔一章君寶庵重謀授梓癸卯夏五殺青既
竟爰謹敘其簡端嗚呼氣節之晦至今日而極矣搢紳
之士敦博其冠脂韋其辭者既不可以勝數其下者讙
咋桀黠鼓其暴慢不靖之氣倡爲犯上作亂之行無貴

賤無尊卑叫囂隳突侹攘恣睢沾沾焉自號於眾曰吾以爲氣節也橫目之民恂愗罔識肊決唱聲萬口附和無名分無等差亦沾沾焉自號於眾曰吾以爲氣節也嗚呼吾觀於今人之行益思發明氣節之說以告天下萬世周文王之詞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楚屈原之詞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夫古之忠臣所爲惓惓於其君出九死而不悔者固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亦由其離憂悱惻之情固結於中實有忍而不能舍之故是以精誠之志可排九閽而浩然之氣亦遂充然塞乎宇宙之內此其操存涵養遂

於居恆成仁取義決於俄頃隱微之際實無一毫名利之私芥蔕於其間而一時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雲從景附亦且不顧死生利害爲之赴湯蹈火而無逡巡蓋自有此氣節而尊卑於是益定貴賤於是益明名分等差於是益正昔周子通書言剛善曰爲義爲直爲嚴毅爲幹固此所謂眞氣節是也剛惡曰爲猛爲隘爲强梁此所謂僞氣節是也綜覽有明一代人材升降消長之數東林眞氣節之士也復社眞僞雜糅者也今試讀蕺洲先生之書其言論則藹如粹如仁人之言也其學術則敦樸純實程朱之眞傳也其操守則一介不取一

介不與元聖之心法也夷攷朱完天顏佩韋諸君子其義勇之氣亦皆發於至誠要非叫囂隳突唱聲附和之流所能比擬其萬一然則先生之書出而氣節之說當可益明於天下萬世且士大夫立身行己苟不辨乎似是而非之隱則往往迷溺於歧途至於終身由之罔克自拔魯論陽貨一篇詳言人心風俗之本原而特大書聖人之所惡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夫周末文勝其有蹈陽剛之惡者詎不足以激揚人心而聖人必深惡而痛絕之者蓋惟值文勝之後民氣疲苶驟不得舒則必有偏氣

節之徒煽厥浮辭以蠱萌庶在上者偶一不愼進而用之則生心害政顛倒國是在下者偶一不愼引而近之則剝牀噬膚至於蔑貞之凶而悔且無及遐稽往史近驗世情運會之消息品類之純駁士氣之盛衰悉繫於此吾是以敘蓼洲先生之書於氣節之眞僞不憚三復言之蓋願世之人皆束身於道義之途而毋爲虛憍叛渙之詞所動也

高子外集序上 戊戌

高忠憲未刻稿八卷吾師沈子封先生得自河南書肆文治以幾亭先生刻本校之其中間有出入者若此本

堵方伯傳贊幾亭本有贊而無傳答朱平涵書論動極靜極之說則幾亭本爲全而此本上缺又書扇存心必由靜坐一節則此本爲全而幾亭本上缺大抵幾亭本詳於論學而此本則多關朝政不諳當時幾亭先生未見此本與抑爲其所芟薙與原書無序跋遂不可攷要之爲世間可寶之物則夫人而知之也文治既命學徒朱生誦韓孫生昌烜分繕一通乃謹序其簡首曰嗚呼天地之正氣微矣昔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蓋人必有至大至剛之氣而後行侔乎造化志合乎鬼神信孚乎夷狄故士能

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眞不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僞自開闢以來斯理未嘗少息惟賴聖賢之士養其靜虛動直之體本至誠之心躬履至愚之行以推而布之於天下而後是正氣者得以緜緜延延而不泯於六合之內迨夫世衰道微學術不明品行不飭士大夫習爲柔媚脆弱之態趨承奔競呢呰栗斯苞苴公行廉恥掃地由是生心害政朝廷之上含垢攘尤學校之中奇衺詭異天人之氣否而三綱五常浸以淪斁嗚呼此非特運會之隱憂抑亦孔孟程朱相傳以來名教之隱痛也文治竊嘗淵淵夜思思夫周易消息之數剛强則柔弱

陽盛則陰衰故夫天地抑邪與正之心既未嘗一日絕於當世則夫乾坤之正氣雖經此委瑣齷齪之氣掩遏閉抑誠得一二人引而宣之振蒙撥圜其氣必且旁魄四塞而沛然莫之能禦宋文文山先生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夫成仁取義豈眞生人不可幾及之事特患無明理守道之君子慨然身任其責耳文治檮昧居恆有志於此故嘗捜輯唐宋以來忠臣孝子之書都若干種編成巨帙而特錄忠憲未刻稿用爲嚆矢先賢有靈固當鑒予之苦衷而後世綴學之儒能讀是書者尤當勃然奮興自厲其廉頑立懦之大節勿以委瑣齷齪之

氣錮蔽終身是則區區所深望也

高子外集序下

陸清獻之言曰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斯義也文治將爲高顧解夫非謂清獻之論有未當也其中蓋有說焉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又曰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周子太極圖說亦言主靜程子見人靜坐歎其善學自古聖賢初不諱言靜者蓋人之生雖得夫陰陽五行之秀氣迨形生神發五性交感七情相攻嗜欲糅雜節

僞萌生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鼻好臭骨體膚理好愉佚數者既用事於內而名利兩途又眴眴焉日伺於外而誘之以一人之心而天下無窮之欲環至迭乘盤錯交互終日憧憧迄無甯息之候由是中人以下胥醉生夢死而不足以自拔是非有靜者以主持之則人心或幾乎死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且夫人當迷惑性眞違棄道本之時其於義理固已格不能入惟有淸夜之時悚然內省則不免面熱汗集而良心油然而自生此蓋卽性善之驗操而存之而私欲之萌芽者庶幾爲之少息故文治嘗謂聖人者無欲者也無欲故能主敬而道心

因之常存衆人者多欲者也多欲故祇能學靜而人心
不至於日肆昔者孟子憫人之放失其本心創爲夜氣
之論夜氣者卽易所謂微陽來復靜中不死之人心也
當斯端倪呈露之頃異學運其虛且靈者以爲光明寂
照之宗旨吾儒葆其實且誠者以爲察識擴充之始基
是惟窮性之聖人有以剖其微於毫芒之中然旣能辨
夫似是之非必不遽廢夫似非之是旣不尊靜中之知
覺決不黜靜中之義理嗟夫自比年以來風會所趨浸
成一浮僞佻薄之天下微特理學爲世所詬病卽求一
能爲心學者亦且如空谷足音泬乎不可復覯藉令得

二三同志得守高子主靜之旨祛其好實無厭之心抑其浮囂不靖之氣乃復於天下之紀綱條理徐而深究其本末一旦出所心得措諸政治之間則亦未始非生民之厚幸有聖人作或者不屏諸門牆之外乎然則清獻之說固足以正萬世之學術而高子之書實足以正天下之人心徵諸遂古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聖賢之學豈必盡同務在救時而已今日士大夫之心疾微高子其誰救此文治所以終不廢主靜之說惜不能起清獻而質之也

周易孔義序 甲子

陝西王幼農先生闓通篤實粹然純儒嘗權吾錫稅務政簡人和弊剔利厥又以暇時留心錫邑文獻於高忠憲顧端文兩公之學尤所服膺一旦移節去金陵邦人士留之不得靡不太息咨嗟而先生亦惓戀不能已比時以書來曰高忠憲周易孔義一書今世尠傳本矣吾嘗手鈔一帙恨殘缺脫落未爲完善頃從金陵圖書館假得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所鈔善本已爲補漏無遺亟將付梓殺青願吾子之有言也抑更有疑者據華允誠先生所撰忠憲年譜著書總記有周易孔義而四庫全書著錄有忠憲周易易簡說三卷與孔義卷數相同是

一是二疑莫能明亦期吾子折衷之也文治遜時適將有高子別集外集之刻戚先生同志之深乃謹爲之敘曰夫忠憲之於易學精矣邃矣權輿天地設位山澤通氣人心憧憧往來不已夫子繫易至咸之四爻撫章徧而歎甚矣朋從爾思之衆也聖人則以無息之功定之日月往來而明生焉寒暑往來而歲成焉此天理之無息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聖人與天地相似道體心體之無息也是故伏羲畫卦首以乾文王之彖辭曰元亨利貞此天理之無息也周公作乾爻辭歸功於終日乾乾夕惕若此道體心體之無息也夫子贊之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無息也又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此道體心體之無息也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文王用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如是焉而已夫子發川上之歎曰不舍晝夜此即理以見氣明道體之無息也孟子論浩然之氣曰配義與道先儒謂有息即餒此即氣以見理明心體之無息也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聖賢之學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如是焉而已善乎忠憲之論易曰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也又曰人之一呼吸天之一闔闢也此之謂天行此之謂不息

微乎微乎此言可以成萬物道濟天下十翼奧義盡於斯矣人於憧憧往來之心飛揚馳騖而不能治則以愼獨之功定之呼吸者人生自然之氣闔闢者天地自然之氣知氣之不可不養而知道之不可須臾離戒愼恐懼極深研幾而非易之心於是乎泯吾心之易於是乎存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者用也易六十四卦大象皆用之以治心者也六十四卦流行而無息吾之心體與之而無息旨哉忠憲之言可以得學易之法矣嗟乎晚近以來人方薰心於富貴沈酣於嗜欲愛惡相攻利害相奪陷於大凶悔吝而不自知吾黨人士日

求所以救人心之本因念孟子之論良心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又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夫人知萬物之有消長而不知吾心之有消長也知天下之有存亡而不知吾心之有存亡也蓋吾心之消長乃萬物之所由消長也吾心之存亡乃天下之所由存亡也聖賢存誠其次克己而去僞又其次無穿窬而害人而乾坤因以不息今得忠憲之書以救人心其庶幾乎至孔義與易簡說爲一爲二按朱竹垞先生經義攷列作二書而以孔義爲一卷顯係歧誤據忠憲十一世從孫映川先生所述謂易簡說敘云五經注

於後儒易注於夫子孔義敘云周易孔義何孔子之義也厥詣若合符節竊意著書時有此二敘而刻書者未敢臆斷姑與並存或因述年譜者有周易孔義敘一首故總記名以孔義採收四庫者以易簡說在前故著錄名以易簡說名雖錯見實則一書由是決之蓋無疑義質諸幼農先生不審以爲何如也

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序 甲子

居敬窮理兼營並進之學惡乎始曰始自周文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居敬之學也望道未見非窮理而何繼之者爲周公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居敬之學也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非窮理而何孔子明陰陽消息之故盡性至命之原由不惑知天命以至耳順從心旣已知行合一矣乃發易韋編而繫之以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居敬之功也又曰極深研幾則爲窮理之學矣其曰閑邪存誠此居敬之學也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則爲窮理之學矣論者謂曾子之一貫偏於行子貢之一貫偏於知不知曾子之學由格致以及於誠正子貢之學由文章以造於性天所謂一貫者由知而貫於行由行而貫於知所以溝通其居敬窮理之事也合內外兼本末無二道也子思子言

至誠之學居敬也曰明善曰學問思辨無非窮理也孟子言盡心知性窮理也曰存心養性居敬也至於知天事天其功盡矣七篇之中言察識擴充者其義尤彰然則居敬窮理固如太極之兩儀不容偏廢聖賢相傳之心法莫踰於此至宋程子始約言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出乃益大暢厥旨然而不體之於身不驗之於心不知層累曲折之故則亦終於不達而已矣文治少年有志程朱之學年十七讀陳清瀾先生學蔀通辨知陽明先生傳習錄之非十八歲以後讀朱子大全並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吳竹如先生評朱子集

語愛其剖析之精然反而求之於朱子之書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偶稱述之不過爲口耳講貫之助未嘗得躬行實踐之方也中年服官荏苒無進德歲在癸亥忽忽年五十九矣講學於無錫國學專修館及門諸子編輯朱文公集校釋乃始聞寶應朱止泉先生有朱子聖學考略一書亟求之則聞其家僅存二帙刻本鈔本各一爰乞金壇馮夢花同年轉假刻本讀之然後知止泉先生眞得朱子之心傳者也先生之言曰朱子三見延平先生夙從事於涵養致知初猶隔閡至己亥年四十乃始悟居敬窮理合一之旨至丙申年四十七學益大進

其用功次第詳見於答張敬夫先生答河南諸公答胡廣仲林次仲諸書及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凡其經歷而自言之者舉可考而知也文治往者讀寶應王白田先生所纂朱子年譜歎其采擇精博於出處進退之際載之綦詳今讀聖學考略則又為朱子文字之編年考一邑一時而得兩大賢後世為朱子學者舍二先生其誰與歸然向非其信道之篤體驗之純又曷克臻此竊嘗謂有天地以來形上為道形下為器虛與實而已吾人為學有所偏主不流於虛寂之途則入於膠柱之域先儒謂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此乃紫陽自

謙之辭後人誤會之專求朱學於章句文字之間而不知省察於操存踐履之際以是而接於事物則偏執而不通以是而求爲聖賢則拘墟而不能上達夫苟第以章句而已則大學明明德明命之注與夫中庸戒愼恐懼見隱顯微孟子盡心章舜居深山章之注其開示後學爲何如哉然則專求朱學於實者固當以此書藥之而求朱學於虛如陽明先生者又惡能有所藉口乎世道淪胥邪說暴行盈天下學者心麤氣浮不復知聖學爲何事然則此書者豈獨爲傳道之南鍼抑亦救人心之嚆矢矣文治昕夕誦維愛不能釋而先生之裔孫憶

劬君將付諸梓及門寶應劉君翰臣嘉興王君瑗仲均與讎校之役來問序於余會及門桐鄉吳君子馨在津門圖書館鈔得止泉先生宗朱要法一卷持以示余宗朱要法者故聖學考略之首卷當時刊刻所遺余細讀之析理毫芒原心秒忽精粹無與倫比蓋止泉先生數十年服膺朱子之功略見於斯然非初學所能驟及也爰屬其附刻於後以免躐等之弊異日者止泉先生之學行將大昌於世世其皆憶劬表揚之功也夫

曾文正公日記序 己酉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富哉斯言乎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其道遂傳嬗而不窮故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名世而限於五百年之間蓋周易大義每卦值三千年五百年爲一爻之主或聞而知或見而知或達而居高明或窮而困下位其遇雖殊而其抱道任天下之心則無二致是故伊尹之後私淑者有周公周公之後私淑者有孔子孔子之後私淑者有孟子孟子之後見道者稍稍微矣然而秉民胞物與之量立德立功立言各造其極者縱覽歷史每五百年間代不絕人君子觀於此而歎乾坤之所以不息者皆士大夫私淑之功爲之也

文治少年讀曾文正公書未嘗不翽翽翼翼想見其爲人今歲曾氏賢昆季將以公日記手蹟付諸石印來徵序於文治自維何敢序公之書顧數十年來高山仰止之誠敬爲當世君子告天下當晦盲否塞之會則必有人焉維持斡運俾晦者而使之淸盲者而使之明否塞者而使之亨恂愗之士見其銘勳鐘鼎勒績旂常目眩心駴以爲乘時會而使然庸詎知其優游學問之時方且察意於秒忽校理於分寸立志必用其極愼獨必驗諸幽凡所謂正其心以開物成務而勝天下之艱鉅者皆賴此言有教動有法瞬有存息有養者以致之今者

天下益多故矣橫覽九州非無瑰琦傑士抵掌扼腕爭言當務之急然試問晦明風雨之中有矻矻一編日省月察如公之進德修業者乎有獨立不懼鎮定從容如公之動心忍性者乎有之而天下事蘄於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無之而天下事如治絲而棼之矣往哲有言有爲者亦若是文正公往矣吾願讀文正之書者非徒任文正之事業亦將私淑文正之學問德行於無窮也

許文肅公外集序 己未

吾蘇陸子欣總長既印許文肅公遺藁流傳海內外嘉興盛萍旨先生復蒐采公佚文日記等將編爲外集下

問義例文治患目眵又以人事棟椽尠暇屬門下士嘉興王君汞禮輯成六卷復郵乞陸總長印行以惠同志幷爲之敘曰悲夫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信哉吾國無所謂外交學也有之自曾惠敏始惠敏以文正明德之後熟公法歷史爭回伊犂一事聲譽藉甚每讀其文集函牘日記與金軺籌筆輒心嚮往之此外若郭筠仙薛叔耘黎蒓齋諸先生亦皆受文正之陶淑用能周知四國之爲開通吾國之風氣厥後使才寥落能知外交學者惟有許文肅一人文肅虛懷若谷燭幾明遠覘國稔實情所撰外國師船表帕米爾說略等具有深意閎

指
朝廷方倚畀之將大用矣不意僉王高張以一陽碩果
之僅存遽含冤憤以死悲夫悲夫論者謂我
清改革之禍基於甲午成於戊戌而不知其實兆於庚
子慘殺忠良士氣盡民心去矣方拳匪橫恣時
兩宮惶遽不知所出
召見諸大臣決議進止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宰臣徐桐
崇綺剛毅輩壹意主戰氣張甚盈廷無敢面責之者
德宗乃執文肅公手而泣曰此時甯可戰耶汝當直言
載漪厲聲曰許某執

皇上手何爲者太常寺卿袁昶謚忠節與文肅疏陳拳禍後同時遇害曰是

皇上執許某手非許某執

皇上手時公惶悚甚曰請

皇上釋手乃叩頭退蓋公與袁忠節之殺機已伏於是矣悲夫悲夫文治知禍且立至於六月二十七日謁見兩公陳述利害相見欷歔然兩公絕不與言密疏事文肅神情較黯淡惟言此後外交若何而可汝輩善籌之忠節意氣灑然聞文治全家避地北山堅留主其家謂是屋爲君舊館忠節時寓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常熟翁文恭公舊宅文治曾設帳於此吾

與君夜譚理學文治婉辭謝七月朔兩公被逮文治與譯署諸同人謀通一問不可得越日而凶耗已遍傳矣閶過菜市時忠節對監刑徐承煜頓足戟手罵汝父子誤國不容誅吾俟汝於地下（承煜爲徐桐子時官刑部侍郎不半年以拳匪禍首伏誅）文肅呼忠節字曰爽秋何庸若此遂相與從容就義云悲夫悲夫是年冬文治常夢兩公臨刑狀醒時淚滿於枕蓋知己之相感有如是者悲夫悲夫人孰不愛護元氣而自削之人孰不捍衛其股肱而自殘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子輿氏每引此言豈不信哉天下士氣之鬱舒民心之向背皆寄於搢紳士大

夫乃其時叫囂隳突之徒築室道謀不兩不出相爭靡屆而名儒碩彥類兩公者舉斂手匿草野閒如鸞鳳之翔於寥廓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焉悲夫悲夫傳曰天地閉賢人隱詩曰觱沸檻泉維其深矣豈非其時與文治所以敘公之書俯仰世變不禁歎息泣數行下也

瓶社詩錄序 己未

嗚呼余讀瓶社詩錄迴環往復潸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文恭公之被謫也以光緒戊戌四月二十七日卽公之生辰溯其致禍之由蓋前義和團匪剛毅實主之剛僞

君子與公素有郄維時公受
德宗景皇帝特達之知講幄相依沆瀣一氣
孝欽皇太后疑公甚剛乘間進讒公遂無端罷斥逾數
月而遂有康梁之變又逾二年而遂有拳匪之變國家
元氣至是澌滅殆盡又逾八年
兩宮升遐國事乃蜩螗沸羹靡所底止玉步之更旣兆
禾黍之恨無窮矣嗚呼豈不悲哉同譜孫君師鄭於今
歲己未四月二十七日約諸同人祭公於陶然亭復創
設瓶社詠歌以紀其事諸同人大率公之門生故舊而
孫君懷舊之蓄念尤有足欽者嗚呼昔公之危機諸同

人知之公亦自知之嘗有從容諷公退者公愀然曰譬諸一家煢煢孤寡其西席慭挈然去耶洎出國門時語余曰吾恨不獲再見

皇上歸田後數年猶時時作此語蓋公惓惓

德宗之心與夫殷殷家國之志固有至死而不渝者嗚呼公之生平人皆方諸司馬君實然而司馬公薨而宋室故無恙公薨而朝局一變再變迄於淪胥公而有知其抱痛當何如而余與孫君諸同人撫今追昔念公以念國其抱痛更當何如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茲

者大命傾矣然而風雨晦明之際猶有十數君子奉老成之典刑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相與話先朝故事徘徊不忍去知我公地下之靈悄然以悲或有掀髯而一喜者嗚呼嗚呼

陸文愼公年譜序 癸亥

先師太倉陸文愼公奏議文治於辛亥夏既爲印而傳之其長公子芝田復寄年譜二卷來上卷爲公所自訂下卷則同門江陰陳君慕周考公日記而踵成之公之言行宦蹟纚具於是客冬商諸同門王君丹揆同任剞劂今夏請同鄉王君慧言校正授之梓人不揣檮昧謹

爲之序嗚呼在詩蕩之首章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其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人第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不知老成人者乃天命所寄託天人相與之際有隱爲輔相而維持之者至老成之典刑墜而天命於是乎墜矣豈不痛哉我
朝當雍乾之際累洽重熙人才間出翊贊喜起鼓吹休明生斯世也可謂幸矣道咸以來世運稍替因循懈惰之幾伏於冥昧敷衍粉飾之習視爲當然於是外患頻仍內寇復揭竿而起蜩螗沸羹十有餘年荼毒殺戮幾遍海內然禍患至此卒能收底定之功而天命不改者

賴有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公輔相而維持之也同治中興百姓喁喁望治不幸瞻望

鼎湖未獲克壽然而黃裳臨御猶勉強支持者五十年蓋以元老壯猷聲威未沫而文學侍從之臣獻可替否朝夕納誨補闕拾遺老成典刑未墜於天下故是非直道不絕於人心也文愼公初進與元和陸文端公相頡頏維時苞苴請託政治窳庸禍變萌芽所在皆是兩公既以道義文章衡量多士復以忠貞氣節互相濯磨嘉謨入告造膝密陳蓋有順於外而人不及知者乃文愼公主臺諫屢以直言忤當道小獲譴責賫志遠終是則

文愼之視文端固爲不幸者矣文端公居師傅職典學精勤乃大難驟作寰宇陸沈侘傺鬱伊抱首陽之節以死是則文端之視文愼更有大不幸者矣是譜所載於數十年來變故與夫廢興存亡之蹟略可參考易否卦上六城復於隍象曰其命亂也剝卦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失上下也夫命亂之戒固由于執政者措施失當然揆其所以失上下之由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數世而後必有論定之者文治每讀文愼公奏議於嚴禁黨援一疏未嘗不歎息痛恨𠠾茲者故宫禾黍倏遺焚如荆棘銅駝益增哀怨展公遺譜痛老成之不復念天命之靡

常身世茫茫萬感交集蓋有涕泣傍徨不能自已者矣

守玄閣詩學序 壬戌

粵西北流陳子柱尊佐余治無錫國學專修館以詩經教授諸生著守玄閣詩學既成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釆輯之富凡一百八十餘家辨正古人之說凡千數百條爲書都一百數十卷歎曰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要歸於約昔孔子教學詩之方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敦性情學若此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其尙政治學若此蓋學詩者內以治其性情外以見諸政治喜怒哀

樂協於中和敦厚溫柔感乎里巷蘊之爲德行宣之爲教化如是焉足矣是故君子之爲詩也非欲誇多而鬬靡也將以治己而淑人也夫治己淑人之道正心而已矣正心之道審音而已矣昔曾子居武城讀商頌其聲淵然恍奏金石夫商頌之音其閎大爲何如周頌之音其淸明爲何如大小雅及列國風之音其廣博深遠愉悅哀怨麤厲奮起佚蕩靡曼爲何如蓋音者生於人心者也其音正者其心正其政正其俗正其音邪者其心邪其政邪其俗邪推諸剛柔侈斂張弛緩急莫不皆然聲音之道與天通詩之義豈不大哉曾子傳師法作大

學引詩自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以迄前王不忘層累深造止於至善子夏傳師法退老西河作詩敘遂爲千古學詩者之宗子思子傳師法作中庸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由闇然日章上達天命之性之三子者之於詩蓋無不以入心風俗政治爲要歸者也孟子傳師法最精詩學其論說詩之旨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嘗慨然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讀匪風之詩而知王業亡矣讀下泉之詩而知霸業亡矣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有識之士俯仰流連於東遷後二

百四十餘年之間以爲周室殆將亡矣豈不以詩亡則人心亡風俗亡政治亡而國亦與之俱亡哉顧詩旣亡矣而孔子曾子子夏子思子孟子相與遞嬗揚扢陶淑羣倫以維持詩學於不亡且非獨孔子曾子諸大聖大賢也下逮齊魯韓三家大小毛公鄭君康成輩亦相與研究訓詁博稽名物以維持詩學於不亡更非獨漢以來諸儒也下逮朱子呂東萊謝疊山輩亦相與鉤深索隱發揮義理以維持詩學於不亡更非獨宋以來諸儒也下逮我

清之初顧亭林段懋堂李黼平陳碩甫陳蘭甫輩亦相

與遠紹師承疏釋古義以維持詩學於不亡上下二千數百年代有作者其苦心孤詣豈不以詩不亡則人心不亡風俗不亡政治不亡而國亦不亡哉嘗讀楚茨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蓋有家者兢兢於此而家可以不亡也讀文王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有國者兢兢於此而國可以不亡也讀生民之詩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讀敬之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蓋有天下者兢兢於此而天下可以不亡也且更有本焉讀烝民之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讀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治心者兢兢於此而人心可以不亡

也嗚呼今日之世何世也築室道謀不潰於成秉國枋者之心也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尸高位者之心也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司鐸者之心也出入風議靡事不爲士子之心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百姓之心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後日必至之勢也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徒往來於吾輩心目之間而莫之逮也然則陳子治詩之志蓋可知也其采輯之富至一百八十餘家卷帙之繁至一百數十卷非知博而不知約也所以存歷代之詩說於不亡也存歷代之詩說於不亡而歷代人心風俗政治之源流

遂可致而不亡也吾願後世之學詩者上體孔聖曾子子夏子思子孟子及漢宋以來諸儒之苦心與夫陳子今日著書之志同維持詩學於不亡庶幾人心不亡風俗不亡政治不亡而國亦因之而不亡是則余與陳子所馨香以祝之者也是則先聖先賢先儒之靈所宜陟降而佑啟之者也

說文解字釋要序

門人廣西北流陳子柱尊夙耽小學在上海南洋學校時已博稽羣籍怡然有心得辛酉歲來無錫撰說文解字釋要一書屬予序其簡端予讀之其大義凡十一曰

申許君之微以明後人疑許之非二曰匡許君之失以明後人信許之過三曰補許君之闕以發千古之覆四曰決古來之訟以解學者之惑五曰明當分之字以明向來合之之非六曰明本同之字以見後人分之之非七曰通古今之變以明字形變遷之跡八曰明聲音孳乳之原以求執簡御繁之法九曰證隸楷之或有合於古文以明後人妄譏之非十曰據歷史之進化以明古人用字之本釐然秩然酌古而宜今矣予維乾嘉以來研小學者累軌連踵惟段氏錢氏桂氏王氏之書最稱精博然四家之中或稍涉於餖飣或較流於瑣碎獨段

先生以純粹之姿品詣精瑩廉靜故其爲書實能窮理
盡性探究事物之奧今柱尊尤於殷墟龜甲文字多所
證引發明則又能於段書之外別樹一幟蓋著作之道
後起者易爲功奚必讓前賢哉而予則更有進焉凡吾
人立教之方要以救人心爲宗旨伊尹曰天之生斯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治經當持此詣解
字何獨不然解字之法傳自孔子散見於易六十四卦
彖傳之中如需須也師衆也比輔也離麗也咸感也恆
久也夬決也姤遇也之類是也而繫辭傳則曰易者象
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論

語則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政者正也苟正其身矣於
從政乎何有孟子則曰畜君者好君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或以本字爲訓或
以本形爲訓或以雙聲疊韻爲訓要必於倫常日用學
術政治之中發明其犖犖大義以爲正人心端風俗之
本大哉解字之道無以踰此矣循是以治許書庶幾不
背孔孟之家法是故讀說文開宗明義曰惟初太極道
立於一肇分天地化成萬物則知是書繼易卦而作所
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於是讀身部而知人
身之可貴五官六府五臟所以配天之道焉讀心部而

知心爲生理與夫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之義焉讀言部而知修辭立誠謹言訒言之法焉讀山部而知地理阬陘刊木刊旅之表焉讀水部而知溝洫之制濬畎澮距川之利焉凡茲之類縱橫變化一以貫之無不措之於實用無不歸之於身心家國天下之要夫是之謂解字夫是之謂格物致知往者予游歐洲法人微席葉通我國語言文字者也導游各處圖書館語予曰中國爲古文化之國今先生辱游敝邦比而校之歐人識字多乎抑貴邦人識字多乎言次頗露驕色予笑語之曰歐洲識字人誠多矣然吾中國識字之法要以修身治心爲

主譬之仁義禮智信五字必能實踐此五者而後爲識仁義禮智信五字反是者若窮兇邪佞必能力去此四者而後爲識窮兇邪佞四字以是論之傚邦識字人極少歐人亦豈多乎哉微赧然不敢復言此非予之夸飾也吾孔門識字之家法固如是也又因此意推之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古人之所以教養胄子者亦可見矣近世昏頑之士乃欲廢文以廢字舉中國數千年之文化剗而除之卒至文化必不能除而莘莘學子大半已受其害痛哉痛哉予故謂識字必自救人心始深願桂尊及後之治說文者益擴吾說

而昌大之自小學以至大學自窮鄉僻壤以至通都大邑傳布流衍家習國文人知禮義則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道豈遠乎哉

英軺日記序 代載大臣作 壬寅

光緒二十有八年夏五英國君主愛惠將加冕於倫敦先期外務部聞於
朝
天子發璽書簡專使福事賀慶於是某遂奉出使英國之
命兼應比法美日諸國之請周爰彼邦張旜以出封軺

而返經途八萬里爲時十七旬滂滂地圓隨日以行左
旋一周極西極東丹穴空桐仁智信武禮俗教治殊尙
異鶩恢越覩聽怳然服念於
九重憂勤訪咨靈觀求莫之盛心通便宜民神化丹青
寄耳目於膚使咨才咨事咨義咨親緊政語所賴微獨
宣德諭指說山名物而已於時僚寀有見聞譯鞮有誦
述削牘既多裒錄成帙乃復綜而論之曰倫敦居西海
之壖孤懸三絕島而輻轄五洲吸收宙合之精華都市
殷賑鴻紛瓌瑋舉天下之財政家製造家工藝家商家
農家外交內治家靡不集聽矚於斯權低昂於斯彼都

人士乘堅而策肥高步而遠視崔構閎九天陶復洞九淵颺軌電郵呼吸萬里誠上帝驕子倮屬之幸民哉其政策和而堅善勤而能靜屈羣策不殫厥力其民樸屬勤於事綦谿浩唐而尊上親長服從於法律其風俗外希騖內善葆光重學而輕教起十七世紀以迄今茲三紀有勝非幸也數也巴黎恢恢冠絕西歐林麓翳薈萬物棣通士女遨嬉談辯掞張議堂擴千步民政所宗其氣憍其學說日新其民英跱自憙而心志發揚方時國社閧逐教徒汎淵歐魚鄰國為壑夫彰善癉惡品物恆情曷茲壯佼標宗樹異歐人懲昔禍有戒心焉自西徂

東所不能不三致意也美利堅洲於歐視爲西於亞視爲東名城大都星綴岳峙天產軋茁地寶湧盈藝學引錣利主考工舟車亘亥步朱圭犄頓比戶可封合眾國以之越坎拿大山而西其間堂密美樅田疇罫畫黃冠草服氈帳穹廬極目窈窱熙熙然有遂古初風焉天留奧壤厭飫白民迺不免有形茹神惢椎結僙墨者雜處其中種族之蔽人權之畸不已酷乎日本聰強模範以爲良兄英師德自奮東方行觀其庠序則子衿青青被服德行方領矩步慮憲求善良行察其主藏則地用人用井井秩秩經制出入準平靡失其心競於學界也其

尚武而日省於國力也其作新不已而不破糅其國粹也東方之美者倫常秩序君師將相密自保持旋觀我齊州英俊案飾讙讙齗心羅騷齊以苦言之藥不至挾策而亡其羊已凡茲四大善舞劇場一縱一橫或翕或張巧算不可窮離朱亦迷方某既馮軾觀之而倫敦旋軔之初先至比利時國之博閭賽都城厥民殷析殫精工藝比主黃髮髟髟手持一篇研研講義若無預於歐洲戰國策者荷蘭遺俗謐康若茲其持弱之道乎其將伺人之不見有所得乎夫民生而有血氣則爭爭而不已則困困而猶不能不爭且行求所以善其爭者而開

化之術出焉進步之程偉焉歐美兩洲自十七紀之末磅礴扶輿更師迭長與時王相要靡不履繁霜而凜堅冰鏡前車而修來軫諸國之跡燦然已欽惟我
朝保合太和建中於民順時消息自
六龍旋蹕以來損益因宜
詔書屢下風聲樹於上輿謣權於下方今官守其度士勸其學工農商師講於野兵技巧家興於軍百廢舉廞作事謀始日積而月累固將月異而歲不同自兹以往歐亞學界之中我庠士其且競勝於禮義乎我政家其競勝於經濟乎我兵家其競勝於武力乎我農工商其

競勝於産殖乎夫傾者易之復否者泰之來某誠不敢爲讆言而泰西智士之言其期於我國迺有過我自期萬萬者輒以卧薪嘗膽之心爲拜手颺言之頌當世君子其或不鄙乎斯言

此文由余屬藁請沈子培先生潤飾始成其文氣之雄厚鍊詞之典雅蓋沈先生特色非余所能逮也 自記

讀文法箋注序 甲子

余於數年前編讀文法以教初學同鄉鄒君文卿見而好之爲之箋注今年來視余裒然成巨帙詳審精密無

微不至其所以津梁後學者周且備矣讀文者循是以求之焉有不事半功倍者乎余喜鄒君之用力廣博而精勤也爰爲之序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矣作文者不能外乎是讀文者亦莫能外乎是比如氣候陰霾衷藏紆軫取陰柔之文讀之慷慨悲吟何其鬱伊而善感也至若春融景明一窗晴日取陽剛之文讀之心曠神怡何其發揚而蹈厲也唐柳子厚之論文曰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近曾文正之論文曰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而其氣則翺翔於虛無之表履危石而下者所謂固而存之也陰柔之質也翺翔於虛無之表

者所謂激而發之也陽剛之性也氣之輕淸者上浮重濁者下凝君子秉至大至剛之氣上與天地相通幽與古人相浹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所以修其道而成其藝感人之性而養人之德者如是焉而已乾坤易簡之理易知而易能大易繫辭之理通於禮樂之情惟其氣之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八情根於六氣六氣是生六律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翕之言合也純之言和也皦之言明也繹之言相續不絕也吾嘗以論樂之道推之於讀文賈生過秦論首段始作翕如也於是六國之士以下從之

純如皦如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以下繹如以成也韓昌黎原道首段始作翕如也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以下從之純如皦如也所謂先王之道者以下繹如以成也柳子厚封建論首段始作翕如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以下從之純如皦如也或者又以爲殷周盛王也以下繹如以成也推之以讀左傳以讀史記雖其形迹變化不同而其神理無不皆然昔師乙與子貢論樂曰上如抗下如墜纍纍乎端如貫珠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讀文豈有他道哉因乎人心以合乎天籟

因乎情性以達乎聲音因乎聲之激烈也而矯其氣質之剛因乎聲之怠緩也而矯其氣質之柔由是品行文章交修並進始條理者所以成智終條理者所以成聖卽以為淑人心端風俗之具可矣竊願與海內同志之士精而究之

茹經堂文集卷四

受業唐景升
　　　龐天爵謹校

茹經堂文集卷五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家乘類

王考府君事略 庚戌

嗚呼我　王考府君之歿距今三十二年矣　府君鍾愛文治無微不至音容言訓如在目前每一追思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府君諱學韓字翼亭爲我本生　曾王父稻香公子爲我　曾王父堯蓂公後　堯蓂公居滬上設稅行逐什一之利頗饒於貲族人害　府君之入嗣也日懷刃以伺　府君每出輒走他道避之默然

弗與校也　堯蓂公既業賈當　府君應學政試夜卧輒燭　府君面或問之則曰吾以驗吾子氣色之臧否蓋高年誠慤如此族人既羨吾家之小康則百計誘府君而　堯蓂公固長厚信用族人由是肆中出者析錙銖而入者無計簿數年肆折家落　堯蓂公益慨然誠　府君取諸家負債券悉毀棄毋令再償我　府君成其志聚債券盡焚之至今鄉里傳爲美譚焉　府君既貧奉　堯蓂公自海上徙婁城北關咸豐庚申遭粵匪之亂避於鄉旋舉家徙海門同治癸亥寇平回婁乙丑文治生　府君喜甚文治生六歲卽隨　府君卧夜

抵足口授諸經伊唔之聲或達丙夜繇是文治入塾日中恆嬉夜則畢日間之課以爲常塾師怪之以爲文治聰穎無煩督責而不知吾　祖之勤劬自課也　府君性至儉米鹽瑣屑必躬親夜恆巡舍一周憶某夜文治讀未輟　府君自外入室荷一布囊藏牀頭文治叩之曰此傭媪盜吾家米藏竈下燔柴灰中吾檢得之汝勿洩洩則彼之名僄無有傭之者矣明晨某媪則大詈謂此吾寄存物何與而老翁事　府君遽還米囊以好語遣之　府君性尤慈雖益貧而任卹施與之事不少懈憶某日某遠姻來乞錢米自朝至夜漏三下語剌剌不

休時天盛暑汗流面霡霂　府君始終温語慰藉厚贈緡錢與揖讓周旋而去文治私語客何爲者令人厭惡

府君叱之曰汝何知彼爲貧也人孰無貧乏之日汝幼年已學刻薄耶吾家故隸鎮海衛籍舊有漕船一艘秋冬之際　府君輒赴鄉收租籽以納賦稅鄉人稔知

府君慈善故不以實納或對之涕泣言貧病狀　府君遽舍之去或轉以錢米施與之人咸呼之曰二好人二好人者吾　府君故行二也　府君生平少暇日無疾怒不赴公庭讀書不事著述家無書喜自鈔錄嘗鈔明戚武毅公沿海輿圖三巨冊字毫髮不苟經緯絫黍

不爽云以嘉慶壬申正月十五日生光緒戊寅十一月初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七易簀之前夕諭文治曰汝好讀書聽吾平日言務爲善勿嬉戲言已喘不止嗚呼府君鍾愛文治之深至今追思益不禁泣下霑襟也府君既歿十數年文治忝竊祿位初貤贈中憲大夫戶部主事後累贈爲光祿大夫農工商部左侍郎　祖妣張氏王氏初贈恭人後皆贈爲一品夫人嗚呼禮記有言孝者善繼人志善述人

事文治嘗謂繼志述事之大本要不在形迹而在一心如府君之誠樸儉勤孜孜積善求之今世千百輩中不能覯一二用敢據所記憶稍稍詮次其事俾世世子孫毋隳吾忠厚之家風焉

附書後

謹案蘇子瞻有言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夫無盡者豈特形骸之續體之變化而已即其人之音容笑貌志氣精神壹載於文而亦傳之於無窮此聖人所由以繼志述事爲孝也然則家乘之於一家豈

不重哉禮記祭義篇言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事親如此其誠且摯既祀之後必發篋展手澤覽其遺書述其遺行以爲子姓勖然則家乘之於一家豈不尤可寶哉夫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古昔儒者每觀傳記及鄉士志所記祖父之事或得其一言一語至於追想感泣不能自已此無他根於天命之性然也迺今世之士昧厥本原於先世之嘉言懿行忽焉不詳甚有迷失其祖宗之邱墓者至足悲也　先高祖墨池公雜著中

累詳先德我　王考本之以纂家譜文治謹續爲家
乘一卷並附記數言於　王考事略之末後世子孫
幸勿數典而忘祖也己未九月文治謹記

先考府君事略乙丑

嗚呼不孝文治去年今日侍奉　府君言笑從容孰知
今日早成無父之人耶丙午遭吾　母之喪戊申又遭
吾
君之喪所以偷息人間者以　府君在也至於今日而
遂成無
君無　父無　母之人耶其尚何意於人世耶　府君

嘗詔文治曰吾三歲而失恃是年遇英人犯吳淞之變五歲遇青浦土匪周立春之變俗所稱紅頭是也庚申遇粵匪之變避難江北辛苦流離甲午遇日本內侵之變庚子遇拳匪之變避難京北平義分村所嘗苦況有過於庚申甲子又遇江浙之變言念生平無時不在患難中也人以吾爲處順境然吾自少年以迄中年常處困窮之境有時告貸無門後值汝母多病困頓至二十餘年又無時不在憂慮中也維時文治强顏慰之不覺悲痛之徹於心也嗚呼生前不能侍奉事後追思亦復何及然禮記有言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今府君

音容雖渺而其精神言行固有宛然在文治心目間者於是泣思　府君內行之純篤　先祖妣張太夫人歿時　府君甫三齡據大姑母二姑母言已能哭泣如成人　先祖考翼亭公督課綦嚴　府君益銳志於學每值里中會考居第一　先祖考輒欣然迨游於庠　先祖考甚喜曰吾宗本支自嘉慶年間墨池公入學後今始有繼者矣　府君善窺　先祖考意際大比歲雖無旅費必摒擋一行稱貸纍纍弗恤也戊寅冬　先祖考棄養　府君大慟欲絕厥後設帳上海粵商鄭氏家恆鬱鬱不樂嘗語文治曰我所以教汝者在學成聖賢稍

立功德以期無玷先人耳春秋祭掃常攜文治行父子乘小車一一拜掃畢就食於飯肆飯二盂菜根一而已斯境也文治猶時時夢見之先祖墓在劉河瀏漕者三曰艮鼎公墓曰文璧公墓曰玉珍公墓在揚子涇者一曰南軒公墓歲久懼傾圮　府君修葺之約共費二千金皆手自書碑爲記四至明晰甲子秋江浙之役劉河適當其衝瀏漕地近戰線墓旁掘壕溝墓門中鎗子如蜂窩　府君聞之泫然事平後亟命僕人高福往塡平之自紀行年錄從茲絕筆焉嗚呼痛哉痛哉於是泣思昔年師友之淵源　府君六歲從同邑錢健齋太夫子讀

受四子六經錢太夫子憐吾家貧不受脩脯　府君發
憤攻苦遂得成學始終不忘師恩輒造其廬省問太夫
子歿後家中落其孫祥士從　府君讀　府君詔文治
曰是子當善待之迨文治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聘祥
士爲庶務員乃不逾數年祥士又歿　府君每述太夫
子之德未嘗不流涕焉平居往還無雜賓惟同里王詠
霓陸孫江及姻婭黃浚之數先生而已癸巳歲　府君
就養京師孫江先生乞一言爲紀念　府君書一聯贈
之曰同心之言加餐努力翹首而望春樹暮雲今孫江
先生亦逝世久矣撫今追昔有如夢境能無愴然於是

又沚思平日之學問行誼　府君爲學不喜標榜不務聲華時經學詞章家馳逐炫燿　府君退然不與爭衡每當稠人廣廈之中眾論紛紜　府君默然不發一言居恆惟以闇然自修不求人知爲宗旨文治或有表襮之事輒嚴禁之嘗節錄呂新吾先生呻吟語張楊園先生訓門人語及國初張文端聰訓齋語並自輯日記行年錄初不令文治知棄養後檢篋中始得之不禁涕泗之橫集也於是又沚思平日之著述文章少年時作制義甚夥迨科舉既廢胥自拉雜摧燒之試院課卷亦無存者僅存賦稿二卷詩稿八卷嘗詔文治曰吾賦尙有

可存若詩則尋常耳顧於古今體詩聲律精意研求實深入漁洋梅村兩先生之堂奧嘗論梅村詩要訣在摺疊二字請問之曰如琹湖感舊詩金屋雲深吾谷樹玉杯春暖尙湖花是矣又問古人選韻妙訣曰仄字多用入聲韻平字多用東支陽庚韻則聲調自響矣甲子二月間手書遺訓不得刻詩文集並不得述哀啟文治流涕弗敢違性好鄉先賢遺著搜輯陸桴亭先生遺書手鈔十數冊文治居京師時集貲刊行之　府君甚喜去夏諸同志刊沈卽山先生遺稿文治擬序文於趨庭時偶獻之　府君忽有感觸流涕唏噓文治深訝之嗚呼

孰知爲不祥之兆耶於是又泣思敬宗收族之誼本生
曾祖考稻蘅公生子二長　芝亭公次　翼亭公即
吾祖出嗣　堯賓公爲後　芝亭公生子二曰　子福
公曰　子範公　府君友于至篤避難日記中紀述綦
詳　子範公先卒　府君慨然以屯田二百餘畝所入
贍養寡嫂姪女歷數十年如一日庚辰　芝亭公伯祖
母氏卒踰年　子福公卒踰年　子福公伯母又卒一
家僅存孤幼　府君爲之次第經紀凡遺柩六七具
府君爲營葬於北門外之某鄉　子福公生子夔治
子範公生子仁治仁治先卒　府君撫夔治於家親自

督課迨就養京師後爲聘璜涇王氏女爲室婚娶費悉

府君任之不幸變治又卒王氏弟婦無所出痛哭來

求嗣　府君潸然命以文治第四子慶丞爲之後嗚呼

可謂善全始終者矣族弟文沅殁貧無以殮一切身後

營葬之費悉　府君助之並命文治每歲周䘏其婦及

其孤他如刊刻宗譜建立家祠皆　府君命也於是又

泣思平日儉勤之德　府君平生衣僅蔽體食不二胾

每夜飲蔬至多二盌米鹽瑣屑必躬親之爲諸生時每

晨常持一筐赴街頭購買菜蔬之屬文治幼時每索麪

餌蒸饅之類爲早餐　府君歸則袖中已具矣至今思

之不禁血淚之交迸也居京師時或易錢或購米　府君猶親往泥塗滑澾弗顧也居恆衣青衫敝裘舊帶至二三十年不易或有見而詫者曰噫封翁何如是近世詎能再覯耶文治洊升商部後　府君感
聖恩高厚惟以勤廉報國爲訓署尚書時有以車馬請售者稍華飾　府君意滋不悅曰汝不憶慶封之車美澤可以鑑乎文治亟謝絕之前數年酒後每慨然曰凡人家無三十年而不變者惟爲善有以維持之然非勤儉以養心性亦終不能爲善也嗚呼今安得復聞先人之訓耶於是又泣思教澤之精純文治年十三問爲人

之道府君曰當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始孝爲百行之原淫爲萬惡之首倫常之地尤宜兢兢焉又問處世之方曰吃虧即是便宜但願子孫學喫虧足矣歲壬子遷無錫家祠成手書家訓懸諸祠中論通經先以熟讀經文爲主督責背誦必一字無訛乃已文治年二十後從事訓詁府君曰汝經文尚不能背誦豈能成經生耶平居教他家子弟常用此法尤以敦品立行爲第一義師道尊嚴雖和易可親而凜然不少假借受業最久者如河南光州吳敬修菊農昆仲廣東潮州鄭學書讓卿昆仲同里陸智賢鎔伯昆仲吳君擢巍科爲名

翰林視學廣西鄭君於戊子科中副車出宰吾蘇其他
遊庠食餼者項背相望俱循循禮法無有越乎範圍之
外者皆　府君教思所被也吾邑自陸陳江盛四先生
後講學者代不乏人聲名籍甚庸知鄉里之中有不矜
不伐慎言慎行如　府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又
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嗚呼此世世子孫所當永
以爲法者也　府君原諱錫巒後易受祺字若欽别字
藹客以道光辛丑年三月初四日巳時生年十九補博
士弟子員二十一食廩餼庚午癸酉壬午鄉試皆膺房
薦戊寅補試乙丑

恩貢例選直隸州分州　府君以民社非所願改選復設教諭戊午重遊泮水
累封中憲大夫
晉封榮祿大夫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書於甲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巳時棄養乙丑年三月權厝於揚子涇祖墓續筮於丙寅年正月葬於五世祖南軒公墓之再昭穴　府君之病也始於十二月十五日先數日江蘇某師作難文治長子慶詒倉皇歸迎　府君赴滬府君因舟車勞頓力卻之僅命兒媳孫媳輩偕行病後文治四子慶永倉皇自金陵歸而慶詒等則以車阻迄

不能達急改乘小輪輾轉數日始於二十四日午刻抵家則已長呼不應矣易簀之前不能多語但諭曰汝勿貸錢又諭慶永曰汝宜聽汝父命凡事須對於天如是而已嗚呼痛哉痛哉尚忍述哉此外世系別有紀載配

胡太夫人別具事略子一不孝文治娶郁氏繼娶黃氏女一文珠適同邑戊子科副貢生郵傳部主事許沐鑅字弼丞至性過人聞　府君喪不遠三千里來弔撫棺痛哭曰四十年翁壻之情而今已矣亦可見感情之篤矣孫男四長慶詒娶俞氏次慶平殤次慶增次慶永孫女一慶婉殤曾孫女一孝純初　府君望曾孫綦切

逌棄養七月後曾孫孝先生則已不及見矣嗚呼嗚呼伏念　府君畢生勤苦砥礪廉隅文治不肖僅得紀其梗概如此然不敢有一字之文飾也昔歐陽文忠公作瀧岡阡表曾文正公作台洲墓表皆能傳諸無窮文治之文何敢擬二公且以際遇而論二公皆居全盛之時而文治則不黍之恨悲於前蓼莪之恤銜於後更有大痛於心者司馬子長曰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以父母之憐其子也如文治者屢呼父母而罔應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痛哉痛哉

先妣胡太夫人事略庚戌

不孝文治除　母喪既逾年　家君詔之曰汝母辛勤勞苦數十載佐予成家汝當爲文記之文治於是椎心忍淚以執筆焉　先妣胡氏外祖諱汝直字古愚妣陳氏　先妣自幼端正嚴肅待人以誠爲古愚公所鍾愛口授孝經四書通經史大義年二十一來歸　家君時先王父　繼王母王太夫人暨　庶曾祖母張太夫人在堂生計甚艱　先妣摒擋家務井然有條　先王父甚喜以爲中饋從此得人也歲庚申春　庶曾祖母病　先妣侍奉不稍離迨　庶曾祖母棄養哭泣盡哀輒呼心痛由是得肝鬱疾是年四月粵匪竄蘇松太各

郡縣四出侵掠 先王父挈全眷避於鄉癸亥姊氏文珠生時烽火頻驚 先王父決計渡江而北 先妣適患病顛沛流離殆不能支而衣食之貲益無所出 先妣則盡典奩中衣飾以備 堂上甘旨之奉 先王父恆語人曰江北之役吾全家不至餓死者賴有賢婦也既 繼王母棄養 先妣益孤苦煢煢形影相弔而色養 先王父不少懈歲甲子寇平渡江而南賃居邑之岳王市奉 先王父彌謹乙丑生不孝文治丙寅遷入城庚午文治六歲 先妣即命入塾讀書入塾次日文治即逃塾 先妣執大杖當門痛責之曰汝父就館蘇

臺汝慶學何以對汝父歸當撻死文治懼入塾夬日復
逃歸　先妣復痛責之文治遂不敢歸嗚呼此情此景
至今宛然如在目前也文治課不熟　先妣復嚴責之
曰汝爲先生撻毋甯我撻汝戊寅冬　先王父暨　外
祖父見背相距止二十日　先妣擗踊哭泣痛不欲生
自是遂屢發肝鬱之證顧以家屢空猶時時勤針黹售
以爲食壬午文治娶婦郁氏旋舉於鄉　先妣心稍慰
顧肝風動輒眩暈猶勉勖文治曰汝當速赴公車毋以
吾爲念癸未夏姊氏卒姊性至孝能茹苦善承志意
先妣痛甚眩暈病復大作歷甲申至己丑日不離藥餌

而病勢不少殺每疾作輒數時不能語文治至今夜夢及之心猶怖悸追索音容渺然不可復得嗚呼鬻者常侍
母疾以爲苦境孰意至於今日此苦境者僅得之於夢中耶庚寅延浙醫沈雲程診視投以白鳳丸漸痊能起坐然困苦已十餘年壬辰四月外祖母棄養 先妣哭竭聲嘶疾屢作旋聞文治倖捷南宮觀政農曹乃稍自排遣宿疾漸瘥癸巳春遂偕 家君就養入都甲午日入起釁薄奉天寖寖窺津沽 先妣曰設有不測吾當投繯以報
國幸和議成得無恙而文治婦郁氏適於是年以產難

卒　先妣哭之慟眩暈疾又時作乙未冬爲文治續娶婦黃氏心力愈瘁丁酉夏猝中風得半身不遂之證至是而　先妣常臥牀蓐矣庚子拳匪難作文治奉　親避難於京北之平義分村　先妣以
國難痛憤不食二十餘日家人勸慰漸進飮食壬寅文治隨使歐西癸卯由外務部郎中洊升商部右丞丙午春蒙
恩補授商部左侍郎旋奉
命暫署農工商部尙書
天恩優渥　先妣惟以忠孝之詞嚴行誡勉乃其年十

月二十九日猝發痰疾神思恍惚延中醫診視弗愈改延東醫診治又弗愈至十二月中旬痰喘益急至二十一日巳刻遂棄不孝文治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先妣生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一月初二日巳時歿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巳時春秋六十有八生子一不孝文治女一　即姊文珠適同邑副貢生今郵傳部主事許沐鏁孫四慶詒慶平慶增慶永　先妣居恆敬宗睦族無有懈時　先塋在邑劉河堡之澛漕揚子涇憶二十餘年前有以澛漕墓道宜畚土結籬來告者時家儲僅數緡　先妣悉出以與之既知爲所紿亦

弗校揚子涇　先塋累歲經營規模粗具丙午歲　家
君爲族弟燮治聘婦王氏　先妣喜曰是子成家吾願
足矣蓋燮治爲本生　先曾祖稻薌公支僅存一脈者
也平居嚴毅性成教人惟以至誠爲宗旨見兒童嬉戲
頗寛恕至誑語則必戒之曰幼子常示毋誑若幼而誑
語長必欺人矣誠身順親信友獲上要以幼時不妄語
爲本見閒游無度者輒痛恨之誨文治曰古人有言其
爲人也多暇日其過人不遠此統男子婦人而言若好
閒游者非佳子弟即非佳婦當肝鬱疾甚時診治百方
均無效有以鴉片煙進者　先妣嚴拒之曰吾不能留

惡名以上累　祖宗下害孫子易簀之前日痰壅喉間
堅握文治手呼曰兒兒文治哽咽不能應　先妣復欲
有語則喘甚不復成聲嗚呼痛哉　先妣之志與夫期
望文治之心至矣盡矣文治平時侍奉無狀又弗能研
究醫理以療親疾椎心泣血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至此
而猶忍執筆耶嗚呼痛哉

歸高陽姊氏墓誌銘庚戌

姊氏名文珠長文治三歲幼聰慧未嘗入塾常手一編
就　祖父問之數年遂通文理喜讀唐詩及吾鄉吳祭
酒詩雖累數百言能背誦無遺焉吳俗故重男輕女子

而吾　祖吾　父母鍾愛文治尤甚凡衣之暖者衣文治食之甘者飫文治姊默然未嘗一言校也文治幼頑好弄吾　母性至嚴每有過犯吾　母恐拂　祖父心則重撻姊氏以懼文治姊更潸然弗敢一言辯也　祖父之棄養也以光緒四年吾　母內茹苦外形勞神瘁肝鬱疾大作累日不語文治時幼穉惶遽思奔禱於神急趨竈前則見姊跪竈下稽顙有聲見文治至即起立曰　母稍瘉乎弟不待疾來何爲者踰時　母弗蘇文治益惶急計無所出思割臂肉冀以療　母姊泣止之曰弟此事傷生不可爲也越數日　母稍瘥然肝疾仍

時作時止作時眩暈又不能言當是時吾　父適館滬上不得歸姊弟二人侍疾形影相依雖步履未敢稍稍有聲中夜聞鵩鳥在屋顛叫呼兩人嘿然相對覘心惴惴或竊竊作祈禱語以答鵩鳥謂吾輩當代吾　母來矣嗚呼此境尚忍述耶光緒壬午文治舉於鄉姊甚喜癸未入都應禮部試姊貽手書詢京都景物之盛迨五月文治下第歸姊已疾病自知不起曰弟吾兩人手足之情今分離矣其歿也吾　父吾　母哭之尤慟戚黨長者儕輩皆爲失聲姊性至孝婉順善體志意　祖父之歿擗踊哭泣幾不欲生曲承吾　母教凡紉針組紃

烹飪酒食之事無不善灑掃炊爨井汲廁牏之事無不親以同治元年壬戌三月初八日生以光緒九年癸未五月二十二日卒得年僅二十有二幼受許氏聘吾婁之俗凡已許嫁者雖殤亦歸其家姊夫許君弼丞迎姊柩歸兩家遂相往來姊氏既歿之二十餘年許君貴

誥贈宜人還葬於太倉城東板橋河東九都上六圖文治乃擘涕爲文以誌之且追銘其墓曰

疇與天地比壽兮與蟪蛄以爭春秋縱十二萬年亦須臾兮孰知其或短而或修唯歿世而無名兮乃古來賢聖之所羞姊有弟兮爲文千秋萬歲兮能知姊名姊乎

姊乎甯盧所生

郁夫人家傳　甲午　庚戌年改正

夫人姓郁氏字冰雪居婁之新塘市國學生諱振鏞公第三女幼即婉娩長益淑愼年十六七時有貴宦聞夫人賢議聘爲繼室夫人聞之憤惋不食其姊氏私叩之則曰彼貴宦何爲者吾自有福若無福適以促我之死耳若有福則吾且自貴彼貴宦何爲者家人聞之議遂止歲庚辰夫人年二十始受聘是年予補博士弟子員榜發夜夫人夢雙鯉躍起及曉報至夫人竊喜以爲瑞徵壬午仲春來歸予家時吾　母病甚執贄贊見之時

俱強勉成禮禮成後病復大作夫人朝夕侍疾無倦容
吾　母病肝陽疾作輒盛怒夫人愜惴惴焉栗栗焉起
敬起孝勞而不怨吾　母嘗語人曰吾婦無他勝人
者惟德性差勝人耳嗚呼以今日吾　母病愈之時而
念昔日夫人侍疾之時奚啻錐刺於心痛澈於肝肺也
癸未歲吾姊未嫁而殤吾　母痛甚夫人上慰　堂上
下摒擋諸事周旋其間無少失墜乙酉歲予肄業江陰
南菁講舍夫人以　姑病而予遠游也牽衣而泣予爲
之忡恍不食者二日己丑春正公車首途　嚴命留京
讀書予乃以代侍　堂上甘旨必潔諄屬夫人夫人應

曰是吾分也庚寅夏予又鎩羽歸夫人慰予曰遇不遇命也得平安足矣壬辰會試予捷南宮旋分農曹未得入詞館夫人慰　堂上曰凡事繇命較之往年不售幸矣吾鄉地本僻壤厮養下走往往有所請託或求挈以赴都夫人謝之曰吾家入都仍作蒙師耳非爲官也予聞斯言私心甚喜以爲異日庶幾助我爲廉吏癸巳季冬夫人懷姙乃大喜謂予曰吾素願有三事乞　姑病之速愈冀君捷冀一索而得男今三者皆遂矣嗚呼孰謂夫人竟因此而死耶夫人性至孝居外舅喪鼠思泣血哭踊欲絶嘗語予曰吾父當兵燹時間關跋涉徒步

數十里常置我於筐擔之而行吾飢而啼則以糕哺我人皆以吾不得生而吾父吾母卒不忍棄我今吾父巳矣罔極之恩吾無以報也言巳輒嗚咽外舅母楊氏尤鍾愛夫人夫人思母每隕涕而卒以家事繁夥　姑病間作膝下煢煢又無諸姑伯姊分任厥事故常悒悒不敢言歸平居無私貨無私蓄　舅姑有命則尤致謹於無形之地黽勉胼飾務期一家和睦無怨蓋其至性實有大過人者原本下有吾　母喜麪食夫人善爲麪餈餌之屬嘗吾　母病時日輒爲之以博姑歡性尤好施與未嫁之初晉省大饑夫人曾積紡績錢數緡盡捐輸之初未讀書來歸後予教以臨帖遂能作小楷懷姬數月予於暇刻爲講解小學數條輒能領會云云予細審文體去此三節則氣較緊而又不忍

刪去故附記之予性好飲每飲輒醉及醒夫人常從容進諫曰君縱不節飲如　堂上不樂何予以嗜欲難克弗能聽也秉性儉約藜藿之膳茹之不厭　堂上甘旨雖豐弗敢下箸衣裳儆紉箴補綴雖有新者弗易而氣質純厚遇事必以誠慤事予尤爲周至猶憶去年八月予大病夫人晝夜不寐予憐之屬其少睡夫人輒於夢中躍起問予安否嗚呼予病不死而夫人竟舍我而去耶夫人病不過七日病時絕無訣別愁慘之語蓋初不自料其死也迨疾亟不能言吾　母呼之夫人淚熒然欲下墜予撫其心心乃忽躍起於予手中繞匝數次嗚呼夫人

之不忍舍予固無待言而卒舍予而去者豈非以予平日之積不善而有以致此也且夫人來歸予十三年中衣服飲食爲予調護惟謹兼值其時艱難辛苦幾無一日得開口而笑今以予之隱慝致使母子二命同時慘罹其厄夫人眞不負予予乃忍負夫人嗚呼予誠不敢怨天而天之待我何其酷耶[原本下有予嘗見當世有勃谿詬誶者有貴倨嬌惰不能議酒漿五飯者退而自思未嘗不喜有賢婦嗚呼今而後安所復得賢婦以儆人云云今刪去]夫閨閣瑣屑之行悼亡悁悒之辭本不當形諸著述然易之象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孟子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自晚近來風尙涼薄婦人女子之庸行亦或不少概見

如夫人之忠厚恪謹蓋亦世俗之所難予故特爲之傳以塞吾悲且大書之所以矢勿忘也夫人以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以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卒卒時年三十有四生一子殤

夫人病始於七月二十九日余於晦日以周易筮之遇賁之明夷曰白賁无咎又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予心知其不祥私禱於天但祈偕老雖終身淪落廢棄亦且無怨而天竟不我許也事後思之白賁者素服之象登天入地者死象明夷離下坤上離爲大腹懷姙之象賁之明夷以陽變陰乃坤滅之象

坤數六故越六日而死也然則數果前定耶文治揮淚再記

七叔寄亭公家傳 己未

公諱錫翰字寄亭復愚公季子以兄弟姊妹並齒故行七生二歲罹庚申之變呱呱襁褓中備歷艱危年寖長嶄然露頭角篤於孝友其天性也弱冠時丁復愚公喪哀毀逾恆旋受業 家君門下刻意向學未及半載仲兄益卿公又歿先是伯兄錫禮公未冠而殤公痛家不造追念兩兄形單影隻憂患迭乘心力交瘁矣中年母王太夫人以耄年壽終公喪妣一如喪考時嘗曰吾飲

酒雖一豆觴必侍母側同飲今已矣向不茹素至忌日則必致齊焉平居處境雖逆讀書不輟補博士弟子員知習舉子業爲强弩末命諸子分赴津滬各學校肄業卒底於成義方之訓其識時務者與復愚公總持屯衞糧務被累墊巨資飲恨以終公痛之而不敢有所計較也甲寅屯田改編民田奔走呼號釐剔靡有甯日嗣繳價事起當道極意羅掘欲得巨欵而同衞皆赤貧且多孤寡煢煢靡所控訴嚴檄下公聞之痛哭不得已與同衞悉心商榷載罹寒暑始克就緒被推爲鎭海衞維持會會長旋江蘇官產處又聘爲顧問閭望交孚蓋有由

來矣餘如地方公益經理普濟育嬰皆以欵不虛縻事歸實是爲宗旨襄辦平糶惠及貧民雖溽暑汗涔下亦弗辭濬戚浦則巡視海塘躬親其事繼濬劉家港爲水利局西局主任駐河干晝夜督夫役矢愼矢勤勞怨不避又贊助陳氏啟明學校弇北子弟造就甚盛公之對於桑梓義務如是其勿憚煩也文治少小頗狂而公最器之文酒之事輒相共嘗同讀嘉定黃陶菴先生集公好之篤謂文治曰吾讀是書不屑讀制義矣文治官京師十餘年壬寅二月　家君函促公至京敘手足之誼時僑居馬佳紹氏愚園中情話拳拳其樂無極丙午文

治又奉　家君命乞公復至京佐理家政手鈔先世吟秋遺稿墨池雜誌並家譜等帥授諸梓公復親校讎之回憶曩者春明侍飲風清月白賦詩彈棋或擊節高謌神來興往　家君醉酒題公玉照文治學題小詩以志景仰公怡然渙然淵乎若有所思至今宛在目前也比年公患中風症手足痿痺不良於行今春稍瘥四月間以事赴滬莅文治寓開尊歡顏談笑自若文治爰訂新秋惠麓之遊冀與　家君敘話載酒泛舟一攬太湖之勝不意時逾二旬而公竟溘然長逝矣時文治適患目疾居蘇州醫院哭不能憑棺祭不能親奠望風零涕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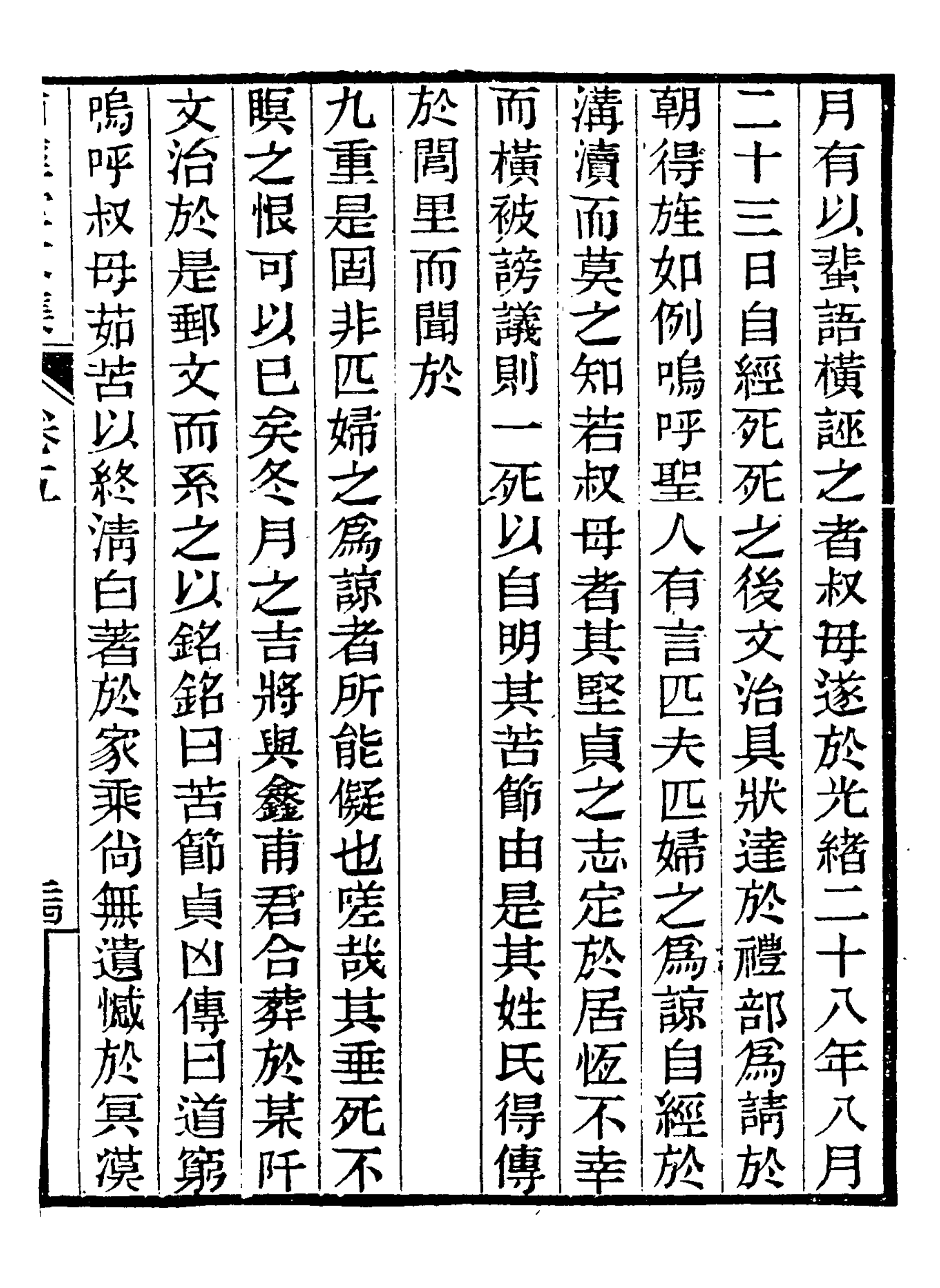
何如矣在先吾家曁同族有慶弔事公輒爲經紀之丁
未春　先妣胡太夫人喪歸自京師舍於西城隆福禪
寺中賓朋禮接兆域經營惟公是詢居恆田產瑣碎亦
惟公是賴今則　家君如折一臂其悲更可知矣公春
秋六十德配鄭太夫人子四長文壽爲益卿公後畢業
於北京高等實業學校現任財政部化驗工程師次文
蔚邑庠生畢業於上海速成師範學校早世三文萃畢
業於太倉中學校現觀政審計院四文荃出爲鑫甫公
後畢業於天津陸軍軍醫學校現任湖南軍醫官女二
長秀柔適陳留次秀蕊適樂安孫五慶岳慶禧慶鏊慶

愜慶炎孫女七

贊曰淵淵我公篤實性成頌詩讀書泊然無營下帷攻苦庠序蜚聲屯田改作力與維持固窮編戶奔走陳詞先民有言老成典型何期梁木僸爾頹傾謹狀遺行百世流芬

二叔母徐孺人墓誌銘癸卯

叔母姓徐氏幼而淑愼年口口來歸我叔諱錫泰鑫甫君光緒二十七年口月鑫甫君以貧病卒叔母欲以死殉者屢屢會傭媼營救得免叔母於是典質衣飾朝虀暮鹽悙悙以度日其所處殆非人境所能堪也既逾數



月有以蜚語橫誣之者叔母遂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自經死死之後文治具狀達於禮部爲請於
朝得旌如例嗚呼聖人有言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若叔母者其堅貞之志定於居恆不幸而橫被謗議則一死以自明其苦節由是其姓氏得傳於閭里而聞於
九重是固非匹婦之爲諒者所能擬也嗟哉其垂死不瞑之恨可以已矣冬月之吉將與鑫甫君合葬於某阡文治於是郵文而系之以銘銘曰苦節貞凶傳曰道窮嗚呼叔母茹苦以終清白著於家乘尚無遺憾於冥漠

之中

外祖古愚胡公家傳 庚戌

公諱汝直字古愚鎭洋縣邑庠生舉鄉飲介賓先世居徽州後遷鎭洋公治科舉學授童蒙章句以爲恆業不屑屑世俗之榮利與名道咸之間海上通商公橐筆申江初設帳於上海嚴氏繼設帳於廣東鄭氏意泊如也丰裁嚴正廉介不苟後進有過恆面斥之不少假借工書法筆意在蘇米二家之間所書扁額楹聯流傳不可勝數戚黨皆藏之以爲榮而公絕不取值焉歲壬戌粵匪竄蘇太公挈全家避難海門有外甥張氏戌勛昆仲

自賊中逃歸見公短褐不完髮種種盡蟣蝨公痛惜爲加薰沐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課以書督讀常至夜分至張氏昆季成立歷十年如一日其平居教誨生徒口講指畫必懇必誠有設問必觀其志歲丙子文治隨　家大人至滬上因受業於公時初受左氏春秋至鄭伯克段於鄢事公問曰鄭伯與段優劣奚如文治對曰鄭伯失教段不弟無可優劣也公莞然曰孺子可教矣性善飲文治侍立其旁公則喜一夕被酒言曰汝志之吾擇壻家俱窮天下惟窮爲至清至高至美之事蓋君子固窮惟窮乃能自立富斯濫矣主鄭氏時館僮踐蹈米穀

公怒甚痛責之既而慨然謂文治曰若曹秉性殘忍不知物力之艱難終其身當爲奴僕汝志吾言以爲驗其狷介嚴毅如此德配陳太夫人質實慈祥持家勤儉井井有法度生子一秉彝女二長即　先母太夫人次爲黃太夫人文治之外姑也秉彝舅氏年二十娶室有日矣忽患痘證殤公哭之慟自是居恆鬱鬱幾無意於人世其五十初度自撰聯云有子忽亡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來日苦短祇得聽後命於天公憶公常懸此聯於臥室中　先母太夫人對之輒欷歔泣下焉然公雖無子當屬纊之夕　先母太夫人暨黃太夫人偕擗踊欲絕

殯斂一衷於禮鄉里咸爲感動流涕曰嗟乎有女如此
有子者所弗如矣公於諸外孫孫女中尤愛文治當疾
革時文治適應童子試公呻吟問曰汝用功何如逌報
罷公神志憿惘曰穎孫入學矣或告之曰未也則怫然
轉側臥彌留之際文治哭呼之猶爲一頷首焉嗚呼公
之鍾愛文治如此至今思之猶爲心痛而　先母太夫
人棄養亦已數載於茲矣嘉言懿行不獲追詢一二以
表揚於後世回念兒時膝下依依恍惚如夢𥨊更不自
知涕泗之橫流也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四月十八
日歿於光緒四年戊寅十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七光

緒壬辰陳太夫人卒合葬於邑之西門外吳塘橋某都公歿後以猶子景堯爲嗣亦早卒孫保梓今已成立矣論者以爲善人必當有後云

論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德行而已矣粤匪之難公弟六符公需次糧臺曾拯楊氏難女挈之歸值公遭西河之痛勸納爲篷室公則曰有子而夭命也今吾年力已就衰而楊氏女甫及笄儻納而不育貽誤滋多不如弟自納之弟有子即吾有子得延先人血脈於願足矣後果得景堯舅氏以爲續蓋此落落數言皆發於孝友惻隱之至性天地鬼神實聞之矣嗚呼家庭中之德行

其尤可風世世哉其尤可風世世哉

外舅郁銘軒先生家傳 丁巳

嗚呼文治不幸當壯歲抱琴絃之痛迄今距郁氏先夫人之歿已二十有三年矣濡筆以傳吾外舅蓋猶有隱痛於厥心者先生諱振鏞字銘軒江蘇太倉州之新塘鎮人秉性長厚里中莫不目之曰善人幼有武力尚氣節當咸豐庚申粵匪踞郡城四出劫掠焚燒慘無人道新塘有黃鳳翔者糾鄉民拒之裹巾白頭特起連營於東鄉之板橋眾響應號稱十萬先生知鄉民不習戰恐不足恃亟聯合郡紳李君方焯等通稟大府請兵爲援

牒甫再上而蘇城逆軍悉精銳至鄉民既之火器又無戰馬臨陳部勒進退俱不如法遂一敗塗地死者數萬人婁水爲之赤先生度事不可爲乃竄伏草野間喟然歎曰吾鄉義兵已矣吾處於今之時其惟積善以種德乎爰於新塘一隅闢邑之避難者而爲之主邑中耆宿如王逸侯楊葉航兩先生皆相與爲患難交而姻婭王介眉先生自賊中逃歸尤痛苦先生多方營護之介眉先生感其德恆稱道弗衰云粵寇既平當事者銳意興水利開濬劉河有委員褚某者性貪橫河工既竣索數百緡爲壽有敢不應則詈而撻之先生從叔某爲所窘

先生乃自與抗論褚某畢策欲扶先生先生乃提而舉之置廳事間數之曰君貪橫如此吾將爲吾鄉之人一洩其忿然君官也吾不可以無禮將訴君於大府矣衆懽呼褚某逸去卒畏清議不敢言事遂寢鎭有某姓者素陵侮鄉人寃苦不得訴一夕鄉民某竟縊諸其門先生夜半過見之大駭亟解救之蘇贈以錢數緡温語勸慰良久揮手令歸鄉民流涕稽首去而某姓終未之知也生平慷慨喜賓客客至輒留聚飲或不供則典質衣物沽酒市脯盡懽而散文治每至其家先生喜恆自買果蔬雞魚之屬煮酒親酌文治踧踖不安先生笑慰之

曰子毋然吾固樂此也迨文治將歸城先生愀然不樂不得已勉留數日先生又喜及歸則又不樂歲率以爲常光緒己丑春應南宮試卬別先生前先生曰子勉諸會見翱翔日月邊也迨庚寅又下第歸則先生棄養已數月先夫人泣告曰吾無父矣前月某夜吾夢吾父來言登科者馮姓吾壻仍未售耳吾父始終惓惓於君此心不死魂魄其猶依君乎時則相對纍欷無可慰藉越日亟登其堂爲文以祭之不禁泣下之沾襟也是年冬月營葬先夫人臨穴擗踊而拜哀呼如不欲生蓋先生愛女綦切而先夫人感念劬勞顧復之恩則更有獨摯

者嘗告文治曰粤匪之難吾生才一二歲每當寇至吾母倉皇逵避家人慮呱呱者貽累且恐爲賊蹤跡欲棄吾者屢矣而吾父不忍輒置吾於大筐中擔荷以奔吾飢而啼則以糕哺吾乃得存活以迄於今罔極之恩吾無以報也言未竟嗚咽不成聲嗚呼而今尚忍述耶先生有兄字小石先生積學早殞先生事嫂如母一家和睦無間然德配楊氏岳母慈祥溫厚治家以禮子一名朝桂邑庠生能世其家女三長適同邑張君慶同光緒乙亥舉人次適同鎮朱君紹幼卽先夫人公嘗語人曰吾幼壻尤勝於長壻也先生旣歿十餘年文治爲請於

朝乞贈如例

制曰可特贈先生榮祿大夫妻楊氏

贈一品夫人嗚呼先生逝矣而其德行遺澤至今猶膾

炙於閭里鄉黨中也先生夫人無以報先生而文治之所

以報先生者僅區區斯文耳黎陽氏有繼起能讀斯文

者其尚毋忘先德哉其尚毋忘先德哉

外舅黃浚之先生家傳丁巳

先生諱鏡渠字濬侯號浚之晚號寄盦考諱慶雲本生

考諱慶雲咸豐二年舉人官丹陽訓導先生自幼隨侍

遘寇亂訓導公自丹陽歸未幾歿不得已棄儒學賈顧

以廢讀恆鬱鬱不自得同治二年寇平年十八矣重理
四子五經舉不能省記乃發憤下帷髮不櫛衣不濯夏
夜照月蚊蚋嘬之不之覺冬日栗烈昧爽起溫冰水洗
手作大字百餘苦讀不舍吟聲達戶外如是數年以縣
試第一遊於庠踰年補增廣生然鄉闈輒報罷年近四
旬遂不復應試江蘇浮糧甲天下自道咸以來邑人之
黠者借佃戶攬費爲名巧取於農窮佃有賣兒鬻婦以
償者至同光間未革也先生憫之創議限攬費稟州縣
詳大吏上游韙之立碑義倉而弊始革三農被惠有感
泣者顧推鄉老輩主其事曰吾不敢以是沽名也錢價

低昂向爲市儈壟斷藪而鹽商因緣漁利每銀一圓出入參差販夫權量更上下其手先生約同人公呈大府剔除其弊後鹽商屢請復舊以重賄餌不爲動顧先生嚴以律己未嘗不寬以待人故友朋間重其品而感其德先生尤樂善不倦嘗述程子言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城內外棄嬰夥舊嬰堂不足以容先生首創保嬰之議偕江少耕文燦金蓬生箎徐菊生敦穆定章程籌欵項炎天酷暑手一冊奔走喘汗刺刺勸募至夜分不懈雖富家儉嗇平素拔一毛不爲者感其精誠亦改慳分羨以助數年間事以辦築堂於大東門之

通衢蓋三十年來所活嬰殆不下千百云先生中年後家中落橐筆走浙江依姊壻王介眉大令幕大令稔公廉委以錢漕出內事先生悉力佐之甥鳳璘頗聰悟踔厲風發先生常勖以長厚並進以義理之學人迂之弗顧也體多疾既歸里鬱伊無聊又與世輒鑿枘晚年咄咄書空如得心疾光緒乙未八月患痢遂不起時伯兄澄之先生客江西未歸臨歿瞠目四顧曰吾兄歸來乎炯然不瞑家人羣繞之哭乃瞑初宗祠歲久將圮先生籌歲修策又議擴祭產爲義莊而族人各持已意不潰於成彌留時以此事爲憾也嗚呼孟子以孳孳爲善者

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曠觀今世彼雞鳴而起爲利之徒逸樂富厚或累世不絶而爲善者卒終身不得志甚至侘傺以死豈造物者竟夢夢與抑氣運之適然與莊周有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蓋天之報施善惡常在數十年或百年後爲並時八所不能見者然則爲惡者又何倖而爲善者又何不勸耶先生生於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歿於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四十有八元聘錢氏未歸而卒繼娶胡氏文治姨母也婉娩多淑德子二彬琳廩貢生彬瑞殤女一彬瓊適同邑唐文治先生歿十餘年文治官農工商

部侍郎
貤贈榮祿大夫錢氏胡氏
贈封一品夫人
贊曰文治未冠時嘗發言驚座座客滋不悅先生笑語客曰若毋狂是兒十年後若輩皆退避三舍矣旣爲介紹於太原師之門執贄之日挈文治往復緣督而訓勉之此情此景宛然目前也甲午秋文治抱琴絃之慼遂重之以婚姻焉疾革自言曰吾竟與穎甥慳一面乎穎文治小字也嗚呼先生之愛我期我教誨我至矣而文治德不脩學不講功業之不成心滋愧矣吁

姨母胡孺人家傳 丁巳

姨母姓胡氏諱珍江蘇太倉人外叔祖六符公第二女適同邑金丈仲德諱庭筬將嫁之前六符公大病幾垂絕矣姨母亟割臂肉和藥以進裹創後暈絕迨蘇面無人色惟姊妹輩稍稍知之越日即于歸金氏又明日歸甯淚交於睫不語倉皇遍觀家人顏色蓋恐六符公已逝世也而家人咸喜動眉宇則六符公病已大痊矣踰二年仲德丈遊於庠姨母甚喜生一子殤踰年復妊而仲德丈病癆瘵已不起姨母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仲德丈歿姨母痛絕欲自裁人勸之念遺孤在腹強

勉自抑制旋因哀毀未及期誕戚賀之曰男也姨母憮惘中悽然曰毋誑我兒不育矣痛徹於心無滴乳入亦無爲覓乳者未幾兒果殤遂絶粒越數日卒嗚呼苦節不可貞天道慘酷乃有如此者初姨母未嫁時六符公有妾母氏耄矣家庭嗃嗃多瑣碎語及適金嫂氏又嚴厲頗索瘢纇仲德丈家又赤貧朝虀莫鹽動輒告罄冬日栗烈飛絮破棉殆無完好生平所歷艱苦幾非人境所堪雖以賢人君子處此庸不免有怨咨者而姨母處之怡然泰然從未見諸顏色敬恭輯和悉協於禮擗擋家事常若綽有餘裕迨其歿也鄉黨妯娌輩追思往日

無不泣數行下者嗚呼可謂難矣性聰慧麤通經史大義好善如不及聞古烈女風輒慨然慕之年十數歲時偶抱膝坐　先母呼之曰妹欲學古人之抱膝長吟耶非吾輩女子事也姨母聞之悚然自是端謹無稍懈云

姨母既歿數年文治爲請於

朝得

旌孝烈如例

贊曰姨母　先祖之寄女也　先祖棄養姨母哭極哀平居與　先母太夫人最相得尤愛先姊文珠針黹簪燈爰笑爰爰語　先母多病姨母來視之恆左右不離吾

家有事姨母輒爲處分之井然秩然罔不當　先母意文治登賢書姨母喜語之曰汝砥行立名自此始矣亟勉之己丑赴南宮試叩別依依迨庚寅下第歸則姨母已殉夫死　先母流涕告文治曰吾折一臂矣登其堂展拜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金氏故吾婁望族今子姓稀少求嗣續而不可得嗚呼尤可痛哉

家祠藏書謹志　乙丑

宣統三年辛亥春文治將建新屋於無錫之西溪吾父命之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吾家世素寒祠宇未就汝宜先建家祠以展春秋祀事文治謹受命謹建

祠兩楹於屋之左偏北上南向敬將 先人遺書都藏其中甲子冬吾 父棄養文治鮮民之生哀慼百集乙丑冬十一月督大兒慶詒稍稍整理攷先世自 艮鼎公後至 七世祖宏任公始留手澤存册頁中 六世祖南軒公 五世祖壘池公始著詩文吾 父繼 壘池公而起生平孳孳文學所存以詩賦爲多茲謹分爲三類曰遺著類 先人所自著也曰遺鈔類手輯及親鈔者也曰遺籍類則舊藏披覽者也嗚呼追憶吾 父深寶 先世遺書嘗指漁洋菁華錄示文治曰此 壘池公舊藏也又嘗指周官精義曰此汝 祖父讀本也

遺書雖不多然皆　先人心血之所寄也至今念之曷禁涕淚之浪浪也謹錄書目如左云

遺著類 附雜記

南軒公吟秋遺稿一册　續吟秋稿一册

墨池公雜著一册　詩稿二册

若欽公賦稿四册　詩稿六册　行年錄二册　避難等日記一册　遺囑一册　家書八册　長孫留學美國記事三册　三孫留學美國要言一册　聞見雜誌一册　雜記一册　行素田圃錄一册

遺鈔類

先世遺澤一册

墨池公愛蓮居叢鈔八册

翼亭公鈔　聖諭廣訓一册　唐氏宗支一册　沿海

地圖三册　國朝婁江諸生譜二册　綱鑑易知錄一

册　高厚蒙求二册　篆文彙韻一册　守城臨軍事

宜一册　藥性總義一册

若欽公輯陸桴亭先生遺書二十八册　鈔王弇州先

生讀書後一册　鄉先賢遺著一册　梅村詩摘鈔一

册　王學質疑一册　明辨錄一册　先哲格言二册

周易故訓訂二册　雕蟲篆刻一册　諸君敘帚一

册

遺籍類

墨池公藏漁洋山人菁華錄四册　鈕玉樵臨野堂集二册　觚賸二册

翼亭公藏周官精義三册

若欽公臨吳摯甫古文尙書評點一册　臨張皋文漢書評點十六册　五臣注文選二十册評人未詳　元板李忠定公奏議十册　經訓堂原刻呂氏春秋六册　困學紀聞十二册　歷朝賦鈔十册　賦學正鵠六册

吾家自　曾祖考堯賓公由上海徙回太倉家益中落

始居北門外之營房旋徙城東之邊行街粵匪難作旋徙江北之海門鎮難平後旋徙回太倉之岳王市旋徙城中大橋南之胡氏宅即吾　外祖古愚公屋也旋徙城東飛雲橋旋徙南牌坊之趙家廳旋徙大橋南之王氏宅如是者凡八徙矣文治通籍後徙北京始居東單牌樓之新開路義和拳匪難作旋徙京北之平義分村難平後旋徙北城王佐胡同之世氏宅旋徙新鮮胡同之紹氏宅旋徙西單牌樓之西斜街文治旋居　先妣憂南歸徙居上海之南洋學校旋徙無錫之西溪如是者又七徙矣凡吾　祖吾　父足跡之所經皆諸書所

經歷之地也今諸書依然無恙而吾　祖吾　父其安在乎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古君子之不忍也聞祖若父之遺事盡焉不知涕之何從今文治展卷思維有不泫然如見其親者乎孝經有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續者非徒形骸而已舉吾親之志氣精神畢萃於吾之一身戰戰兢兢保茲弗失而後吾親乃可以常存今諸書當風霜兵燹之餘吾　祖吾　父流離遷徙與之性命相依始得存什中之四五非夫志氣精神完固縝密何以有此此非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乎文治縱不得與吾　祖吾　父再懽聚於

一堂而志氣精神固有僾然愾然宛乎在心目間者則更爲之摩挲悲愴而不能已楚茨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對兹家寶懍懍焉深自勗勉更願爲世世子孫永勉之矣

家祠藏救生繩謹志　乙丑

嗚呼吾　祖吾　父母備嘗險阻以成家其艱苦豈語言所能盡哉覩家祠所藏救生繩淚雨落不能止矣蓋是繩吾　母嫁時物也文治幼時吾　母嘗指此繩而告之曰吾家嘗同治壬戌夏避粵匪難于太倉邑之闇鎭舉家匿伏舟中泊河干忽一日子福伯倉皇奔告曰

賊至矣汝　父居停陶氏急運米至舟中轉瞬間槍聲
環起烽火已逼煙燄蔽空兩岸逃難者潮湧曰賊數千
人雷奔電掣來矣龔南者舟子也亟解纜行不踰時遇
一木橋當河之衝橋低舟棚高且固驟不得過吾家舟
在前舟尾逃難船奚止百艘大呼曰拆橋拆橋龔南亦
呼曰拆橋拆橋兩岸人大譁曰若拆橋吾輩焉所逃汝
祖汝　父立橋上惶遽搖手戒龔南勿言急用猛力
壓舟棚竹木摧折棚傾手血淋漓舟乃得脫汝　祖汝
父跳舟中飛櫓逃甫半里忽龔南頓足曰死矣死矣
舟纜斷可奈何吾急以此繩授之以代纜急行五六里

地名新涇塘龔南曰今夜不出此塘吾等性命皆不保吾欲赴水者再汝　祖力阻曰俟賊至始死未爲遲也時天色昏黑忽迷所向又不敢燃燈火舟遂停當是時汝姊生方數月懼其啼哭爲賊所聞乃頻頻以乳哺之終夜汝姊竟不啼時聞岸上往來人語聲號呼聲譁笑聲穠以唱歌聲舉家慄慄默然無敢喘息迨天明則見舟泊斷港中兩旁皆叢塚耳大驚急退出覓舊路乃過新涇塘午後始遇鄉人逃難者曰賊退矣昨夜新涇塘舟盡被擄僅免者一二艘耳於是舉家慶更生始謀渡江而北矣此繩者救吾全家之性命者也文治聞之至

於慼泣歲壬子家祠落成吾　父乃儲此繩於玻璃盒藏諸櫝中嗚呼繩乎繩乎汝救吾一家之性命吾　父置汝於此爲不負汝矣顧念汝吾　母嫁時物也今吾　母棄養已二十年矣彌留時之苦夢寐不能忘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茲者又痛吾　父之在土矣體魄之安全與否不可復得而省也生前經歷之苦況不可復得而聞也嗚呼繩乎繩乎吾今撫汝繩追念吾　祖吾　父母賴汝以生存吾家得以成立吾所以撫汝繩如見吾　祖吾　父母痛澈肝肺腸九迴而欲斷也

外祖古愚胡公手蹟謹志乙丑

光緒己卯文治年十五冬月往省　外祖母陳太夫人
比時距　外祖父之歿踰小祥矣　外祖母所居屋曰
施家廳有假山花木之屬文治憑眺其間旋　外祖母
招之入室以一小篋書授之曰此汝　外祖手澤也汝
其爲我藏之文治忻然以爲　外祖母畀吾書而不知
其心之痛也持歸告吾　母泫然良久曰汝後必謹藏
之文治以爲睹遺書而悲而不知其心之痛有在於書
之外者也厥後走京師居滬上徙無錫常攜以自隨幸
未失墜壬子歲家祠成既鈎刻　公所書楹聯懸諸祠
中並將手澤附藏於吾　祖遺書之右乙丑冬重加檢

理計手鈔名臣奏疏一册吳趨訪古錄一册投筆集一册雜鈔一册盡屢存者如是而已今距　外祖母之歿三十有三年吾　母棄養亦已二十年矣撫今追昔何以爲心吾　外祖父系出安定嘉慶癸酉　公族叔諱濬者領鄉薦第一人文名藉甚然不得志卒於江北某縣之教諭任其遺著甚夥書目載州志中吾　母生前屢以爲言文治數十年來輾轉訪其遺書迄不可得他日無以報吾　母於地下則更何以爲心嗟夫人生如逆旅耳文人學士有著作得傳於世幸矣乃如吾　外祖父生平品詣篤實剛正不阿竟無片紙之文章流傳

於人世已足悲矣生而坎坷　舅氏祥生早卒并此零編斷簡無人爲之收拾附藏於異姓家祠中更足悲矣幸吾表弟保梓遑上經商尙克自立異日者或能光大其門閭謹當以此歸之則吾　母雖不及見庶幾無恨於九原已夫

茹經堂文集卷五

受業唐景升
麗天爵謹校

茹經堂文集卷六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記類　碑銘哀祭類

記和碩慶親王事 甲子

光緒改元後常熟翁文恭公同龢高陽李文正公鴻藻侍講席我
皇上純孝恪敬無絲毫失德顧性喜西學求治過急內臣庸腐闒冗者流頗懷自危日讒搆於
太后之前而
兩宮於是間隔矣戊戌六月擢用康有為梁啟超楊銳

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為京卿踔厲風發滿員皆側目
八月忽傳有康梁引兵圍宮之說謠諑繁興
太后重臨朝逮康梁不獲殺楊銳等數人當是時
太后怒甚廢立已決和碩慶親王跪其前婉求不許王
因以宗社安危為言跪四時許
太后曰吾姑聽汝汝退矣王退遺矢滿褌面色若死灰
惴慄者數日幸無事已亥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
為皇子庚子義和團變起殺洋人攻使館諸庸臣眾口
附和實則皆阿
太后及載漪意冀廢立之成功也時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大臣許景澄袁昶交疏諫諍之載漪等方進萋斐之
言會疆臣李秉衡入都亦力擠許袁是年七月一日奉
詔殺二大臣慶親王大駭求
太后乞從寬典堅不聽王遂趨大學士徐桐言曰許袁
二人之寃君所知也君今一言抵吾千百言請爲代求
微特二人之幸國之幸也徐曰如此輩者殺一人是一
人耳王揮涕退十八日又奉
詔殺大臣徐用儀立山聯元等三人王跪於
太后之前曰今殺徐用儀等如他年靑史何
太后不懌曰汝速去當是時人人皆爲王危義和團匪

吏竊竊疑之王曰毋然吾非通洋人者可自明也遂赴
莊親王義和匪壇焚香祈禱衆疑始釋二十日
翠華西狩
太后諭王曰汝可留守冀中國尚有轉機王叩頭流涕
曰願從
太后
皇上行耳遂與其長君振貝子徒步隨
扈行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舒文等齎總稅務司
赫德書述各國公使願與中國議和請王速回王奏
聞遂奉

旨派慶親王及李鴻章爲全權大臣王乃回京時李伯相亦由粵省來會議和約大綱十二款王綏輯羣黎宣

示

聖德天下人心大定辛丑春二月王親赴陝恭迓

鑾輿

皇太后猶豫未決王奏曰茲者各國修好輸誠萬一各

國公使合詞籲請回

鑾拒之不可則失主權矣

兩宮意始決王隨行入都時萬民夾道嵩呼歡頌之聲洋洋盈耳蓋自辛丑以後猶得享十年太平之福皆王

與李伯相之力也嗚呼凡主公道是非宜達時務識本原晚近以來是非不明其號爲清流者毛舉細端罔知大體輒曰某也弱或曰某也貪及窮究其事實則又不能辨一事而弱與貪有十百倍者廼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人心日益迷謬而用人者亦遂顛倒敷衍萬事掣肘而莫知其由嗚呼此豈非敗亡之先兆哉王既與諸鄰邦交涉益稔遇事無多言每發一語率能折服其心滬甯鐵路貸款條約大臣盛宣懷實主之載明不許造雙線其有接造路線者當先商諸英人諾許然後得行時商部以爲喪權太甚建議由商集款建築滬杭甬路

英使爭之於外部勢洶洶王曰子毋然商民自造鐵路爲各國通例譬諸人家子弟皆知自好吾能禁阻之耶英使語塞而滬杭甬路遂成維時外患初靖朝政頗嚮新凡立憲法改官制廢科舉建學校設立商部郵傳部皆王主其事守舊者交疏彈劾弗顧也滿大臣胸懷頗隘時有排漢人意王獨與仁和王相國文韶南皮張相國之洞交驩甚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

兩宮升遐聞

皇太后眞冷時諭王曰國不可無主汝素任艱鉅宜攝政王流涕堅辭適

命醇親王攝政焉自是厥後王雖在樞廷退讓不與國事辛亥變起王遂杜門不出聞其時頗有欲殺居京漢人者王曰若是吾與汝併命可耳乃不敢動嗚呼王之仁慈能持大體爲何如矣平生愛才甚摯用人各視所長不拘資格文治備員總署王已深器之迨後隨振貝子赴英倫歸後待以殊禮文治短於視每白事不能記牘中所云王輒舉稿指示之其謙和親下如此文治由部曹驟陟京堂躋卿貳雖由

九重特達之知實則王所薦剡也又以丙午冬振貝子

赴東省奉

命以文治署理尚書往謁王談農工商部事逾二時許纖悉靡遺後蒙

召見二次王敦勉之嗚呼詎意自此之後卽不復見王耶甲寅聞王薨於邸第奠不及親葬不克送每一思王心滋痛焉嗚呼後之修史者其尚知王之苦心哉

記翁文恭公事 甲子

吾師常熟翁文恭公叔平爲文端公第三子丙辰殿試以第一人授修撰戊午奉

命典試陝甘時尚未散館士林以爲榮遇甫一年公遽思親引疾歸其天性純孝蓋可見矣同治四年以右中

允奉
命弘德殿授讀光緒元年又奉
命毓慶宮授讀侍
兩朝講幄啟沃君心惟以本原
聖孝引古證今爲宗旨公於學術無所不窺而愛才尤
如性命一藝之長奬借不絕口或忘年相契折節下交
門生故舊徧天下交口稱頌之蓋我
朝自乾嘉以來崇尚樸學提倡宗風通人達士若羣流
之歸洪河土壤之仰泰岱維時吾鄉畢秋帆揚州阮芸
臺兩先生擅美於前公乃繼起頡頏於後嗚呼庸詎知

公之遇獨苦公之禍即自此而伏耶蓋其後擠公於阨
而欲置公於死者厥惟滿員義和團禍首曰剛毅剛以
刑部起家爲吏員時公聞其廉稍拔擢之然剛識字無
多又不諳政體出爲蘇撫有游擊龍殿揚者喜逢迎剛
一見大器之會江蘇各縣邑將濬河龍隨獻以兵代工
策剛大喜以爲自古善政莫有過於此者隨命龍董其
成縱兵淫掠文恭公聞知深恨其事迨剛
陛見
上問江蘇官吏誰爲最賢剛首以龍殿揚對
上曰其人何如剛思久之曰似黃天霸

上微笑若黃天霸者梨園中所演之武生也剛隨入値
軍機會某省提督出缺剛又薦龍殿揚文恭公力持以
爲不可剛不聽公憾曰此特君之黃天霸耳在坐者皆
失笑剛遂銜公刺骨日媒蘖其短戊戌春公保工部主
事康有爲通達時務可用剛隨密奏
太后謂公植黨熒惑
聖聽四月二十四日公奉
旨開缺回籍是日適公生辰也嗚呼剛之計可謂巧而
毒矣公絲毫無慍色越數日即行至正陽門外送者數
百人車馬闐咽有痛哭流涕者公獨坦然謂文治曰人

臣黜陟皆屬
天恩吾進退裕如所恨者不能復見
皇上耳蓋先一二年時文治逆知公危燕見時微諷公
退公慨然曰吾爲師傅譬諸一家孤兒寡婦無依賴指
導爲西席者可恝然去乎文治固夙知公之心至是聞
公言更不覺泫然也公歸里杜門不聞外事其年八月
治康梁黨隨興大獄剛毅欲殺公倡議以公編管浙江
王相國夔石爭之剛僞曰此
太后意耳十月奉
旨削職公益韜晦惟吟詠以自遣然身在江湖心憂君

國每一北嚮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光緒三十年甲辰卒於家宣統元年蘇人士請於

朝奉

旨開復原官并予謚文恭於是公之事始得湔雪云嗚呼人心之於國運相爲維繫而是非者尤人心之大公政治之命脈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公之一身爲人望所歸德教所由出自公去國後是非不明人心漸去一爲康梁之變再爲拳匪之變三爲辛亥之變而國運遂以不振詩有之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又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然

哉豈非然哉文治於光緒壬辰應京兆試受知於公一見即曰吾素識子名今果爲我所得六月延至其第授其曾姪孫之潤嗣曾孫之廉讀是後或數日一見或旬日一見踰年文治常至戶部觀政兩三日必一見公每白事公輒持大體無成見甲午日人起衅奪我旅順及奉天金復海蓋諸州縣勢岌岌文治條陳十二事以上公激賞之手錄數條言於樞廷然弗能用也丙申奉旨行昭信股票文治謂此事恐騷擾百姓公聞斯言晝稿時爲隕涕焉辛丑文治隨使日本過滬發書問公起居公復書曰吾輩至交勿再來書海上人言可畏也癸

卯秋文治蒙
恩擢商部右丞公聞之喜甚語人曰唐某得京堂矣惜
商務非其所長耳嗚呼士固伸於知己文治知己先師
王文貞陸文愼而外獨有公耳公沒後十餘年同門常
熟孫庶常雄立瓶社（公別號瓶叟）設公位於京城之陶然亭
拜之邀諸及門相與詠歌以抒蓄念文治感懷尤摯爰
記其事蓋於公之生平不及十之二三也公書得顏魯
公家法嘗書贈家大人楹聯云著述不倦才學通博清
虛寡欲神氣沖和往時鐫刻以永之又書贈文治聯云
都邑正喧收杞梓居人猶自戀庭闈惜於庚子年失去

又有貽文治手帖十數函謹藏之以爲寶公之遺著僅詩集行於世聞有數十年手書日記藏於家至疏稿則零落不全矣

記王文勤公事 甲子

我師常熟翁文恭公之被誣也滿員剛毅與公有宿怨持之急必欲置公於死地康梁案起

朝議將以公戍邊當是時人人阿剛意旨無敢言者浙江王文勤公夔石時爲大學士爭之曰我

朝待大臣自有體制

列聖向從寬典翁某罪在莫須有之間今若此則我輩

皆自危矣事乃得解人皆為文恭公慶而傳述文勤公之言以為深知大體也然文勤公立
朝固和甚戊戌政變後
太后廢立之意已決賴慶邸爭之而止己亥春
詔立端邸之子溥儁為皇太子輿論譁然謂
本朝無建儲例且
皇上富於春秋豈宜出此是仍與廢立無異江南人士數百電請收回
成命首列者浙江經元善也時文治在譯署值電報班進白公請免與大獄公不發一言大學士榮公仲華閱

電盛怒詢經某何人敢爲此言必殺爲首者數人以儆其餘公固有耳疾茲事佯爲不聞也者久之曰經元善吾熟其名是吾長子之至交也榮曰公何尙爲此言經今謀叛逆矣公瞿然曰經竟叛逆耶榮曰然則此電謂何公曰噫經元善辦電局事倡人冒書其名意在免電費耳榮曰此何事可兒戲耶必殺之樞廷諸公咸附和曰必殺之公又不聞矣逾時

召見榮大聲謂公經案當誅數人請公奏對時同吾言公愀然曰立皇太子乃

國家喜慶之盛事至於殺人不祥甚矣卿

太后不樂問榮改容曰奈何公曰執而囚之足矣迫見

太后果有愠色公奏曰經元善無知妄論殺之不足蔽

其辜請

太后勿介意惟此風不可長應請

嚴旨飭地方官拘捕監禁俾知所懲

太后領之公退出即擬電

旨施行逾兩日得報則經已遠遁矣其保全善類如此

庚子夏義和團匪以仇教爲名圍攻各國使館恣意殺

戮外人端邸挾以自重樞廷諸臣剛毅趙舒翹輩自命

清流希風望旨公獨不附和其說亦不忤其意七月洋

兵入京城時譯署滿員阿克敦值
內廷電報班公親往告之曰
兩宮已西狩矣子可去毋爲留此也逾時公又往語阿
曰洋兵至矣子宜攜印章案牘從便道行勿著官服也
語畢始從容坐肩輿出地安門即爲義和團所劫徒步
行數十里追及
鑾輿召見於鄉野人家
兩宮皆微服
皇上指公歎曰自團匪搆難諸臣叫囂隳突以致開罪
鄰邦震驚

九廟罪不可逭矣明白曉事者惟有汝爾公泫然出曰
蒙塵之事我嘗於史書中見之誠不意若是之苦也即
隨
扈赴陝迨後奉
命議和始返京云公以進士起家由戶部洊升歷中
外故尤長於公牘文字其爲軍機章京時常侍恭邸每
閱一牘公立其旁默識之恭邸閱畢問曰如何公應聲
曰此事有某案在先或曰應如何進止皆合恭邸意辛
丑議和約文治承辦某案署稿曰事屬可行公呼文治
字曰蔚芝此案有關係未可輕於定奪也爰改曰事雖

可行當由中外大臣會議再決其思慮之縝密又如此公原籍隸浙江仁和生長嘉定猶得聞錢竹汀王西莊兩先生遺風每見文治時娓娓談家鄉事不倦嘗語文治曰乾嘉時京官衣錦還故鄉若神仙中人如吾輩者直無家可歸耳文治曰何謂也公蹙額曰即今請託之事已繁擾不堪矣又嘗呼文治字曰蔚芝子目疾深矣奈何無他術惟望節嗇而用之耳登次言之復爲他人屢言之嗚呼其愛我者至矣公之歿也余適居憂未克往奠庚戌春遊西湖見公祠展拜之不覺淚盈於睫也又踰十餘年乃追記公之事至其居官政績當已詳於

國史故不書

記陸文端公事　甲子

宣統初卽位改元吾蘇陸公鳳石以大學士總師傅職啟沃君德翊贊嘉謨老成典型一時宗仰之辛亥政變兩宮遜位當是時銅駝荊棘之感怵目恫心公常含淚出入
禁庭雖風雨靡間越歲餘當事者有改遷
太廟之議諮
皇室召大臣會議畫諾公嘿然不發一言遽叩首
上前曰老臣將隨

先皇帝逝矣
上曰噫師傅何爲出此言也竟忍舍我去耶公復嘿然
飲泣出卽具疏乞病假日飲猛攻刻削之藥家人不知
也徐菊人相國往訪之詢病狀徐亦達醫理索方閱之
駭曰公老病可服此等藥耶公轉詰之曰若服此藥吾
疾果可不瘳乎徐憬然悟歎曰公能如此吾輩之罪深
矣公曰不然古人有言死易立孤難吾爲其易者此後
皇室經費惟子是賴矣徐悵然別去踰月公遂不起
上震悼予謚文端嗚呼當我
朝開國之初

聖祖仁皇帝崇尚理學陶冶羣倫一時名儒碩彥若雲龍風虎之從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史家紀載擬於周文王之造士殆無間然乃政變以後殉國難者寥寥無幾有識者深疑之迨俄國內亂俄皇尼可來爲國人所弑宗社蕩然然後知當時在朝諸元老在野疏遜之臣所以維持

皇室於一綫遠不至如有明近不至如俄國其措置之萬難蓋爲前代所未有而其用心至隱而至苦至是乃全白於天下矣然如公之亮節孤忠抑何可痛之甚耶南皮張文襄公之卒也其遺詩曰南人不相宋家傳自

許陳橋識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終隨落日墮虞淵其卽爲公言耶其果有先知之明耶嗚呼抑何可痛之甚耶公生平和易坦直不踐迹亦不自高崖岸與吾鄉陸文愼公友善文治之識公也以文愼公之紹介一見折節如忘年交丙午秋奉

詔釐定官制改工部隸於農工商部以文治署理尙書公其時筦工部事在被裁之列卽以書來曰吾雖不及古人然聞楚令尹子文之風竊有慕焉幸子顧我有政以告文治卽往謁公喜甚談工部事甚悉出一卷書相授囑曰子鈔錄畢卽歸我毋爲他人見也文治閱之則

工部案牘始末及屬員之賢否皆詳載焉益歎公之精勤為不可及也　先妣胡太夫人病亟公日來書問訊告以用藥之方　太夫人棄養公來弔於苫次慰唁周至至今猶憶其言不覺涕之流落也壬子春文治因南洋學校將停辦入京力爭往謁公盱衡國事相對唏噓公語之曰唐春卿尚書歿後當事者予以卹典可謂死不瞑目者矣臨別時為書唐氏宗祠及家居行素堂額文治謹攜之歸不二年而公之凶問至矣嗚呼抑何可痛之甚耶然其死也固可與日月爭光矣當世人士材智頗卑下深懼公之志意不能大白於天下故特為之

記以竢夫作史者攷而述焉

記徐桐崇綺事 庚子

戊戌之夏今

上銳意變法求治過急所用非人維時徐桐以首揆筦

吏部事弗能正也迨

皇太后訓政己亥歲杪起用崇綺為禮部尚書兩人往

返密議首刱建儲之計爰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

皇子而二八遂為之傳當是時義和團亂匪蔓延定興

涿州閒剽忽無定號能禁咒召神載漪思挾以自重而

徐桐崇綺亟主持之於是圍各國欽使公廨攻西什庫

教堂慘僇教士教民以億萬計徐崇日益揚揚以爲洋
人且滅矣迨各國聯軍攻破京師
九廟震驚
翠華西狩大局縻爛載漪奉
嚴旨遣戍徐桐崇綺慙憤自盡人之言曰徐崇俱以理
學清望爲天下師表不應崇奉異端貽毒海內吾謂斯
言也淺之乎測徐崇矣昔孟子言反經必先引孔子惡
似而非之言方今理學之名爲世詬病吾實不可以不
辨夫理者何也根於天地發於人倫散於萬事放之則
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以聖人贊易不過曰窮

理盡性孟子贊至聖不過曰始終條理蓋必體用兼賅經綸萬彙參贊造化與時消息而后可謂之理可謂之學至於修諸己者曰忠曰孝推諸人者曰仁曰恕隱諸微者曰誠曰幾見諸顯者曰禮義曰廉恥徐崇爲皇子傅不思調和

兩宮輒挾潢池之兵以劫持天子蓋其忠孝之性久已汨沒洎乎圍使館殺教民蔑朝廷之賓禮開天下之亂源殘忍慘酷譬於率獸食人蓋孟子所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且夫中國與各國兵勢之不敵夫人而知之也以一服八雖齊宣之

惛猶知其不可而徐崇巧說袞辭唱聲臆決微倖一時之清名究其用心之隱不過揣摩苟合覘載猗之意嚮以爲從違曾不斯須害家凶國天地驛騷神州陸沈吿徵立見如是則誠於何有幾於何有而廉恥之心更何有焉嗟乎人至不肖亦必具固有之良足以感平旦清明之氣若徐崇者好惡拂人之性而夜氣不足以復存斯眞無理不學之尤者而世猶祓以理學之名謂之何哉昔周子之論學也曰明通公溥又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蓋通塞之間學問是非之界卽國家治亂之本也人之生也各一其性自非神聖其氣質尠有

不偏者善學者虛心壹志舍己從人以變化其氣質由是吾心通而民氣通而國家之氣運亦通不善學者膠執己見窒聰塞明恣其氣質以用事由是吾心塞而民氣塞而國家之氣運亦塞昔者孔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孟子言强恕而行察識擴充皆所以求通天下之塞也後世君子不明此義躬自薄而厚責於人攻人之惡而無攻其惡輒借聖賢黜邪崇正之言以爲標立宗旨之地不知學問之事有本有原固非闢異端所能盡且異端者亦非庸愚所能闢蓋自乾嘉以來溝瞀之儒假漢學之名闢理學爲禪宗近世淺人又假理學之名闢

洋務爲異教庸詎知洋務之本在紀綱政治時與三代之典章相合此非眞有累世聖神斟酌損益之功用特以含生負氣之靈同稟天地五常之性本無華夷彼此之殊故其分雖殊而理實未嘗不一特中國聖人統其全而彼得其偏耳必與昔時異端邪說比而同之幷鼃之鳴管蠡之測道學之不明士大夫迷謬不返誤人家國禍至於此且吾聞咸豐戊午科場之事徐爲同考官獨無關節事後與大獄得免於處分後長吏部力杜奔競冒濫之弊崇以國戚韜晦二十餘年無怨無尤皆可謂庸中佼佼者乃臨大事貽誤至此豈眞學問氣節之

不足恃乎蓋徐平日服膺良知之學嘗謂吾心不可恃誰爲可恃是其信心自用之害深根固柢至於自私自利而不自覺而其功名之熱中尤足以萌其揣摩迎合之念夫天下安有揣摩迎合而可以當大任者乎崇則亦步亦趨尤無足論而世且謂理學足以亡天下也謂之何哉

記庚子六月寃獄庚子

嗚呼自古以來呼籲無告之民茹寃負屈者夥矣迺吾觀於光緒庚子之寃獄則

天子聖明於上而天道倏窮人事摻黷奇慘極酷方諸

猝獸食人而未足以盡其類嗚呼此則千古未嘗有之事也寃獄之起構自義和團匪義和團者系出白蓮教之八卦教其支派本末詳於勞君玉初之源流考及東撫奏報中彼匪徒自知爲彼教之蘖芽亟思有以詭更之於是誣良民爲白蓮教而寃獄以始張天錫者銀鑪經紀因病辭去施醫永定門外之劉莊譚鍊氣術匪徒耳其言大喜圍捕劉莊男婦七八十人已草莊親王載勛聞之曰此不世之績也隨又於阜成門外安匠營捕拏汪姓一家數十人正陽門外隨拏十餘家又數十人其所定爰書誣以家藏紙人馬爲邪教之驗揆厥所由

蓋係治喪家巫覡獻供所用或與匪徒素有睚眦之怨逮至刑部不鞫一詞盡棄諸市有某公者是日過諸菜市則見連車數百闐咽之聲相聞車中人四首喪面神魂怖失有婦女哭而言曰天乎死不足惜家有老翁姑稺子果䍐何罪而死乎逮至明日屍横徧市流血中逵泥爲之溢其中白髮叟媪或少婦手攜八九歲及懷抱一二歲兒女奪而殺之者不可勝數也嗚呼天下乃有此奇慘極酷之事乎夫蚩蚩之氓不幸而生亂世流離顚沛恐懼憂患固已極人世之至悲迺滅族之禍來自無端老羸鰥寡相率含涕飲刃而不能置一言以自辯

悲夫悲夫彼大臣之直言盡節者有士大夫以紀其忠教士教民之橫遭屠戮者有歐洲人以理其事獨此呼籲無告之良民生受族滅之誅死被邪教之目而並無一人能頌其寃嗚呼吾故特表而出之以告當世君子有平反此案之權者又聞趙舒翹之伏辜也或言於合肥傅相曰趙與剛毅罪疑惟輕盍與各國爭諸傅相曰子言良是吾已辨之第趙舒翹身爲刑部尙書白蓮教獄殺無辜百數十人不復訊供以之論抵得死幸矣至哉斯言蓋自鄙夫食祿不能自理其事則相與揣摩容悅以逢君之惡及明知吾君之無惡可逢而已身將犯

天下之不韙則又多方趨避以諉過於他人薰蒸漸染遂成此卑汙無恥之天下彼趨舒翹者論其心揣摩而已耳推諉而已耳迺取巧而卒不免於死則何益矣吾故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之工推諉而好揣摩者

記庚子遇匪遇盜事 甲子

光緒庚子夏義和團匪圍攻使署聲言譯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洋人將來燔燒蓋因譯署庫儲款數千金意欲劫掠之也譯署總辦舒文等不得已稟莊王請總壇拳匪來守護冀保全之迺稟發數日不得報六月某日余由戶部赴署無一人飯畢即離署甫出街口京城謂之胡同蓋衙字切

音見大隊義和團揚旗執刀叉衝直來一蘇拉滿語謂僕役也追而呼曰總壇大師兄至矣請速回接待余不得已折而回迎於署中西廳事大師兄者即匪首裹紅巾繫黃帶自稱宗室氣燄張甚謂余曰貴署請我久何無堂官迎我且司官僅若一人何慢我耶余曰本署人多兼差事須未申始集即如我適從戶部中來頃已通知堂官不久即至幸相諒匪首曰我見貴署同文館妖氛甚熾當即嚴締有讀洋書妖人即當殺卻余曰本署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設立與東西各國相交涉不得不讀洋書通洋文若欲殺人當請命於

皇上非我所敢應匪首見余倔強曰若豈眞好人耶吾當爲若焚表儻表不上升卽係妖人當殺卻余曰可匪首卽設壇然香燭口中喃喃立焚表飛灰上騰揮手曰若眞好人可卽去余至文案處飛稟堂官許竹篔先生請其速來忽蘇拉倉皇來告曰團匪將殺廚司乞往救詢其故則曰壇衆均茹素今菜中夾一片肉疑破其法故欲殺之余急趨往則衆匪持刀環繞廚司余某叩頭無數余謂衆匪曰此事出於無心君輩來保護本署豈能任意殺人衆匪曰不然君知我壇中規矩耶余曰若是往見大師兄取決可耳遂挐牽余某見匪首余曰此

事無庸多辯請焚表以明余某心蓋維時天氣燥烈余逆知灰燼必上升無疑也匪首曰可焚表表上升余某感激涕泣叩頭去余出又諭時許竹篔先生至曰今日幸子在署否則殆矣余又道許先生往見匪首略與周旋卽出適同事文君瑞字雲卿者來署余乃以餘事委託之歸白　堂上以爲笑談其後乃有遇盜之事七月洋兵至京城圍匪敗虎神營軍散四出殺掠余時寄親避難於京北之七十里平義村蓋昌平順義交界地也居停主人張夢九恐匪至堵塞其門其鄰張在田者文庠生也匪持刀入其家在田恐禍余伴之來余略

與拱手匪曰毋恐我來覓馬耳在田郎導之馬廐見槽閒無馬旋去八月十二日余料京城平靜將與洋人議和請兄世君伯先居平義分村之南二十里曰高麗營余欲往與偕赴京城而高麗營北五里之某村有劇盜踞焉必經其地趙芳者武庠生頗與余善余與商偕行趙力阻余激之曰我文人尚無所畏若武生迺恇怯如此耶趙不得已覓蹇驢一十三日同往隨行者尚有僕役李升共三人行十餘里近盜窟趙微語曰來矣來矣果見盜三人皆騎怒馬負快鎗迎面來其爲首者與余摩肩過曰君往京城耶余應曰然旋聞盜伴相語曰若

識此君耶爲首者曰此城中唐先生如之何不識迨抵高麗營告伯先大笑樂謂此輩亦識君可謂英雄矣余亦笑然莫明其故也九月余奉　親返京城先至高麗營商諸伯先雇保標者七八人甫啟行一人驅馬而前曰唐先生憔悴乃爾爲公事辛苦耶余視之即昔日所遇之盜也急命李升詢之其人姓楊名七余居高麗營市物時曾與禮貌閒談故告李升甚感余車行十餘里地曰泗兒上有大盜曰單刀李五候余於門楊七引余入李室密告曰李君決不驚先生眷屬惟先生有箱櫝四必有寶物避難不可攜帶箱件此爲前車之鑒李君請留以爲贈可乎

余曰可但余係寒儉士箱中皆敝書舊衣耳李君不信請啟視乃命輿夫負箱下車逐一檢視果無貴重物李大失望曰先生行矣又行二十里地曰雷家橋楊七告余曰過此爲洋兵界內吾輩不能復送先生矣迺別去余驅車行入安定門見日本兵甚眾略不顧問乃暫居伯先家逾月聞楊七因劫掠已爲人鎗斃余悵然累日

嗟乎盜亦有道如楊七者亦近今難得之人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嗟乎如楊七者又孰致之死哉

奉使日本記 代那大臣作 辛丑

光緒二十有六年上章困敦之歲義和團匪搆難京師
黃巾䲭張海波騰沸夏五之望亂兵拳匪相煽交訌戕
殺大日本國書記生杉山彬於正陽門之外於是東鄰
責言維我中國亦內媿焉越明年辛丑和議既定
天子命某爲專使大臣往大日本國敬謹將
命並
特賞某頭品頂戴以示殊榮某再拜謹受
命七月四日丁卯祗奉
國書率同參贊官刑部郎中顧肇新戶部郎中蔡源深
記名道張德彝知府陶大均暨隨員內務府員外郎誠

璋兵部員外郎來存戸部主事唐文治刑部主事王念曾縣丞陶彲繙譯官祝瀛元學生汪然共十一人航海而南七月七日爰抵申江日本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來晤於行轅並東商經紀吳永壽銀行經紀澤村繁太郎相率來謁杯酒款洽意渥如也十八日辛巳乘日本公司神戸丸輪船東渡越翌日癸未抵長崎甲申抵馬關攬其形勝險絕實爲東西京之門戸乙酉抵神戸易坐火車二十三日午初刻遂抵東京駐節於帝國飯店東語所謂ホテル者是也當是時我國駐劄日本星使李君盛鐸先已爲供張行李復命橫濱總領事官黃以

霖繙譯官馮國勛等往來通問資糧屝屨頗不憂匱慊
從與馬因得識塗焉八月朔日覲見日君於內宮某恭
賚
國書率參贊官顧肇新等爲介入宮門行三鞠躬禮日
君答禮立受
國書畢某復致頌詞日君握手溫語慰藉謂貴國
大皇帝情意懇誠貴使東來勞苦吾意甚感惟冀貴國
大皇帝乘輿巡返用人行政日新又新維持東亞全局
是吾之願也某敬謹答詞謂大皇帝厚意某必代爲奏
聞用以揄揚盛德以丕顯我

國家遂復行三鞠躬禮而退某歸告諸參贊隨員曰今
日日君禮儀所以如此其至者皆我
聖君誠意所感也某感且悚矣越日乙未往祭杉山彬
禮成遵
聖旨也越翌日丁酉覲見日君后禮成略如覲日君之
儀自是厥後遂往謁日儲並及其王公以下各官等其
最著者若近衛公暨外部大臣曾禰荒助小村壽太郎
諸君言外交經濟之學所以輔車相依相與振興亞洲
者輒娓娓達夜不倦而小村君復導觀其國之學校銀
行並遊紙廠銀元局勸工所之屬整齊嚴肅藹若畫一

無與倫比月之既望偕李星使游日光山登高舒嘯意
殊豁如忽西望
乘輿則黯然不知依戀之何從也越日辛亥日君因其
外部大臣小村壽太郎之請特贈某一等旭日大綬寶
星並賚參贊隨員八等寶星各有差某敬傳電奏
聞竊附禮經不敢私受之誼爰復晉宮輿辭越日癸丑
遂率參隨八等坐火車赴西京乙卯達大阪游覽嵐山
丙辰登日本公司宏濟丸輪船越翌日戊午返長崎而
甚改乘招商局新裕輪船遂於八月之杪抵塘沽九月
朔抵京師使事既竣某謹將先後禮節具疏以

聞復濡筆以爲之記而不禁重有感焉周易有言上下交而其志通尙書有言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泰否之交新舊之數迺天人古今之消息而即國家治亂盛衰所由係也日本當明治以前綜覽史書所紀何嘗不晦盲否塞迺三十年來國勢勃興人才鱗萃考其憲法則尊卑貴賤典範律令秩然不相侵越也觀其國際則公法私法釐然忠恕之大綱也察其財政則歲計豫算組織爲稽出入相準子母相權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而互相爲美利也游其庠序則自小學以至大成由文事以至武政靡不樸屬微至而實事求是也若迺警察之法

行而國無飾偽工藝之術廣而邑無游民舉中國曲禮少儀玉藻內則諸篇皆躬行實踐於通國之內而拳拳焉各相見以至誠揆厥所元詎有異術不過以上下之志通而士大夫無日不求新學之所致也方今中國

聖天子銳意變法媲志維新與日者將取日本之所長而併棄其所短權其本末輕重緩急先後之序次第行之而無復淩雜行見六府三事庶績其凝海隅黎庶隨流嚮化同我太平然則某與參隨諸君之此行焉知非

貞下起元之機而為

中興之嚆矢也耶夫自古有不世之功而特患有不立

之志亦無難成之事而特患無任事之人某雖不敏蓋
爲天下蒼生期望之久矣

唐樊紹述先生附祀西湖白公祠記 戊午

時維著雍敦牂之歲浙杭州搢紳君子將以某月某日
附祀唐樊紹述先生於西湖白香山先生之祠兩先生
故執友一堂俎豆神穆且愉矣紹述先生裔孫鎮屬文
治爲之記曰嗟乎嗟乎中國文學其微矣乎若稽先民
易一體也書一體也詩禮又各一體也以易專言之象
爻十翼各一體也以書專言之典謨訓誥各一體也以
詩禮專言之風之與雅與頌經之與曲又各爲一體也

左氏傳敘齊敘晉敘秦楚敘魯衞鄭諸小國敘會盟敘征戰各制其義法試問有蹈襲者乎孟荀以儒老莊以道申韓以法蘇張以縱横支裔派别文亦殊體試問有蹈襲者乎司馬子長傳伯夷傳屈賈傳游俠傳滑稽各肖其面貌試問有蹈襲者乎東漢而下乃公相襲降而爲三國晉書之列傳摹格剿辭試問有桝義法肖面貌者乎繇是而經無人敢作史且無人能爲疑才知之不古若乎或小儒姝姝安常迷困瞞瞑有以致之乎夫古先儒造字九千數百字之外不得復孳一字乎古聖人制文六藝之外不得復立一名詞乎紹述先生慓焉發

爲文章怵心棘句戛戛兀兀必出於已竝世韓子贊之曰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食哉斯言誠古今文學之箴銘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性皆善人文攸同故雖百家騰躍羣子爭鳴而要其剏意造言決不相師有外於儒者之林乎嗟乎嗟乎數千禩後迺如百川之日下深谷之爲陵乎出辭氣而鄙倍莫知所從乎道德披夷捽成輿臺與隸皂乎文化榛莽滌滅而國與天地誰與成乎嗟乎嗟乎雖然亂者有其治者也否者開其泰者也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乾坤斡維傾者使易世變之

極元而儐黃蛇而俄龍文字𡾊嶽殆與之爲消息乎有
聖賢作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大道之行三代
之英庸詎知國學浡興不出於數十年間元命歷乎然
則覺文思道文明是式乎古訓探賾以鉤深所以發揚
而光大之者豈非吾黨之責乎抑亦杭之賢士大夫與
先生之賢子孫守待之力乎
詰屈中有精采內含其爲樊先生所許乎 自記

陸文愼公墓誌銘 戊申

今
天子卽位之後

南齋名臣世推長沙太倉長沙者文達張公百熙籍太倉者吾師文愼陸公籍也公與文達居衡宇相望其卒也距文達之卒甫踰年天下人士恫焉公既卒之三月其孤大坊等以書來告曰先公行誼維子知之最稔敢乞一言以銘文治於公感情厚誼不獲辭爰撮公之生平以諗來者公諱寶忠字伯葵曾祖諱學錦字子尙配邵太夫人祖諱時濶字楙庵配俞太夫人考諱奭棠字慰雲官刑部郎中軍機章京配廖太夫人累代皆以公貴公幼年體孱多病弱冠後夜恆不成寐頤門陷醫眡之謂是殆成怯證慰雲公命輟舉業事息養公乃從事

心性之學日讀儒先語錄暨陶白詩時或焚香靜坐覺胸次悠然凡人世紛華擾攘之事無纖毫塵累於吾胸蓋生平得力基於此矣乙亥舉於鄉丙子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其夏憩雲公病卒擗踊哀號扶柩回太倉故籍擇地負土安葬於項橋之西新阡乙酉簡湖南學政學政之職曾文正公國藩嘗謂以一人巍然居衆人之上而前後左右咸思蒙蔽之以爲利者也楚中人文至盛弊亦至夥公下車爬梳剔抉積弊盡剗有邵陽劉姓者詭代已獲售公廉得實檄知中丞下公劉姓及諸官役之坐賕者皆論流有差一時震

栗寶永常三府武試積習展轉倩代廩餼諸生咸苦之公曰是何難爰揭示武童應試十日前不得薙髮試後即於堂右薙以爲識別於是向之應試逾二萬人者至是僅七八千人矣其試衡州也有清泉令陳後崑以聽訟時惡考生譋言詈責之諸生怒毀其堂陳令以被侮急足稟卞中丞將釀大獄維時卞公深信公書來詢顛末公爲持平科罪僅以倡事武生袁紫峰斥革充發不戮一人闔郡官民皆感服辛卯秋奉
旨入直南書房時同被
恩命者即長沙張公與公爲道義交深相得當是時海

內崇尚經術
天子覃思勤學屢
命南齋諸臣檢查
天祿琳瑯
建福宮
景陽宮藏書金馬石渠多人間僅見之本公得徧讀時
紀述之公雖以文學侍從被
主知而忠讜之誠本諸天性遇事輒奮發無顧忌會甲
午秋中日搆衅警報登填蓋自甲申後十年中樞機中
易海內晏然安樂娛熙文臣武士幾不知有敵國外患

之事一旦用兵皆愕然無所措手足公與張文達公直
廬私議以爲欲挽艱危非急召親賢不可爰與順德李
公文田聯名具疏密請不數日恭忠親王復直軍機人
心漸定矣丁酉簡山東正考官旋簡浙江學政公於東
試揭曉後即具疏以老母病願陳烏鳥情乞回京供職
侍母餘年詞意悱惻甫得
俞旨而廖太夫人以考終公大慟星夜馳歸旋扶柩還
葬自是以後公哀毀成疾庚子夏五拳匪搆難京師洶
洶然公忠憤塡膺草疏條陳利害請受
恩重雖得罪譴無恨會心悸不寐疾大作未及上而聯

軍入京事已不可收拾矣九月簡順天學政時直隸甫經兵燹掇拾之餘又值世變日亟科學方蘖芽或迺摭無根之言菲薄賢聖公益以敦崇樸學講明忠孝爲多士楷模且謂國文係心術行誼所表見必以國文爲體各科學爲用而後其人有本有原乃能有用於世其所取士大率以是爲準乙巳補都察院左都御史丙午釐定官制仍補都御史綜計公直

南齋先後凡十六年爲考官學政監臨凡九儒臣之榮得士之盛近世所罕覯長臺諫時謇謇諤諤懍然有古大臣風遼東爲根本重地日俄戰後瘡痍滿目公謂剝

膚之痛無有過於此者爰密陳十事如經營間島遼河行輪大連灣設關諸大端皆剴切敷陳且謂方今大勢如機張省括若不急起直追將稍縱而即逝顧其言也慎鮮知之者丁未夏御史趙啟霖以言事去官公疏留之清議之士頗以是直公不知公之微意爲
國家持大體以養士氣至於是非曲直宜徵諸實事則以謂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而已初無容心焉戊申四月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九
兩宮悼惜
御賜祭奠

予謚文慎天下咸曰自張文達公與公歿後回首十年前翰苑清貴之選老成典型流風餘韻自此衰矣憶丁未秋文治出都再拜言別公唏噓若不勝者曰子行矣國家之事宜更勉之我老且病無幾相見生平心事磊落無不可告人者異時事蹟子當爲我傳之嗚呼言猶在耳而公竟逝耶嗚呼唏矣公有子五人大坊大湘大銓大勳大桂大坊大湘均以蔭官主事女子二茲將以光緒三十五年正月之吉卜葬於太倉項橋之東新阡銘曰

嗚呼我公侖山之賢緣督德業矻矻陳編書疏萬言口

碑所傳曰文曰愼世世無間然鑽石埋辭於千萬年

誥授中議大夫雲南糧儲道譚叔裕先生墓表 甲子

世運之盛衰升降於文化驗之文化之消息盈虛於一人之身驗之一人未竟其志文化因之而衰世運即因之而剝此天地之幾出於無可如何者嗚呼若吾師譚先生是矣先生諱宗浚字叔裕廣東南海人曾祖諱文士國學生妣陳氏祖諱見龍國學生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妣劉氏繼妣洗氏考諱瑩廩膳生道光辛卯科優貢

甲辰

恩科舉人內閣中書銜瓊州府學教授妣黃氏繼妣梁

氏先生梁太夫人所出也生四歲而梁太夫人卒稍長
教授公授之讀一目十行日盡數卷爲文操筆立就洋
洋千言年十六以國學生中式咸豐辛酉科本省鄉試
舉人辛未教授公卒哀毁盡禮甲戌應禮部試舉進士
以第二人及第授職編修先是壬戌歲先生計偕公車
時中英和約初定先生俯仰時事憑眺山川作覽海賦
以寄慨凡數萬餘言都人士交口稱誦迨通籍後聲譽
益大著碩德名臣爭以文字相結納
朝廷有大典禮著作之任必推先生
毅廟聞先生才名

特旨召對尤稱異數焉丙子散館旋奉
命督學四川前任學使南皮張文襄公之洞剏建尊經書院方成立閩先生繼其任則大喜曰譚君來蜀士有福矣先生益嚴剔弊竇獎借英才選刊蜀秀集士林翕然仰為士宗壬午與仁和許恭慎公同奉
命典試江南甄拔多知名士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
起居注協修
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乙酉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初尚書吳縣潘文勤公祖蔭總裁

國史館屬先生纂修儒林文苑兩傳先生博稽掌故闡揚幽隱方脫稿而

簡放雲南糧儲道之命下

天語温綸慰勉周至先生感激單騎入滇之任後詳詢地方利弊治水道親詣履勘次第修濬白龍潭等十餘河漑田六千餘畝發工費時躬至諸村傳諭鄉民給領不假書吏一切火耗等弊胥革除民大悅丙戌冬兼權臬使篆於歷年積案多所平反然精力過耗氣血日虛得股腫症於是引疾乞退而上游方資倚畀紳民攀轅固留不獲已復回本任設古學以課士開堰塘以灌田

辦積穀以備荒增置普濟堂以惠孤寡百廢舉興劬勞旣甚而體不支矣戊子二月再請開缺回籍調理始獲請顧貧甚不能具資斧大吏撥志書局費千金以贈始得脂車以行蓋先生固兼任志書局總纂平日不受薪贄者也嗚呼其廉潔如此足以風世矣是年二月十九日取道百色回籍沿途溼熱鬱蒸足疾增劇迨行抵隆安縣遽歿於旅次嗚呼先生居恆精研學術砥礪廉隅屹然不爲風氣所轉移有識之士方冀其入臺閣備侍從雍容揄揚潤飾鴻業即先生亦退然自願爲儒林文苑中人徒以上感

九重之知遇下念百姓之困窮捐糜頂踵無所顧藉迺至鞠躬盡瘁不獲大用以終悲夫悲夫遺著有希古堂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外集四卷詩總集十卷續集一卷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爲先生致力最勤之書尚有兩漢引經考晉書注金史紀事本末珥筆紀聞國朝語林各種屬稿未成藏於家生平好蓄書籍手自丹黃者下餘卷而韓杜歐蘇諸集點勘至四五過其劬學出於天性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粵省爲通商巨埠民物殷繁而講學之家寥寥可數自嘉道以來知名者首推番禺陳蘭甫先生顧陳先生精考據達義理其於事功亦知

若何而先生則經濟文學一以貫之較諸蘭甫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周易夬卦彖辭曰夬揚于王庭許叔重先生釋之曰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而宣聖作易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比來學說紛歧而粵省之棼亂乃愈甚老成凋謝道德淪胥蕩然莫知所暨極藉令先生而在出其所學以振鄉國何至於此然則世道文化進退消長關係於一人之身豈非然哉而其遇剝而窮也又豈不重可悲哉先生以道光丙午年閏五月十三日生以光緒戊子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四

十有三葬於某鄉某阡生子四祖綸國學生安徽亳州知州祖楷邑附生出嗣胞叔幼和君後祖任邑廩生光緒庚子科優貢郵傳部參議廳員外郎祖澍邑附生早卒孫長序長庚長耀長謙祖任與文治相知素稔一日偕兩昆以書來徵文文治爲光緒壬午科江南鄉試先生所取士知己之感每飯不能忘其奚敢以譾陋辭爰撮先生生平行誼碣之於墓俾後之論世者知所取則焉

無錫重建尊經閣碑記 辛酉

聖賢立教常本於天性之不容已人心之不容昧子思

子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夫子傳道明教垂諸六經炳然照耀於世者二千數百年教化與氣運相爲推移而經術學術盛衰遞嬗於其間經學盛則國以盛而人道明經學衰則國以衰而人道晦粤稽前史毫髮不爽然後歎天人消息之微關係聖教非偶然也宋明故事諸行省郡邑於學舍旁皆建置尊經閣庋藏經籍所以齊道德興庶民甚盛典也無錫尊經閣爲有明成化間府同知謝庭桂所建咸豐十年庚申之變庠序講堂廢圮殆盡迨同治改元稍稍修葺次第經營而尊經閣迄未規復今歲辛酉錢唐施君肇曾創設國學專修館於

錫邑延文治講學於惠山之麓當是時邑紳孫君鳴圻
楊君壽楣慨焉發衛道之誠特捐鉅貲就金匱訓導舊
廨後隙地重建尊經閣復改繕廨宇俾館生肄業其中
文治撫今追昔是閣之廢距今適六十年矣此六十年
中邦人士鈎稽訓故精研文字雍容先進不乏通經致
用之人迺於尊經一閣付諸闕如必待孫楊兩君成茲
盛舉抑獨何哉蓋廢而不遽興者人也剝而自然復者
天也至於推心理之大同暨乎聲氣之翕然而無間則
又天人感應之樞機也天地扶陽抑陰之心崇正黜邪
之理常倚伏於無形不可見而可見故雖當世界昏蒙

否塞之交必有幾希之明光隱而復顯久之如水之竟委而窮源如木之披華而結實而聖人之教用以寖熾而寖昌此則有賴於人心之善承天道振起而幹維之比年以來異端雜出而蠭起正學茲滋不絕如線一二淺見寡識之徒必欲摧殘之以爲快偶有講求經學者則相與譏笑唾侮斥爲迂愚數千年之禮義文教幾幾乎墜地無餘黌舍成墟生徒廢經而不讀問所謂尊經舊址則蓬蒿榛莽極目蕭然徒見樵夫牧豎躑躅往來搢紳父老憑弔欷歔而不能置由是人情風俗如江河之日下而無所底止是豈造物之不仁歟蓋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而聖教經學之存亡則吾中國士夫皆與有
責焉者也今孫楊兩君獨能發憤重建斯閣不爲風撓
不因謗避詎曰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而已蓋
將扶翼聖教於舉世不爲之時作中流之砥柱而爲天
下倡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蘇省夙號聲明文物之邦譽髦
斯士濟濟蹌蹌然必不戢於歧途斯能納之於正軌玆
者吾錫國學專修館創於先尊經閣建於後一鄉一國
之間度必有聞風興起者易曰山下出泉蒙以養正聖
功也又曰碩果不食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於是知

天人交會之幾无平而不陂无往而不復也

宜興蔣孝子碑 己未

宜興儲君南強爲余言邑有孝子蔣姓啟照其名父念劬當孝子幼時念劬赴鼎山會大雪沒脛孝子潛往迎父母微覺之遣其兄啟熊往覓弟則孝子墮雪窖中亟扶之歸毋責之孝子笑弗辨識者已知其天性之過人矣庚戌春念劬患瘍劇孝子晝夜侍側歷五閱月如一日歲暮念劬又病神智瞀亂孝子惶急日夕禱於神憂思成痗嘗語人曰有能愈吾父病者當赴湯蹈火以報之然至父側則愉愉如惟恐露戚容而使其父知之

也辛亥五月念劬病益篤醫者曰殆矣宜豫凶事孝子聞其言瞠目口噤不能語夜忽走出家人知有變覓之徧不得比曉有人叩戶白孝子自經於城隍廟中矣其兄趨往視面如生解其衣得禱城隍文與別家屬書言吾已代父死戒兄輩善事父勿以吾死聞迨入殮時家人啟手足見刲瘡數處始知其割股者屢矣而念劬越數日果瘥於是邑之士大夫僉曰孝子孝子宜以聞於世嗚呼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凡人性情肫摯之極不獨名譽非所計卽利害亦罔所顧恤吾不知孝子出走時其心之迫切爲奚若祈神致命時其心之哀痛又復奚

若而神明之鑒之者乃能如響斯應然豈非精誠之所致與然人或笑之曰愚不知古來惟至愚者乃能成特立負絕之行惟其至愚所以爲至不可及方今非孝無親之說盈天下乖戾之氣充塞宇宙胥不思出入顧復身從何來君子觀於澆薄忘本之徒而歎劫運之將無所終極若孝子者洵足以風世哉洵足以風世哉余因告儲君爲樹之碑俾掌志乘者知所採擇焉

祭先師王文貞公文戊午

維年戊午六月初二日受業唐文治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先師紫翔先生之靈曰昔在戊寅治齡十四

吾　父館蘇皋比隨侍師與吾　父弱冠知交過從高
譚雄視虎豪一見治交迺大賞歎謂是大器爲楨爲幹
抗志希古心摩手追王唐金陳非子屬誰十六掇芹爰
來執贄先師不鄙瘏口畫指謂余心傳首在孟子闢宗
明義辨析義利子其愼諸毋隳厥志歲次壬午鹿鳴之
年先師緣督期望益專秋風報捷師意快然癸未陬月
隨赴春明驚濤蔽天黑水沸騰先師鎭定講學如恆治
憊而臥親撫其膺師登木天治磨墨汁同人匿笑詎弟
子職壬辰再戰師率以行謂治羽豐宜步翰林一蹶郎
曹勉慰頻仍謂子年少樂天知命立德樹功毋忘吾訓

十年餮沙謬跡卿貳先師憂之言世大雅馬勃牛溲兒
辱高位謇謇諤諤庶竟厥事四十年來教誨諄諄文章
性道緯史經經忞慔相朂聖賢中人客歲謁見師逾懽
顏縱論今古操螯佐筵繩肖治文口授筆傳自述予造
兆終七五今已過之與予常晤文治矣言蔓本無憑從
玆晉祝八千爲春胡圖夏五書告疾危命棹亟歸空瞻
馬帷號呼罔應魂怖心摧嗚呼先師治來何遲遺訓不
作有實如絲遹來世變羣蜚豕天斯道榛莽若墜深淵
矧玆泰山倏爾頹焉矧玆梁木倏爾摧焉吾黨小子將
何述焉先師之學恪宗程朱本本原原累朝名儒居敬

窮理是則三餘下逮艮峰以迄竹如擴之極大析之彌
精大道之行三代之英聞知見知統系孰承先師之文
遠紹龍門味道之腴扶聖之心韓潮蘇海颮騁縱橫或
穿理窔旁櫟周程皁皁倪視龍川姚江桐城陽湖巘巘
來降先師之行貫徹表裏如冰之清如嶽之峙萬鍾弗
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任聖微旨彼卑鄙者吐猶泥滓
志潔行廉末世誰似先師之政務在愛人下車伊始出
宰湯陰鄉夫肩與道左謳吟濟災灑沉王公名隄振恤
億兆己溺己飢鶺惡鴒急感彼有餘不令兄弟同氣爲
瘉求生有得大牙更生用說桎梏老嫗誦聲上官不慮

口碑獨存先師之節上薄三光曰扶名教曰維綱常時值歲寒冰雪風霜厥有松柏後凋青蒼溪山鬱鬱婁水湯湯黃農虞夏薇蕨永芳天尊地卑君明臣良老臣遺志百代令望文治茹痛來奠棺前師生情誼擲淚盈泉哭獻一尊師其有靈哭晉一辭師其有知神聽臨質並告同志精爽不磨託在遺著校讎魯魚寫定文字宜開禮堂宜刊金匱先師事蹟宜光清史先師碩德宜崇名祀宜述行狀宜尊私謚百世之稱後生之師不朽盛典非以其私廉頑立懦用眎來茲先師默許其又奚疑嗚呼先師何竟無詞哀哉尙饗

祭和碩慶親王文 丁巳

聿維丁巳之歲二月前章京唐文治王清穆阮惟和謹以清酒束帛之奠致祭於我和碩慶親王之靈曰嗚呼惟我賢王干紀四方秉靈洪胄玉質金相德行周咨英譽高翔宅心忠厚翼翼皇皇璿璣贊化絲綸孔彰盡忠補過樂行退藏昊天墋黷一老不遺巫陽下告蓬島風離九族百姓撇涕銜悲維王功德人或莫知犧牲一己戛骨磨肌舉世謷訾甘受詆諆幽光罔闡是非失公嗚呼我王言思其膚金匱石室首記功宗戊戌政變諷言廢立雷霆震驚舉朝股栗王矢藎忱偕榮相國造膝婉

陳嘉謨密勿長跽四時繼以涕泣上引歷史下述危幾
精誠所格洒信弗疑乾坤清朗雲霧斯拔一鈞一髮示
奠邦基温樹終閟孰諗來茲歲值庚子妖孽始兆赤眚
迷漫黃巾徧擾欃槍星朗蚩尤旗張宮廷咄咤閶閤徬
徨五忠就義黃鳥止棘百川濺流萇宏碧血王言讜諫
閶闔迢隔金甌墜地鐵弩貫天五洲鼎沸八國軍聯輪
舶電掣藺石喧闐蠢爾拳匪貪橫桀黠謂我親貴莫須
欵塞流言於國將肆奪劫王畺弗辯夔夔益虔口瘏手
拮痛哭籲天六飛西去京師驛騷王不安席步隨於郊
秦關破鑰西河驚濤無毀我室恫彼鴟鴞言念家國風

雨飄搖豈敢憚行心焉忉忉俄聞和議畀以全權合肥
佐之房杜後先王歸自京萬姓懽然免冑望歲口碑流
傳日昃不遑來旬來宣筆舌俱敝條約精擘一操一縱
攻堅磨礪一龍一蛇憊心罷精衆感其德鄰服其誠元
黃再造日月重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外部組織官制
濟蹌樞機入直更立憲章維時天下頌王之明下逮婦
孺欽王之名鶴年驚語哀哀眞泠功成大讓中權中清
運丁辛亥時局糾紛頗聞異議譬漢爲言王獨泣爭五
族同源嗟茲魚肉得免刀俎凡我漢人非王疇撫大厦
將傾非王疇柱愴懷豐功孰思所主津沽養晦戢影杜

門焚香煮茗蒔花課孫理亂不問神明克全寫經晴日賦詩林泉傳諸後世宜曰王賢治等謭陋忝叨知遇補闕拾遺夙庇王宇白馬素車涕零如雨哭進一爵桂酒爲漿哭奠數語滄海爲桑彼黍離兮胡穗以長彼銅駝兮胡蔓以荒心痛百折淚溢千行矧維先哲令聞令望末俗澆薄毀譽靡常君子所重沒世之稱表彰潛德綱羅舊聞垂芳信史責在後人嗚呼我王神其來歆哀哉尙饗

茹經堂文集卷六

受業唐景升
麗天爵謹校